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易會通卷十三
　　　　　　十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郁庭澍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録監生臣陳春熙

欽定四庫全書

周易會通卷十三

元 董真卿 撰

繫辭下傳

呂音訓下繫凡十一章自八卦成列至禁民為非曰義為第一章自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至吉凶生而悔吝著也為第二章陽卦多陰至立心勿恒凶為第三章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至其衰世之意邪為第四章夫易彰往而察來至以明失得之報為第五章易之興也其中古乎至巽以行權為第六章易之為書也不可遠至道不虛行為第七章易之為書也原始要終至其剛勝邪為第八章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至故吉凶生焉為第九章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至此之謂易之道也為第十章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至失其守者其辭屈為第十一章　第一章從孔氏第二章從晁氏第三章從晁氏朱氏第四章第五章從晁氏第六章從孔氏晁氏朱氏第七章從晁氏朱氏第九章第十章從晁氏第十一章從孔氏朱氏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呂音訓重陸直龍反

集解朱子曰成列謂乾一兑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類象謂卦之形體也因而重之謂各因一卦而以八卦次第加之為六十四也爻六爻也既重而後卦有六爻也

附録朱子語問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象只是乾兑離震之象未說到天地雷風處否曰是然八卦成列是做一項看象在其中又是逐箇看又問曰成列是自一奇一耦畫到三畫處便是成列其中逐一分便有乾兑離震之象否曰是學蒙八卦

所以成列乃是從太極兩儀四象漸次生出以至於此畫成之後方見其有三才之象非聖人因見三才遂以己意思惟而連畫三爻以象之也因而重之亦是因八卦之已成各就上面接次生出逐爻則更加三變方成六十四卦若待生全卦則只用一變便成六十四卦雖有遲速之不同然皆自然漸次生出各有行列次第畫成之後然後見其可盡天下之變不是聖人見下三爻不足以盡天下之變然後別生計較又并畫上三爻以盡之也此等皆是作易妙處方其畫時雖是聖人亦自不知裏面有許多巧妙奇特直是要人細心體認不可草草立說 答袁樞問八卦成列只是說乾兌離震巽坎艮坤先生解更云之類如何曰所謂成列者不止只論此橫圖若乾南坤北又是一列所以云之類 學蒙

纂註

柴氏曰八卦列成則凡天下之象槩在其中不止八物如說卦中所列皆是此指三畫之卦言也 蔡氏曰象謂天地山澤雷風水火八卦所用者在象故曰

象爻謂剛柔之畫六十四卦所用者在爻故曰爻　楊氏萬里曰八卦未畫萬象在天下八卦既畫萬象在易卦未重象備而爻未備卦既重爻始備矣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呂音訓命之陸氏曰孟作明之　集解　朱子曰剛柔相推而卦爻之變往來交錯无不可見聖人因其如此而皆繫之辭以命其吉凶則占者所值當動之爻象亦不出乎此矣　附録　朱子語問變字是總卦爻之有往來交錯者言動字是專指占者所值當動底爻象言否先生云變是就剛柔相錯而成卦爻上言動是專主當占之爻言如二爻變則占者以上爻為主這上爻便是動處如五爻變一爻不變則占者以不變之爻為主則這不變底便是動處也學蒙　纂註　蔡氏曰剛柔爻之體相推謂剛推柔柔推剛也惟其相推故能成其變繫辭爻象之辭即其變而命之故能鼓其動　南軒張氏曰謂在其中

者言非自外至者也

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

集解 朱子曰吉凶悔吝皆辭之所命也然必因卦爻之動而後見

纂註 柴氏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主動爻而言也如情偽相感遠近相取愛惡相攻皆是動也　周子曰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

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

呂音訓趣陸七樹反

集解 朱子曰一剛一柔各有定位自此而彼變以從時

附録 朱子語此兩句亦相對說剛柔者陰陽之質是移易不得之定體故謂之本若剛變為柔柔變為剛便是變通之用必大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便與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先一樣剛柔兩箇是本變通便只是其往來者學蒙剛柔者晝夜之象所謂立本變化者進退之象所謂趣時文蔚

纂註 朱氏曰爻有剛柔不有兩則一不立所以立本也剛柔相變通其變以盡利者趣時也趨時者時中也故曰乾坤毀則无以見易矣　柴氏曰六爻有剛

柔為之本體然後消息進退隨時而變通故乾六爻既以為本則潛飛躍皆欲趨時之類 蔡氏曰剛柔者變通之本體變通者剛柔之時用

吉凶者貞勝者也 呂音訓貞勝陸氏曰姚作貞稱

集解 朱子曰貞正也常也物以其所正為常者也天下之事非吉則凶非凶則吉常相勝而不已也

附録 朱子語貞只是說它體處常常如此 貞常也陰陽常只是箇相勝如子以前便是夜勝晝子以後便是晝勝夜此 董問貞字便是性之骨子曰常恁地便是他本如此猶言附子者貞熱者也龍腦者貞寒者也天下只有箇吉凶常相往來 學蒙 吉凶者貞勝者也這一句最好看這兩箇物事常在這裏相勝一箇吉便有一箇凶在後面這來這兩箇不是一定住在這裏底物各以其所正為常正是說他當然之理蓋言其本相如此也與利貞之貞一般所以說利貞者性情也橫渠說得這箇別他說道貞便能勝得他如此則下文三箇貞字說不通這箇只

是說吉凶相勝天地間一陰一陽如環无端便是相勝底道理易說張子貞勝之說雖非經意然其說亦自好便只行得他此說有甚不可大凡看人解經雖有與經稍遠然其說是底自是一說不可廢他必大吉凶以貞勝有雖得凶而不可避者縱貧賤窮困死亡却非悔吝故櫝渠云不可避凶趨吉一以貞勝者是也必大

纂註張子曰有義命當吉當凶當否當亨者聖人不使避凶趨吉一以貞勝而不顧如大人否亨有隕自天過涉滅頂凶无咎損益龜弗克違及其命亂之類三者情異不可不察　南軒張氏曰夫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此吉凶所以生乎動也若夫得正固之道則寂然不動確乎不拔禍亦不屈福亦不求吉凶无得而動之者此吉凶以貞勝者也　徐氏曰先言變動而後獨言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以動詳於變故也此言吉凶悔吝而後止言吉凶者以吉凶有悔吝之積也

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

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呂音訓觀陸官喚反又音官集解朱子曰觀示也天下之動其變无窮然順理則吉逆理則凶則其所正而常者亦一理而已矣

附録

程子語天地之道常垂象以示人故曰貞觀日月常明而不息故曰貞明大臨

朱子語吉凶常相勝不是吉勝凶便是凶勝吉二者常相勝故曰貞勝天地之道則常示日月之道則常明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天下之動雖不齊常有一箇是底故曰貞夫一陰符經云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天地之道浸故剛柔勝若不是極靜則天地萬物不生浸者漸也天地之道漸漸消長故剛柔勝此便是吉凶貞勝之理這必是一箇識道理人說文蔚陰符經云云此語極道得妙靜能生動浸是漸漸恁地消去了又漸漸恁地長天地之道便是常恁地示人易說問貞勝貞觀貞明張程之說孰是曰伊川解貞作常者為是吉凶二者不是吉便是凶常須一件勝故曰貞

勝貞所以訓常者易傳解此字處多云正固固乃常也為正字盡貞字義不得故又着一固字謂此雖是正又須常固守之然後為貞必大伊川說常字甚佳胡

纂註 張子曰天地日月其變不能遷夫正天地之道至大至廣貞乃能觀日月之明貞乃能明天下之動貞乃能一 楊氏時曰貞正也正者靜一之性雖天地日月聖人有所不能外天運乎上地處乎下終古不息者以正觀也日顯乎晝月顯乎夜其明不已者以正明也天下之動紛至沓來皆有以一之者以正幹也經曰貞者事之幹非此之謂歟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 呂音訓確陸氏曰苦角反馬韓云剛貌說文云高至易陸以鼓反隤陸氏曰大回反馬韓云柔貌孟作退陸績董姚作安

集解 朱子曰確然健貌隤然順貌所謂貞觀者也

纂註 朱氏曰八卦乾坤者也夫乾陽主剛確然不易示人為君為父為夫之道不亦易乎夫坤

陰至柔隤然而順示人為子為臣為婦之道不亦簡乎乾剛坤柔以立本者也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呂音訓像陸音象集解朱子曰此謂上文乾坤所示之理爻之奇偶卦之消息所以效而象之附録朱子語問效此是效乾坤之變化而分六爻像此是像乾坤之虛實而為奇偶曰效此便是乾坤之理象只是像其奇偶學蒙纂註柴氏曰爻者所以效乾坤剛柔之義也象者所以像乾坤所宜之物也爻象動乎内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音訓見陸賢遍反下同集解朱子曰内謂蓍卦之中外謂蓍卦之外變即動乎内之變辭即見乎外之辭附録朱子語先生問曰如何是爻象動乎内吉凶見乎外如何分或曰陰陽老少在分掛揲歸之時而吉凶乃見於成卦之後曰也是如此然内外字猶言先後顯微學

蒙功業見乎變是就那動底爻見得這功業字似吉凶生大業之業猶言事變庶爭相似學蒙

纂註

柴氏曰內以理言外以事言張子曰因爻象之既動明吉凶於未形故曰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隨爻象之變以通其利故功業見也項氏曰爻象動乎內即所謂象在其中爻在其中變在其中動在其中也吉凶見乎外即所謂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功業見乎變即所謂吉凶生大業也所謂善惡分萬事出也吉凶者功業之總名廢興存亡成敗得失皆吉凶也此變即指動言之因變動而有吉凶因吉凶而有功業觀爻象之變動則吉凶功業俱可見矣以見者為外故以動為內動者易之象也見之者人也南軒張氏曰乾坤示人以易簡人不能明乎乾坤之易簡轉而為繁難者有之聖人所謂見天下之動而立爻者乃效乾坤之易簡以示人也所謂見天下之賾而立象者乃像乾坤之易簡以示人也爻象動乎內者謂指其易簡於幽隱之中吉凶見乎

外者謂示其易簡於失得之際功業見乎變者謂成其易簡之功業於從權聖人之情見乎辭者謂命其易簡而見於言者也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

呂音訓寶陸氏曰孟作保曰人今本作仁陸氏曰王肅卞伯玉桓玄明僧紹作仁禁陸音金又金鴆反

集解

朱子曰曰人之人今本作仁呂氏從古蓋所謂非衆罔與守邦此第一章言卦爻吉凶造化功業

附録

朱子語聖人之情見乎辭下連接說天地大德曰生此不是相連乃各自說去聖人之大寶曰位後世只為這兩箇不相對有位底无德有德底无位有位則事事做得淵天地以生物為心蓋天地之間品物萬形各有所事唯天確然於上地隤然於下一无所為只以生物為事故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而程子亦曰天只是以生為道答敬

夫守位曰仁釋文仁作人伯恭欲擔當此以為當從釋文淵問人君臨天下大事小事只是理財正辭如何曰理財是因上文而言聚得許多人在這裏无財何以養之有財不能理却也不得正辭便只是分別是非又曰敎化在正辭裏面了學蒙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是三事大槩是辨別是非理財言你底還你我底還我正辭言是底說是不是底說不是猶所謂正名淵

纂註

郭氏雍曰天地以生物為德故人以大德歸之聖人得崇高之位然後成位乎中而贊化育故以位為大寶也大寶者亦非聖人自以為寶也天下有生幸聖人之得位以蒙其澤故天下以為寶也　柴氏曰天地之德雖生生不窮然非聖人建綱紀立法度拔生人於禽獸異類之中以立人極使各遂其性各由其分亦豈能使萬物安於覆載之間與化育為无終窮哉此天地聖人所以並立於域中也聖人非得位不能繼天地故位者聖人之大寶仁者天地之心也天地位乎上下者以其於萬

物有生生之心聖人位乎中非有天地生生之心豈足以稱其位而有之在心為仁以是心而處事為義理財也正辭也禁民為非也皆是心之發用也　項氏曰財者百物總名皆民之所利也正辭謂殊貴賤使有度明取予使有義辨名實使有信蓋利之所在不可不尊之使知義也禁民為非謂憲禁令致刑罰以齊其不可導者也蓋養之教之而後齊之聖人不忍之政盡於此三者矣理財則易之備物致用也正辭則易之辨物正言也禁民為非則易之斷吉凶明失得外內使知懼也易之事業盡於此三者矣而其德意所發則主於仁民而已義者仁之見於合宜者也故名之曰義　蔡氏曰使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者理財之事制為命令使上下守之而不敢違者正辭禁非之事也孟子言保民而王者守位之仁也言王道之始者理財正辭禁民為非之義也　真氏曰案易之並言仁義者此章及說卦立天之道章而已在天地則曰生在聖人則曰

仁仁之義蓋可識矣又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是亦並言仁義之一也　龍氏仁夫曰案此五句恐是它經誤入故與上下文不相屬　雙湖先生曰案此章首論重卦繫辭有爻象變動四者其下文皆是覆說上面爻畫剛柔之變繫辭之動兩股其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者所以明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之意其曰剛柔立本變通趨時者所以明剛柔相推變在其中之意而自吉凶貞勝以下又申明吉凶悔吝生乎動一句謂天地之道以貞而勝日月之道以貞而明天下之動亦惟當一以貞而勝之而已大抵易為斯人作卦爻辭无非所以明失得之報故說吉凶為甚詳也次論乾坤易簡對天地德生說作易聖人以憂世之情發明易簡於卦爻之辭用易聖人有御世之位推行德生於仁義之道前一股是易後一股是用易要之乾坤即天地也易簡即大德之生也作易聖人之情見乎辭用易聖人以仁守其位无非所以為斯人而已耳合兩節而觀一章之旨可

見矣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呂音訓包陸氏曰本又作庖白交反鄭云取也孟京作伏犧陸氏曰許宜反字又作羲鄭云鳥獸全具曰犧孟京作戲云伏服也戲化也氏陸氏曰包犧氏大昊三皇之最先王陸于況反與地晁氏曰王昭素云印本地上脫一天字諸本多有

集解朱子曰王昭素曰與地之宜諸本多有天字俯仰遠近所取不一然不過以驗陰陽消息兩端而已神明之德如健順動止之性萬物之情如雷風山澤之象

附錄程子語近取諸身一身之上百理具備甚物是没底背在上故為陽胷在下故為陰至如男女之生已有此象天有五行亦有五藏心火也着些天地間熱氣

乘之則便須發燥肝木也着些天地風氣乘之則便須怒推之五藏亦然孟子將四端便為四體仁便有箇木底氣象惻隱之心便是生物春氣之象羞惡之心便有箇義底氣象只有箇去就割制底氣象便是義也　大臨

朱子語仰則觀象於天一段只是陰陽奇偶　開祖　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仰觀天俯察地只是箇陰陽聖人看這許多般事物都不出陰陽兩字便是河圖洛書也只陰陽麤說時則是奇偶聖人却看見這箇上面都有那陰陽底道理故說道讀易不可恁地逼拶它歐公只是執定那仰觀俯察之說便與河圖相礙遂至不信它　淵　聖人作易之初蓋是仰觀俯察見得盈乎天地之間者无非一陰一陽之理有是理則有是象有是象則其數便自在這裏非特圖書為然蓋所謂數者祇是氣之分限節度處得陽必奇得陰必偶凡物皆然而圖書特為巧而著耳　賀孫　古者伏羲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那時未有文字只是仰觀俯察而已

想得聖人心細雖以鳥獸羽毛之微也盡察得有陰陽今人心麤如何察得或曰伊川見兎曰察此亦可以畫卦便是此義曰就這一端上亦可以見耳凡草木禽獸无不有陰陽鯉魚脊上有三十六鱗陰數龍八十一鱗陽數龍不曾見鯉魚必有之又龜背上文中間一簇成五段文兩邊各插四段共成八文又八文之外兩邊周圍共二十四段中間五段者五行也兩邊插八段者八卦也周圍二十四段者二十四氣也箇箇如此又如草木之有雌雄銀杏桐楮牝牡麻竹之類皆然又樹木向陽處則堅實其背陰處必虛軟男生必伏女生必偃蓋男陽氣在背女陽氣在腹個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盡於八卦而震巽坎離艮兌又總於乾坤曰動曰陷曰止皆健底意思曰麗曰說曰入皆順底意思聖人下此八字極狀得八卦情盡必大文蔚曰先生易中謂伏羲作易驗陰陽消息兩端而已此語最盡曰陰陽雖是兩箇字然却是一氣之消息一進一退一消一長進

處便是陽退處便是陰長處便是陽消處便是陰只是這一氣之消息做出古今天地間无限事來所以陰陽做一箇說亦得做兩箇說亦得

纂註 朱氏曰自此以下明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者无非有取於易皆仁也曰王天下者明守位也所謂崇高莫大乎富貴也 柴氏曰仰觀象於天而參驗於鳥獸之文於是得陰陽之理俯觀法於地而參驗於地宜於是得剛柔之情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而知理之所在物我无二三才之道默會於心要不出乎陰陽二端相變而已 項氏曰象以氣言屬陽法以形言屬陰鳥獸之文謂天產之物 飛陽而走陰也土地所宜謂地產之物木陽而草陰也 蔡氏曰聖人徧觀乎物故所畫之卦精可以通神明之德麤可以類萬物之情神明之德不可見者也故曰通萬物之情可見者也故曰類 愚案朱子深取魏伯陽參同契嘗隱名而為之注此語錄中所論男伏女偃乃本之程子而不用魏說何也豈以其言之近褻

而捨之乎抑亦未究其書以前之言乎

作結繩而為罔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呂音訓為罟今本作為罔罟陸氏曰音古馬姚云猶网也黃本作网罟云取獸曰网取魚曰罟佃陸氏曰音田亦作田漁陸氏曰音魚本亦作漁又言庶反馬曰取獸曰田取魚曰漁

集解

朱子曰两目相承而物麗焉

附録

朱子語蓋取等字乃模様是恁地蓋字便是一箇半間半界底字賀孫　潘子善問據十三卦取象蓋取之離者言繩為罔罟有離之象非覩離而始有此也銖

纂註

張子曰柔附於物飲血茹毛故古所先　南軒張氏曰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故包犧氏為之罔罟以佃以漁非徒使民皆知鮮食之利抑亦去其害而安其居也　楊氏萬里曰教民食肉自包羲始

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

呂音訓斲

陸陟角反耜陸氏曰音似京云耒下打也陸績云廣五寸耓勑丁反耒陸氏曰力對反京云耜上曲木也說文云耜曲木垂所作宇林同力佳反徐力佷反木或作揉木為耒耨非耨陸氏曰奴豆反馬云鋤也孟云耘除草鼂氏曰王昭素云諸本或作耜乃合上文

集解 朱子曰二體皆木上入下動天下之益莫大於此

附錄 朱子語問本義上入下動於卦義則是於取象有所未曉曰耜乃今之鏵胡瓜切鍫七消切耒乃鏵柄雖是下入畢竟是上而用力方得入學蒙

纂註 蔡氏曰耜耒首也斲木之銳而為之耒耜柄也揉木使曲為之 謝氏曰耒耜者今謂之犂曲木在上俗名犂衡即耒也斲削二片在下以承鐵二片俗呼犂壁即耜也巽木在震上陰柔之木可以矯揉而為曲有耒象互艮手執之象震為足行於坤地之下泥塗之中震為田耕田象 錢氏曰耨芸除草也 張子曰天施地生故播種次之 楊氏萬里曰教民粒食自神農始 程氏曰

𨛄走之類實害禾稼唯罔罟田漁之制立然後耒耜之利見於天下 朱氏曰炎帝時民厭鮮食而食草木之實於是始為耒耜以教天下故曰神農 愚案耒耜之說諸儒所論惟謝氏以為今之犂耒即犂衡及巽木取象皆是而以耜為犂壁則非也朱子以耜為鏵鍫耒為鍫柄閩人多用之但於揉木為柄无所取考之十三卦取象皆以兩物合為一事之用如衣裳舟楫門柝之類則耒耜亦兩木合為一器耳葢犂衡別用一曲木前首趨下拖横木縛軛以駕牛者犂壁則以木承一片曲鐵加於耜上使耕起之土翻轉向身外者而總名之曰犂農為天下之大本犂乃農器之大者聖人以之取象於易則學者固宜麤知其制也

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葢取諸噬嗑

呂音訓為市陸氏曰世本云祝融為市說文時止反 集解 朱子曰日中為市上明而下動又借噬為

市嗑為合也

纂註張子曰聚而通貨交相有无又次之蔡氏曰天下之民不同業天下之貨不同用致而聚者噬而嗑之義也　謝氏曰噬嗑上離下震震大塗艮小徑有市井街巷之象故日中為市二三五坤爻故曰致天下之民初四上乾爻為金為玉二三五坤爻為康為衆故曰聚天下之貨互艮手下震亦艮手之反如兩人相交易之象二上互旅商旅藏於市井之象震伏巽巽為利市三倍亦各得其所之象　鄭氏東卿曰十三卦始離次益次噬嗑所取者食貨而已食貨者生民之本也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呂音訓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陸氏曰一本作易

窮則變變通則久祐陸氏曰本亦作佑治陸直吏反章末同

集解

朱子曰乾坤變化而无為

附錄

程子語聖人主化如禹之治水順則當順之治則順治之古之伏羲豈不能垂衣裳必待堯舜而後垂衣裳據如此事只是一箇聖人都做得了然必須數世而後成亦因時而已所謂溥博淵泉而時出之也須是先有溥博淵泉方能時出自无溥博淵泉豈能時出之入關錄識變知化為難古今風氣不同故器用亦異是以聖人通變使民不倦各隨其時而已矣後世雖有作者虞舜為弗可及矣蓋當是時風氣未開而虞舜之德又如此故後世莫可及也故三代之治後世決可復不以三代為治者終苟道也綱

朱子語黃帝堯舜氏到這時候合當如此變易窮則變道理亦如此垂衣裳而天下治是大變他以前底事了十三卦是大槩說則這幾箇卦也自難曉淵通其變須是得一箇人通其變若聽其自變如何得賀孫

纂註

耿氏曰莊子云不離於精謂之神

人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以神農稱神則黃帝者聖人之事也然則自神農而上則神人之事所謂不離於精者也自神農而下則聖人之事所謂兆於變化者也兆於變故通於變兆於化故神而化之通其變使之不弊則民固不倦矣神而化之順其自然則民固宜之矣 謝氏曰乾天在上衣象衣上蓋而首有陽奇象坤地在下裳象裳下兩股有陰偶象上衣下裳不可顛倒使民知尊卑上下不可亂則民志定天下治矣 南軒張氏曰作衣裳以被之於身垂綃為衣其色玄而象道裳幅為裳其色纁而象事法乾坤以示人使民知君臣父子尊卑貴賤莫不各安其分也 楊氏萬里曰所謂衣裳即舜所謂古人之象五色作服者是已蓋始於黃帝備於堯舜 丘氏曰十三卦制器而尚象皆通變宜民之事特於黃帝堯舜氏言之者犧農之時人害雖消而人文未著衣食雖足而禮義未興為之君者方且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蚩蚩蠢蠢蓋未識所謂上下尊卑之分

於是三聖人者仰觀俯察體乾坤之象正衣裳之儀使君臣分義截然於天高地下之間天下其有不治乎斯時也其世道一新之會而黎民於變之機也

刳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

呂音訓挎今本作刳陸氏曰本又作刳口孤反徐又曰口溝反挎今本作剡陸氏曰本又作剡以冉反楫陸氏曰本又作檝將輒反下同徐音集又子入反方言云楫謂之橈或謂之櫂說文云楫舟櫂也致遠以利天下陸氏曰一本无此句

集解 朱子曰木在水上也致遠以利天下疑衍

纂註 謝氏曰刳木虛為舟剡木薄銳為櫓槳通謂之楫渙二四互震木三五互艮亦木四上巽又木木在坎水上有舟楫象合六爻觀初偶如船頭櫓三四偶如船左右四槳初二為船頭二五船腹二四間船倉五上船尾乾三爻金在震巽木中有刳剡之象　南軒張氏曰衣裳之垂蓋欲

遠近之民下觀而化然川途之險阻則有所不通惟夫舟楫之利既興則日月所照霜露所隊莫不拭目觀化天下如一家中國如一人矣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

呂音訓服牛晁氏曰說文作犕牛音備引重致遠以利天下陸氏曰一本无以利天下一句

集解

朱子曰下動上說

附錄

程子語服牛乘馬皆因其性而為之胡不服馬而乘牛乎理之所不可

纂註

司馬公曰服牛乘馬附物而行隨之象也　朱氏曰上古牛未穿馬未絡至是始服乘之　謝氏曰隨本否卦乾上為馬坤下為牛初上易成隨有服牛乘馬象服牛者置牛於箱下以牽車乘馬者人在馬上跨鞍也初三震木三五互巽木二三坤牛在兩木中如在車箱下故曰服牛三五互巽股四上反巽亦股四五乾為馬馬在兩股間如人在馬上跨鞍故曰乘馬古者大車多用牛牽故曰引重車馬可萬里故曰致遠　愚謂平地

任載之大車載物之多者則服牛以引重田車兵車乘車之小車載人而輕者則乘馬以致遠左傳晉伯宗辟重曰辟傳重則用牛傳則用馬蓋牛以順為道而力在肩故服而馴之以引重馬以健為道而力在足故乘而馮之以致遠服牛乘馬穿鼻絡頭雖人為也亦各因其天而任之故取諸隨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呂音訓重陸直龍反柝陸氏曰他洛反馬云兩木相擊以行夜說文作欜晁氏曰今說文又出此梆字非古本說文也暴陸氏曰鄭作虣

集解朱子曰豫備之意

纂註徐氏曰內坤為闔戶互艮為門闕重門之象　謝氏曰艮為門闕豫二四互艮四上震反亦艮一正一反兩艮也故曰重門震為木為聲柝也艮手擊之有擊柝象柝俗呼梆子擊以警夜三五互坎為盜暴客也豫豫備有豫防之義也　朱氏曰上古外戶不閉禦風氣而已至是始有暴客之防　司馬公曰豫者怠惰之意擊柝者所以警怠

慉也

斷木為杵掘地為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

呂音訓斷陸氏曰下緩反又徒緩反斷絕杵陸昌呂反掘陸其月反又其勿反臼陸求酉反

集解

朱子曰下止上動

纂註

楊氏萬里曰耒耜耕稼之始臼杵脫粟之始南軒張氏曰聖人教人知艱食矣復為之臼杵以治其五穀此小有所過者少雙湖先生曰震木互兌金斷之有為杵之象艮土互巽木入之有掘臼之象其義則下止而上動也

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音訓弧陸氏曰音胡說文云木弓剡陸氏曰以冉反字林曰銳也因冉反睽陸苦圭反又音圭

集解

朱子曰睽乖然後威以服之

纂註

朱氏曰知門析而不知弧矢之利則威天下者有未盡故教之以弧矢之利謝氏曰睽二至五互既濟三至上互未濟皆有伐鬼方象故曰

威天下　雙湖先生曰睽所以取弧矢者以其有互坎也說卦坎為弓睽上九張弧説弧皆取互坎象坎又為堅多心之木兑反為巽繩則弦之為弧兑為金則剡之為矢而其義則取睽乖之時不可无弧矢以威不服使之不至於離散也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

集解　朱子曰壯固之意

附録　程子語上古之時民皆巢居而穴處後世易之以棟宇而不以巢居穴處為可變者以棟宇之利故也語錄

纂註　蔡氏曰棟屋脊檁也宇椽也棟直承而上故曰上棟宇兩垂而下故曰下宇棟取四剛義宇取二柔義

雙湖先生曰震木在上而為棟乾天在下而為宇兑澤雨象震伏巽風象　司馬公曰風雨動物也風雨動於上棟宇健於下大壯之象也　徐氏曰穴居而野處无以待風雨故宮室不得不興震風淩雨然後知廈屋之

為椑槥故棟宇不可不固大壯之義也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无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椁蓋取諸大過

呂音訓衣陸於既反喪陸如字今本作喪

集解

朱子曰送死大事而過於厚

纂註

謝氏曰大過巽下為木上兌反巽亦為木棺椁皆木為之木皆四片大過全體又有坎穴皆埋葬象初上坤爻為土上下皆土而木四片在土之中故象棺椁 南軒張氏曰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於此而過无害也 余氏曰棟宇棺椁皆取四陽非此无以抗風雨水泉之陰也大壯象兌陰在上也大過象坎表裏皆陰也又曰卜筮之說詳於上繫制器之說詳於下繫 郝氏曰杵臼棺椁所以使民養生送死无憾也所以依於人者過厚也然養生不足以當大事故取小過之義而已送死足以當大事故取大過之義焉上古結繩而治後

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吕音訓治陸直吏反契陸苦計反

集解朱子曰明決之意　此第二章言聖人制器尚象之事

附録

朱子語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天下事有古未之為而後人為之因不可无者此類是也如年號一事古所未有後來既置便不可廢胡文定却以後世建年號為非以為年號之美有時而窮不若只作元年二年三年也此殊不然三代以前事迹多有不可考者正緣无年號所以无統紀難記如云某年王某月箇箇相似更无理會處及漢既建年號於是事乃各有所紀屬而可記而今有年號猶自姦偽百出若只寫一年兩年三年則官司詞訴薄歷憑何而決少間更无討理會處嘗見前輩說有兩家爭田地甲家賣在元祐幾年乙家買在其先甲家遂將元字改擦作嘉字乙家別將出文字又在嘉祐之先甲家遂又將嘉祐字塗擦作皇

祐有年號猶自被人如此无後如何僩結繩今溪洞諸蠻猶有此俗又有刻板者年月日時以至人馬糧草之數皆刻板為記都不相亂僩如十三卦後人解說便多牽強如重門擊柝以待暴客只是豫備之意却須用互體推艮為門闕雷震乎外之意剡木為矢弦木為弧只為睽乖故有威天下之象亦必待穿鑿附會就中推出制器之義殊不知卦中但有此理而已故孔子各以蓋取諸某卦言之亦曰其大意云爾漢書所謂獲一角獸蓋麟云皆疑辭也謨

纂註

蔡氏曰言有所不能記者則造書以記之事有所不能信者則造契以信之取明決之義

雙湖先生曰桒黄公紹韻會韓子宋人得契密數其齒謂以刀分之有相入之齒縫也刀判契之故曰契又曲禮執右契兩書一札同而別之又鄭玄云書契以書書木邊言其事刻其木謂之書契今夬取書契之象何也意者乾兌本同生於太陽分之則為乾一兌二合之則為夬有判合之象又兌為口舌為言有書

之象又為金反體為巽木乾亦金也又有刻木為契之象故書契有取諸夬此夫子述五聖人雖不假卜筮而用易所謂制器尚象之事也　柴氏曰在顯著之地而情不可揜以治以察也　徐氏曰夬乃君子決小人之卦書契者亦所以決去小人之偽而防其欺也　耿氏曰十三卦之辭或言利或不言利何也蓋罔罟不如耒耜杵臼之裕萬民之食門柝能保其內不如弧矢之能威天下舟楫牛馬无所不通故得言利也又曰以前不云上古以下三事或言上古或言古與上不同者蓋未造此器之前更无餘物之用非是後世以替前物故不言上古也此以下三事皆是未造此物之前已更別有所用今將後用而代前用故本之云上古及古者　程氏龍曰右十三卦之取象雖各不同然皆制器尚象聖人立成器以為天下利之象也罔罟耒耜所以足民食交易舟車所以通民財杵臼弧矢所以利民用衣裳以華其身宮室以定其居門柝以衛其生棺槨以送其死

凡所以為民生利用安身養生送死之道已无遺憾矣然百官以治萬民以察卒歸之夬之書契何也葢器利用便則巧偽生憂患作聖人憂之故終之以書契之取象書契可以代忘言之兌乾天可以防書契之偽其視罔罟等象雖非一時之利實萬世之大利也故結繩初易為罔罟終易為書契聖人以定大業斷大疑悉於書契乎觀百官治萬民察誠非書契不可也十三卦終以夬卦之取象聖人之意深矣　楊氏萬里曰嗚呼鴻荒之世民之初生非若今日之備器用便起居具服食也自斯人之飢而未知佃漁也聖人於是乎作罔罟自斯人之肉食而未知粒食也聖人於是乎作耒耜自斯人之食貨或有餘或不足之偏匱也聖人於是乎作市易自斯人之寒而衣皮未知織紝之制也聖人於是乎作衣裳自斯人之出入厄於川隔而道斷也聖人於是乎作舟楫自斯人之疲於負擔而跰於遠塗也聖人於是乎作輪轝自斯人之虞於寇擾而懈於守禦也聖人於

是乎作門析自斯人之知有耕耨而未知有舂揄也聖人於是乎作杵臼自斯人之无爪牙以自濟而憂於搏噬也聖人於是乎作弧矢自斯人之穴處而病於濕塾也聖人於是乎作宮室自斯人之死而感於虆梩之掩也聖人於是乎作棺椁自斯人之窮於結繩而相欺无藉也聖人於是乎作書契然非聖人之私知也取於十三卦之象然後成亦非一聖人之能為也歷五聖人而後備蓋斯人生生之道若此其難而聖人所以生生斯人者若此其勞也故韓愈曰如古之无聖人人之類滅久矣又曰今吾與汝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邪又曰易未作聖人取諸天地人物以作易易既作聖人復取易以制器　真氏曰乘此所列卦象之意蓋離之中虛而物麗乾坤之上下風之行水上此皆物象之自然者也有自然之象則有自然之理人之所共覩也然常人見其象而昧其理惟聖人見是象則知是理知是理則制是器人皆謂備物致

用立成器以利天下出於聖人之心思不知聖人亦因其所固有而已葢天地之間昭布森列莫非至理之所存故曰春秋冬夏風雨霜露无非教也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豈有隱乎哉百姓日用而不知耳學者誠能虛心以體天下之物則精義妙道莫不昭昭然接於吾之心目然後真知道器之相合而顯微之无間也又後漢志上古聖人見轉蓬始知為輪輪行可載因物智生復為之輿輿輪相乘流運罔極任重致遠天下獲其利後世聖人觀於天視斗周旋魁方杓曲以攜龍角為帝車於是乃曲其輈乘牛駕馬登險赴難周覽八極故易震乘龍謂之壯 言器莫有尚之者也此志所云即十三卦之意故附焉 龍氏仁夫曰案六十四卦自包犧畫卦時俱有邵子朱子說甚明十三卦取象无可疑者但如互卦變卦等處意中古演易以來方有之炎黃堯舜時未必有也諸儒求十三卦象義不可得則穿鑿變互為說似非經旨 昌黎韓子原道曰云云

古之時人之害多矣至人之瀕滅久矣胡氏宏皇王大紀曰余讀五帝書而後知聖人澤及斯民之遠也後世有立功於一時興利於一邦者人猶追思而祀之是數聖人者曾不得推苗裔立宗子建廟庭春秋四時享天下之報也有天下者端拱九重之內治其國家上之天文下之地理中之人倫衣食之原器用之利法度之章禮樂之則誰推明制作之也而忘之乎戎狄之人駕一偏空說失事理之正而其神像乃得蟠據中華名山巍業相望又聽其雕鏤畫棟羣淪滅三綱之人而豢養之此何道也其不耕不植侵漁民利耗蠹民財乃細事耳為政者恬不以為慮中華无人可悲之甚矣愚案韓胡興此相發明原道人所常讀故不具載大紀以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為五帝故云今三聖之大道而俾專一藝者報之則又不知其何說也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呂音訓象也者像也陸氏曰眾本並云像擬也孟京虞董姚還作象

集

解朱子曰易卦之形理之似也

附錄朱子語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只是仿佛說不可求得太深佐易者象也是總說起言易不過只言陰陽之象下云像也材也天下之動也則皆是說那上面象字學履

纂註蔡氏攸上東卿助周易物象釋疑而論之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始畫八卦而象在其中象與卦並生以寓天下之賾故曰易者象也蓋俯仰以觀遠近以取神明之德可通鬼神之情狀可得而況於人乎況於萬物乎及因而重之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則擬諸其形容者其變不一而象亦為之滋矣故邑屋宮庭舟車器械服帶簪履下至鳥獸蟲魚金石草木之類皆在所擬至纖至悉无所不有所謂其道甚大百物不廢者此也其在上古尚此以制器其在中古觀此以繫辭而後世之言易者乃曰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一切指為魚兎筌蹄殆非聖人作易前民用以教天下之意也

彖者材也

集解朱子曰彖言一卦之材

爻

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集解朱子曰效放也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集解朱子曰悔吝本微因此而著　此第三章附録朱子語林學履問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四句莫只是解箇象字否曰是解易字像又是解象字材又是解彖字末句意亦然義剛纂註南軒張氏曰易者象也象也者像此者也謂之彖則言其象之材而已謂之爻則言其象之變而已至於吉凶則悔吝著也故悔者有改過之意至吉則悔之著也吝者有文過之意至凶則吝之著也　雙湖先生曰此章說卦象及彖辭爻辭論人事之悔吝至吉凶而始著蓋卦爻辭无非所以明失得之報欲人觀象玩辭之際知有悔心而不吝於改過庶幾有吉而无凶耳　朱氏曰易之有象擬諸其形容而已猶繪畫之事雕刻之工一毫損益則不相似矣象之辭又謂之彖者言乎其材也卦有剛柔才也有是時有是象必有是才以濟之才與

時會斯足以成務矣然天下之動其微難知有同處一時有同處一事所當之位有不同焉則趨舍進退殊塗矣故曰爻者效天下之動也是以卦同爻異趨時之變不得而同然所歸則若合符節故自伏羲神農黄帝堯舜凡六萬一千四百有餘歲而行十三卦而已夫爻動有吉凶悔吝吉凶者所以生大業也吉凶生而悔吝著其動可不謹乎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

集解 朱子曰震坎艮為陽卦皆一陽二陰巽離兑為陰卦皆一陰二陽

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耦

呂音訓奇陸紀宜反

集解 朱子曰凡陽卦皆五畫凡陰卦皆四畫

附録 朱子語問陽卦多陰乎陰卦偶曰陽卦五畫所以多陰陰卦四畫所以多陽因為之說曰陽卦宜多陽而多陰陰卦宜多陰而多陽其故何也蓋陽卦之數必五奇數也奇則陰畫自多陰卦之數必四偶數也偶則陽畫自多其多陰多陽皆自然而然非人力所能參也先生曰是

學蒙

纂註　雙湖先生曰嘗因語録而推八卦奇耦之畫每卦雖各得其三而合之則為六乾坤合為六震巽合亦六坎離合亦六艮兌合亦六適符老陰掛扐之用數總之則四六二十四畫而成老陰過揲之數若无與於老陽之數矣然以陽卦五畫陰卦四畫觀之奇耦之合又皆老陽掛扐之用數故乾坤合為九震巽合亦九坎離合亦九艮兌合亦九悉數之實成三十六而為老陽過揲之數焉此乾坤用九用六其數黙見於卦畫之可推者如此雖出於偶然其實亦莫非自然之妙也豈可以人力參哉

其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呂音訓　行陸下孟反下同

集解　朱子曰君謂陽民謂陰此第四章

附録　朱子語二君一民試教一箇民而有兩箇君看是甚模樣淵

纂註　徐氏曰君謂陽民謂陰君子之道以陽統陰小人之道以陰統陽

錢氏曰陽卦君子之道陰卦小人之道亦舉大槩巽離兌非一於小人也 雙湖先生曰此章專以八卦陰陽畫數分君子小人之道 柴氏曰一君二民道大而公君子之道也二君一民道小而私小人之道也卦體爭君子小人之道而彖象文所以發明此道者也然在諸卦為陽卦者未必皆君子之道為陰卦者未必皆小人之道蓋此特借陰陽二卦之體以明君子小人之道不同耳非可一例成卦也文彖象乃是發明此道非發明此卦也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 呂音訓憧憧陸氏曰本又作憧憧昌容反

集解 朱子曰引咸九四爻辭而釋之言理本无二而殊塗百慮莫非自然何以思慮為哉必思而從則所從者亦狹矣

附録 朱子語憧憧往來自不妨如暑往寒來日往月來皆是常理只

着箇憧憧便鬧了德明所謂天下何思何慮正謂雖萬變之紛紜而所以應之各有定理不假思慮而知也董問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何故不云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曰也只一般但他是從上說下自合如此說易說感應之理本不消思慮空費思量空費計較空費安排只順其自然而已僩

纂註

蔡氏曰天下萬殊何思何慮而能感之以其迹而言則歸雖同而塗則殊以其心而言則志雖一而慮則百殊塗百慮紛然並作果何從而思何從而慮也　真氏曰蔡上蔡對程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子曰是則是有此理賢却發得太早在却云恰好着工夫上蔡以為善煆煉豈非何思何慮非學者所可遽及要必由思而入歟　張子曰何思何慮行其所无事而已下文皆是此一意行其所无事惟務崇德但无意有意則非行其所无事行其所无事則是意必固我已絕今天下无窮動靜情偽止一屈信而已在我先行其所无事則復何事之有日月寒暑

之往來尺蠖之屈龍蛇之蟄莫非行其所无事是以惡其鑿也百慮而一致先得此一致之理則何用百慮慮雖百卒歸乎理而已　柴氏曰言天地萬物皆本於天理之自然人當棄私欲而循天理也所謂理夫子之一貫子思之誠曾子之守約是也同歸而殊塗天下无二理也一致而百慮天下无二心也致謂極致明其所同歸極其所一致則天下雖塗殊慮百无不應者何思慮為哉

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

吕音訓屈陸丘勿反下同信陸氏曰本又作伸同音申下同

集解　朱子曰言往來屈信皆感應自然之常理加憧憧焉則入於私矣所以必思而後有從也

附錄　朱子語曰往則月來一段乃承上文憧憧

往來而言往來皆人所不能无者但憧憧則不可學蒙

纂註 楊氏萬里曰吾觀諸日今夕之往所以為來朝之來吾觀諸月今夕之來所以為來朝之往蓋前之屈乃後之信也吾觀諸寒暑折膠之寒不生於寒而生於烈日流金之暑不生於暑而生於堅氷蓋今之信乃昔之屈也 張子曰屈信相感而利生焉感以誠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雜以偽也

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呂音訓尺蠖陸氏曰紆縛反蟲名也徐又烏郭反蛇陸氏曰本又作虵同蟄陸直立反全身今本作存身陸氏曰本亦作存身

集解 朱子曰因言屈信往來之理而又推以言學亦有自然之機也精研其義至於入神屈之至也然乃所以為出而致用之本利其施用无適不安信之極也然乃所以為入而崇德之資內外交相養互相發也

附

錄程子語聖人之道更无精麤從灑掃應對至精義入神通貫只一理雖灑掃應對只看所以然者如何入

附錄朱子語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屈信消長闔闢往來其機不曾停息大處有大闔闢小處有小闔闢大處有大消息小處有小消息此理萬古不易如目有瞬時亦豈能常瞬定又須開不能常開定又須瞬瞬了又開開了又瞬至纖至微无時不然寓且如精義入神如何不思那致用底却不必思致用底是事功是效驗淵義至於精則應事接物之間无一非義不問小事大事千變萬化改頭換面出來自家應副他如利刃快劒相似迎刃而解件件判作兩邊去賀孫精義入神以致用也蓋唯如此然後可以應務未至於此則凡所作為皆出於私意之鑿冥行而已雖使或中君子不貴也答程洵利用安身今人循理則自然安利不循理則自然不安利大雅問利者義之和也順利此道以安此身則德亦從而進矣曰孔子遭許多困厄身

亦危矣而德亦進何也大雅云身安而後德進者君子之常孔子遺變權之以宜寧身不安德則須進曰然大雅精義二字聞諸長者所謂義者宜而已矣物之有宜有不宜事之有可有不可吾心處之知其各有定分而不可易所謂義也精義者精諸此而已所謂精云者猶曰察之云耳精之之至而入於神則於事物所宜毫釐委曲之間无所不悉有不可容言之妙矣此所以致用而用无不利也

精義入神正與利用安身為對其曰精此義而入於神猶曰利其用以安身耳並荅江元通

天下何思何慮一段此是言自然如精義入神自然致用利用安身自然崇德節問此章止言萬變雖不同然皆一理之中所自有底不用安排曰此只說得一頭尺蠖若不屈則信不得龍蛇若不蟄便不伏得氣如何存得身精義入神疑其與行處不相關然而見得道理通徹乃所以致用利用安身與崇德不相關然而動作得其理則德自崇天下萬事萬變无有不感通往來之理學

家尺蠖屈便要求信龍蛇蟄便要存身精研義理无思慮纖忽之差入那神妙處這便是要出來致用外面用得利而安身乃所以入來自崇已德致用之用即是利用之用所以橫渠云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利用安身素利吾外致養吾內事豫吾內言當利這裏面來 淵 問橫渠說精義入神一條曰入神是入至於微妙處此却似向內做工夫非是作用於外然乃所以致用於外也 僴錄

纂註 余氏曰既曰屈信相感而利生矣恐人知信之利而不知屈之所以利也故以尺蠖龍蛇明之其為人切矣

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集解 朱子曰下學之事蓋力於精義利用而交養互發之機自不能已自是以上則亦无所用其力矣至於窮神知化乃德盛仁熟而自致耳然不知者往而屈也自致者來而信也是亦感應自然之理而已張子曰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為化合一不測為神此上

四節皆以釋咸九四爻義

附錄

程子語易聖人所以立道窮神則无易矣 粹 窮神知化化之妙者神也 淵 窮神至命必本於孝悌窮神知化必本於孝悌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劉安節曰孝悌之行何以能盡性至命也世之言通以性命為高遠孝悌為淺近而不知其一說道无本末精麤之別灑掃應對形而上者存焉世豈无孝悌之人而不能盡性至命亦由之而不知也人見禮壞樂崩則曰禮樂亡矣然未嘗亡也夫盜賊之至不道者必有統屬必有聽順然後能羣處而謂禮樂一日亡乎知禮樂之无所不在而未嘗亡也則於窮神知化也何有 安節 釋道所見偏非不窮深極微也至窮神知化則不得與矣 柄 朱子語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亦只是雖欲從之末由也已之意 德明 窮神知化德之盛道德字只是上面崇德之德德盛後便能窮神知化便如聰明叡知皆由此出自誠而明相似 淵 夫子之教顏子只是博文約禮二事至於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

所立卓爾處只欠箇熟所謂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人傑未之或知是到這裏不可奈何窮神知化雖不從這裏出來然也有這箇意思淵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只是這一箇非於崇德之外別有箇德之盛也做來做去做到徹處便是廣尺蠖子屈得一寸便能信得一寸來許他之屈乃所以為信龍蛇於冬若不蟄則凍殺了其蟄也乃所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乃所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乃所以崇德也欲罷不能如人行步左脚起了不由得右脚不起所謂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若到那窮神知化則須是德之盛也方能義剛天下何思何慮一句便是先打破那思字却說同歸殊塗一致百慮又再說天下何思何慮謂何用如此憧憧往來而為此朋從之思也日月寒暑之往來尺蠖龍蛇之屈信皆是自然底道理不往則不來不屈則亦不能信也今之為學亦只是如此精義入神用力

於內乃所以致乎外利用安身求利於外乃所以崇德於內只是如此做將去雖至於窮神知化地位亦只是德盛仁熟之所致何思何慮之有謨繫辭解咸九四據文義看上文說貞吉悔亡貞字甚重程子謂聖人感天下如雨暘寒暑无不通无不應者貞而已矣所以感人者果貞矣則吉而悔亡蓋天下本无二理果同歸矣何患乎殊塗果一致矣何患乎百慮所以重言何思何慮也如日月寒暑之往來皆是自然感應如此日不往則月不來月不往則日不來寒暑亦然往來只是一般往來但憧憧之往來者患得患失既要感這箇又要感那箇便是憧憧忙亂用其私心而已屈信相感而利生焉者有晝必有夜設使長為晝而不夜則何以息夜而不晝安得有此光明春氣固是和好只有春夏而无秋冬則物何以成一向秋冬而无春夏又何以生屈信往來之理所以必待疊相為用而後利所由生春秋冬夏只是一箇感應所應復為感所感復為應也春夏是一箇

大感秋冬則必應之而秋冬又為春夏之感以細言之則春為夏之感夏則應春而又為秋之感秋為冬之感冬則應秋而又為春之感所以不窮也尺蠖不屈則不可以信龍蛇不蟄則不可以藏身今山林冬煖而蛇出者往往多死此即屈信往來感應必然之理夫子因往來二字說得許多大又推而言學所以內外交相養亦只是此理而已横渠曰事豫吾內求利吾外素利吾外致養吾內此下學所當致力處過此以上則不容計較所謂窮神知化乃養盛自致非思勉所及此則聖人事矣　神化二字雖程子說得亦不甚明惟是横渠推出來推行有漸為化合一不測為神又曰一故神（兩在故不測）兩故化（並董）窮神知化化是逐些子挨將去底一日復一日一月復一月節節挨將去便成一年這是化神是一箇物事或在彼或在此當其在陰時全體在陰在陽時全體在陽都只是這一物兩處都在不可測故謂神横渠言一故神兩故化又注云兩在故不測這說

得甚是分曉淵林問正蒙形而上者得辭斯得象矣神為不測故緩辭不足以盡神化為難知故急辭不足以盡化如何是緩辭急辭曰神自是急辭化是漸漸而化若急辭形容之不可寓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邪呂音訓死其今本作期陸氏曰亦作期

集解朱子曰釋困六三爻義

附録朱子語問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大意指困于石說石是捩動不得底物事自是不須去動他若只管去用力徒自困耳又曰且以人事言之有着力不得處若只管着力去做少間去做不成他人便道自家无能便是辱了名或曰若在其位則做得曰自是如此文意義謂不可做底事便不可入頭去做學蒙

纂註南軒張氏

曰有慮於上將以求名今困于石此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也有依於下得以安身今據於蒺蔾此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也在困之時名辱身危有死之理此身不行道雖妻且不可見宜乎亾也 楊氏萬里曰君子有不幸之困无以致之在陳畏匡是已故名不辱而身不危小人无幸免之困爲不善以致之以其非所據而據是以非所困而困尚可得而保其名保其身保其家保其妻子乎 柴氏曰此言困之小人不知義以危身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 呂音訓射隼陸上食亦反下恤允反括陸氏曰古活反結也 集解 朱子曰括結礙也此釋解上六

文義附録朱子語張敬夫說易謂只依孔子繫辭說便了如說公用射隼至成器而動者也只如此說便了固是如此聖人之意只恁地說不得緣在當時只理會得象數故聖人明之以理賀孫說公用射隼孔子自是發出言外意學家

纂註朱氏曰藏可用之器待可為之時動无結閡出則有獲唯衆屈信之理而其用利者能之

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屨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呂音訓校陸胡孝反下同止今本作趾陸氏曰本亦作趾

集解朱子曰此釋噬嗑初九文義

纂註馮氏椅曰不以不仁為恥故見利而後勸於為仁不以不義為畏故畏威而後懲於不義

朱氏曰小人不恥不仁故不畏不義陷於死亡辱及其先恥孰大焉雖愚也而就利避害與人同故見義而

後勸威之而後懲小懲大誡猶爲小人之福況眞知義乎　張子曰暗於事幾者也　郭氏京曰不見利不動

楽動字誤作勸字凡悔吝所生生乎動者是小人見利而動若勸勸勉之義皆是善道故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也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无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　呂音訓去陸羌呂反

何陸河可反又音河　集解朱子曰此釋噬嗑上九爻義　纂註朱氏曰精於義者豈一日積哉彼積不善而滅其身者不知小善者大善之積也　楊氏萬里曰夫子釋噬嗑初上之辭謂懲惡在初改過在小

錢氏曰積字宜玩凡善惡未有不由積而成也盍謹諸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

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

易曰其亡其亡繫于包桑集解朱子曰此釋否九五爻義附録朱子語問危者以其位為安而不知戒懼故危亡者以存為可常保是以亡亂者有其治是自有其治如有其善之有是以亂自其舊也如此說看來保字說得較牽强只是常有危亡與亂之慮可以安其位保其存有其治學蒙

纂註朱氏曰君子兢兢業業不恃其有故身安而國家可保國家保而德崇矣　張子曰明君子之見幾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

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呂音訓知陸音

智匙今本作鮮陸氏曰本亦作鮮仙善反少也折陸之設反餗陸氏曰音速馬作粥渥陸於角反勝陸音升

集解朱子曰此釋鼎九四爻義

纂註朱氏曰位欲當德謀欲量知任欲稱力三者各得其實則利用而安身小人志在於得而已以人之國徼倖萬一鮮不及禍自古一敗塗地殺身不足以塞其責者本於不知義而已 錢氏曰古之人君必量力度德而後授之官古之人臣亦必量力度德而後居其任雖百工胥史且猶不苟況三公乎為君不明於所擇為臣不審於自擇以至亡身危主誤國亂天下皆由不勝任之故可不戒哉 楊氏萬里曰聖人亦豈責天下之人皆德厚而不薄皆知大而不小皆力多而不少哉亦責其貪位而不量己過分而不勝任以至覆人之餗敗己之身爾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

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呂音訓先見陸賢遍反介于陸氏曰徐音戒衆家作介徐云王廙古點反斷陸丁亂反

集解朱子曰此釋豫六二爻義漢書吉之之間有凶字

附録程子語先見則吉可知不見故致凶光庭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智之圓也介如石理素定也理素定故見幾而作何俟終日哉范顧

朱子語易曰知幾其神乎便是這事難如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遜今有一樣人其不畏者又言過於直其畏謹者又縮做一團更不敢說一句話此便是曉不得那幾若知幾則自中節无此病矣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蓋上交貴於恭遜恭則便近於諂下交貴於和易和則近於瀆恭與諂相近和與瀆相近只爭些子便至於

流也個上交近於諂下交近於瀆於此當知幾才過些子便不是知幾周子所謂幾善惡者此也董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他這下面說幾最要看箇幾字只爭些子凡事未至而空說道理易見事已至而顯然道理也易見惟事之方萌而動之微處此最難見或問幾者動之微何以獨於上下言之曰上交要恭遜才恭遜便不知不覺有箇諂底意思在裏頭下交不瀆亦是如此所謂幾者只才覺得近諂近瀆便勿令如此此便是幾個

凡人上交必有些小取奉底心下交必有些小簡傲底心所爭只是些子能於此而察之非知幾者莫能董幾是動之微是欲動未動之間便有善惡便須就這處理會若至於發著之甚則亦不濟事矣更怎生理會所以聖賢說戒謹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蓋幾微之際大是要切道夫魏問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曰似是漏字漢書上引此句說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似說得是幾自是有善有惡君子見幾亦是方舍

惡從善 賀孫 問知微知彰知柔知剛伊川作見微則知彰矣見柔則知剛矣其說如何曰也好看來只作四件事亦自好既知微又知彰既知柔又知剛焉蓋言其无所不知所以為萬民之望也 學蒙

纂註

張子曰幾者象見而未形者也形則涉乎明不待神而後知也吉之先見云者順性命則所先皆吉也 朱氏曰神難言也精義入神其惟知幾乎知幾其神夫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譬如陽生而升溫雨降而雲出衆人不識而君子見之 雙湖先生曰豫六二爻惟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而夫子發明幾學以教人蓋介有幾義祁寛謂至纖至細處者深為得之上交謂五下交謂初惟當豫時不諂不瀆不沈溺於豫此其所以為知幾也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呂音訓復行陸扶又反祇陸氏

曰韓音祈支反王廙輔嗣音支

集解

朱子曰殆危也庶幾近意言近道也此釋復初九爻義

附録

程子語祇與底通使底底至也无至於悔 大學之道在明其明德明德乃止於至善也知既至自然意誠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至也知之至故未嘗復行他人復行知之不至也 兼光庶 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如顏子地位豈有不善所謂不善者只是微有差失才差失便能知之知之便更不萌作顏子大率與聖人皆同只這便有分别若无則便是聖人曾子三省只是緊約束顏子便能三月之久到這些地位工夫尤難直是峻絶又大段着力不得 馮氏拾遺 朱子語其殆庶幾乎殆是幾字之義又曰是近義又殆是危殆者是爭些子底意思又曰或以幾為因上文幾字而言但左傳與孟子庶幾兩字都只做近字說 學蒙 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直是顏子天資好如至清之水纖芥必見 蓋卿

纂註

李氏椿年曰聖人无不善

賢人則容有不善但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丘氏曰庶近也與庶乎屢空之庶同義夫子知幾顏子庶幾此其去聖所以未達一間爾張子曰知不善未嘗復行不貳過也

天地絪緼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呂音訓絪緼陸氏曰本又作氤氳上音因下紆云反晁氏曰說文作壹壺不得泄内也說之衆壹壺篆文絪緼古文氤氳隸文

集解朱子曰絪緼交密之狀醇謂厚而凝也言氣化者也化生形化者也此釋損六三爻義

附録

朱子語天地絪緼萬物化醇致一專一也惟專一所以能絪緼若不專一則各自相離矣化醇是巳化後化生指氣化而言草木是也僴横渠云艮三索得男乾道之所成兊三索得女坤道之所成所以有天地絪緼男女構精之義亦有此理易說致一是專一之義程先生

言之詳夫天地男女都兩箇方得專一若三箇便亂了三人行減了一箇則兩箇便專一一人行得其友成兩箇便專一程先生說初與二三與上四與五皆兩箇相與自說得好初二二陽四五二陰同德相比三與上應皆兩相與學蒙

纂註朱氏曰天地萬物其本一也天地升降其氣絪縕萬物化矣醇而未雜言其一而未始離也天地既生萬物萬物各有陰陽精氣相交化生无窮男女曰化生者言有兩則有一也　柴氏曰天地男女皆二而一者也　丘氏曰損自泰來以未成卦言之下乾為天上坤為地　以乾上三爻交坤下三爻而為損有天地絪縕之象以既成卦言之上坤變艮為少男下乾變兌為少女有男女構精之象　張子曰始陳上下交以盡接人之道卒具男女一致之戒而人之道畢矣又曰虛則受盈則虧陰陽之義也故陰得陽則為益以其虛也陽得陰則為損以其盈也艮三索而得男乾道之所以成也兌三索而得女坤道之所以成也故三

之於上則有天地絪緼男女構精之義也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脩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呂音訓易其陸以豉反集解朱子曰此釋益上九爻義此第五章附録朱子語夫子云不學詩无以言先儒以為心平氣和則能言易繫辭曰易其心而後語也荅劉坪上下繫辭說那許多文直如此分明它人說得分明便淺近聖人說來却不淺近有含蓄所以分在上下繫也別无意義聖人偶然去這處說又去那處說爾董纂註郭氏京曰危以動則民不輔也案輔字誤作與字輔輔助之義況无交而

求則民不與二字義甚明　錢氏曰安其身易其心定其交非立心有恒者不能然立心有恒種種周密缺一便不謂全　項氏曰危以動則民不與者黨與之與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者取與之與也　柴氏曰身順道則安悖道則危心无險陂則易有險陂則懼以義相與為交定以利相與為无交動而與語而應求而與者物我一心而无間之者也小人反是獨言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以益之上九專利自益故也　雙湖先生曰夫子於繫辭上傳既舉七卦爻辭以發明易道今於此第五章又復舉十卦十一爻之辭以論之看來亦只是隨一時意之所欲言者則舉之逐爻各自有意義皆足為學者取法未必先立主意却以卦實之或盡分配上精義致用說竊恐未然也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

德 呂音訓易之門邪陸氏曰本又作易之門戶邪撰陸氏曰仕勉反下章同數也廣雅云定也王肅士眷反

集解 程子曰或曰乾坤易之門其義難知餘卦則易知也曰乾坤天地也萬物烏有出天地之外者乎知道者統之有宗則然也而在卦觀之乾坤之道簡易故其辭平直餘卦隨時應變取舍无常至為難知也知乾坤之道道者以為易則可也 朱子曰諸卦剛柔之體皆以乾坤合德而成故曰乾坤易之門撰猶事也

附錄 朱子語乾坤易之門不是乾坤外別有易只易便是乾坤乾坤便是易似那兩扇門相似一扇開便一扇閉只是一箇陰陽做底如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淵乾坤易之門門者是六十四卦皆由此出如兩儀生四象只管生出故曰門為復是取闔闢之義邪曰只是取闔闢之義六十四卦只是這一箇陰陽闔闢而成但看它下文云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便見得只是這兩箇學蒙 乾陽物坤陰物陰陽形而下

者乾坤形而上者道夫天地之撰撰是所為必大撰即是說它做處淵

纂註

徐氏曰陽畫為乾陰畫為坤門猶闔戶闢戶之義一闔一闢為易之門其變无窮皆二物也陰陽合德謂二物交錯而相得有合剛柔有體謂成卦爻之體也天地之撰陰陽造化之迹也有形可擬故曰體體天地之撰言聖人作易皆以體法造化之事而效其至者者也神明之德陰陽健順之性也有理可推故曰通通神明之德言易書既作又以通知造化之理而極於至微者也又曰自形而上者言之故先陰而後陽自形而下者言之故先剛而後柔 淩氏曰乾坤物物於陰陽而由陰陽以闔闢故曰乾陽物也坤陰物也 蔡氏曰乾坤合而後成衆卦爻之體如剛來而下柔剛上而柔下此類皆由乾坤相合而成所謂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也

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

呂音訓越晁氏曰說文作戉易雖而不戉越說

丈訓度

集解　朱子曰萬物雖多无不出於陰陽之變故卦文之義雖雜出而不差繆然非上古淳質之時思慮所及也故以為衰世之意蓋指文王與紂之時也

附錄　朱子語問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是指繫辭而言是指卦名而言曰它後兩三番說名後又舉起九卦說看來只是為卦名又曰繫辭自此以後皆難曉學蒙於稽其類一本作於稽音啓其類又一本於作烏不知如何但不過說稽考其事類淵其衰世之意邪伏羲畫卦這般事都已有了只是未曾經歷到文王時世變不好古來未曾有底事都有了它一一經歷這崎嶇萬變過來所以說出那卦辭如箕子之明夷如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此若不是經歷如何說得淵

纂註　楊氏萬里曰乾之所名或為龍或為馬或為玉金其所稱雖雜而不越乎陽物也坤之所名或為牛或為牝馬或為輿釜其所稱雖雜而不越乎陰物也柴氏曰乾坤足以盡天下之道萬物由之足矣何用不

一之名世衰道微人之情偽滋熾聖人不得不明其道以示天下　徐氏曰上古之世俗朴民淳迷于吉凶之塗而莫知所趨故伏羲畫卦以教之占而吉凶以明斯民由之而无疑也雖乾陽坤陰剛柔交錯顯而體天地之撰微而通神明之德然剛勝則吉柔勝則凶亦未嘗費辭也中古以來人心變詐迷謬愈甚文王周公於是繫卦爻之辭稱名辨物指類考占以開示陰陽之義易之道雖无餘藴而聖人憂患後世之意蓋亦有不得已焉者故下文又申言之

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辯物正言斷辭則備矣　呂音訓闡陸氏曰昌善反明也辨物陸氏曰如字徐扶勉反別也斷陸丁亂反

集解　朱子曰而微顯恐當作微顯而闡而之而亦疑有誤

附録　朱子語問彰往察來如神以知來知以藏往相似往是已定底如天地陰陽之變皆已見在這卦上了來謂方來之變亦皆在這上

了曰是學蒙往者如陰消陽長來者事之未來吉凶淵微顯闡幽幽者不可見便就這顯處說出來顯者便就上面尋出這不可見底教人知學蒙道神德行德行顯然可見者道不可見者微顯闡幽便是顯將這道來事上看言那箇雖是麤底然皆出於道義之蘊微顯所以闡幽闡幽所以微顯只是一箇物事僩又曰將這道理來事物上與人看就那事物上推出那裏面有這道理是微顯闡幽董

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呂音訓文陸如字一音問中陸丁仲反貳陸氏曰音二鄭云當為弍晁氏曰案弍古文

集解

朱子曰肆陳也貳疑也此第六章多闕文疑字不可盡通後皆放此

纂註

徐氏曰往謂陰陽消長剛柔變化卦爻所藏者易皆著而明之故曰彰往來謂吉凶未定

事之方來者占筮中所告可以前知故曰察來顯者微之使求其原故曰微顯幽者闡之使見其端故曰闡幽當名謂父子君臣之分貴賤上下之等各當其位也辨物謂乾馬坤牛離火坎水碩果莧陸之類悉辨其似也正言謂元亨利貞直方大之辭正其言以曉人也斷辭謂利涉大川不利涉大川可小事不可大事之語有以決其疑也負乘往來事名之小者也茅秋豕雉物名之小者也所稱雖小而其所取之類皆本於陰陽非稱名也小取類也大乎旨謂所示之理文謂經緯錯綜也極天下之賾凡天地陰陽道德性命之與象皆示之而其所係之辭經緯錯綜皆有自然之文非其旨遠其辭文乎曲委曲也凡委曲其文者未必皆中乎理易則言雖曲而无不中也肆陳也凡數陳其事者无有隱而不彰易則事雖肆而其理未嘗不隱也貳疑也報猶應也失得之報吉凶之應也因民之疑貳而決其疑以濟其所行有以明著其吉凶之應也　雙湖先生曰此一節上

六句皆是抑揚説易書所載名雖小而類則大旨雖遠而辭則文言雖曲而理則中事雖肆而理則隱正亂書直而温寛而栗等語同意凡此者无非因民心之疑貳而欲濟其所行以易而明示其失得之報故然也遠深遠文文章曲偏曲朱子釋中庸致曲亦謂偏曲失得謂吉凶也此章專論乾坤為易之門六十四卦之所從出乃易之關鍵也其究則无非所以斷民疑明吉凶之報耳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集解　朱子曰夏商之末易道中微文王拘於羑里而繫彖辭易道復興

附録　程子語如言仁者不憂又却言作易者其有憂患須要知用處各別也天下只有一箇憂字一箇患字既有此二字聖人安得无之　安節

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德之脩也益德之裕也困德

之辯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呂音訓柄陸兵病反脩陸氏曰如字馬作脩辯陸氏曰如字王肅卜勉反

集解朱子曰履禮也上天下澤定分不易必謹乎此然後其德有以為基而立也謙者自卑而尊人又為禮者之所當執持而不可失者也九卦皆反身修德以處憂患之事也而有序焉基所以立柄所以持復者心不外而善端存恆者守不變而常且久懲忿窒慾以修身遷善改過以長善困以自驗其力井以不變其所然後能巽順於理以制事變也

附錄朱子語履德之基只是要以踐履為本謙德之柄只是要謙退若處患難而矯亢自高取禍必矣復德之本如孟子所謂自反困德之辯其處困而通則可以辨其是困而不通則可以辨其非損是懲忿窒欲益是修德益令廣大巽德之制巽以行權巽只是低心下意要制事須是將心入那事裏去順他道理方能制事方能行權若心麤只從事皮上綽過如此權便

錯了巽伏也入也學蒙問井德之地曰井有本故澤及於物而井未嘗動故曰居其所而遷如人有德而後能施以及人然其德性未嘗動也井以辨義如人有德其施而見於物自有斟酌裁度銖井居其所而遷又云井德之地也蓋井有定體不動然水流出去而不窮猶人心有守不動而應變於外則不窮也德之地地是那不動地頭學蒙問巽何以為德之制曰巽為資斧所以多作斷制之義蓋巽之義非順字所能盡順而能入之謂巽一陰入在二陽之下是入細直徹到底不只到皮子上者如此方斷得殺若不見得盡如何可以行權必大

纂註程氏曰履德之基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古者名臣威烈暴炙在人耳目者未嘗不始於近而後寖以光懿　徐氏曰履踐也基猶基址禮界如地人之踐履一循乎禮是從實地上立步步步皆實則德有其基自下積累而上故曰德之基復為反善之義人非聖人不能不流於惡能於念慮之萌人所不知己所獨知之

處審其幾而復於善焉是德有其本也人處困窮出處語默之間取予辭受之際最可觀德當義則為君子遑理則為小人明辨於私所以自驗其所守也　雙湖先生曰此初陳九卦之德雖未說到聖人用易處然以文王之聖之德純亦不已其於九卦之德固自統會於其心也久矣

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辯於物恒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

呂音訓厭陸於豔反易陸以豉反長陸丁丈反稱陸尺證反又尺升反

集解　朱子曰此如書之九德禮非強世然事皆至極謙以自卑而尊且光復陽微而不亂於羣陰恒處雜而常德不厭損欲先難習熟則易益但充長而不造作困身困而道亨井不動而及物巽稱物之宜而潛隱不露

附録　程子語益長裕而不設謂固有此理而就上充

長之說是撰造也撰造則為偽也語錄

朱子語履之為卦君臣上下各履其位而得其和者也和則疑於平易而非極至之義然各得其所而不亂是乃所以為至也又曰履和而至以下皆是反說謙尊而光若秦人尊君卑臣則雖尊而不光故謙則尊而又光復是一陽生於羣陰之下如幽暗中一點白便是小而辨也復雖一陽生然而與眾陰却不相亂人之善端方萌雖小然而眾惡却遏他不得學蒙損先難而後易不探虎穴不得虎子須是捨身入裏而去如搏寇讎方得之若輕可地說得不濟事顯子如子產為政鄭人歌之曰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人復歌而頌之蓋事之初在我亦有所勉強在人亦有所難堪久之當事理順人心這裏方易便如利者義之和一般義是一箇制斷物事恰似不和久之事得其宜乃所以為利如萬物到秋許多嚴凝肅殺之氣似可畏然萬物到這裏若不得此氣收斂凝結許多生意又無所成就其難者乃所以為易也益

長裕而不設長裕只是一事但充長自家物事教寬裕而已困窮而通此因困卦說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蓋此是致命遂志之時所以困彖曰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蓋取困而能說也井居其所而遷井是撥不動之物然其水却流行出去利物 僩 繫辭既說井以辨義又說井居其所而遷井是不可動物事水却可隨所汲而往如道之正體却一定於此而隨事制宜自莫不當所以說井以辨義又云井居其所而遷 賀孫

巽稱而隱巽是箇卑巽底物事如兌見而巽伏也自是箇隱伏底物事蓋巽一陰在下二陽在上陰初生時已自稱量得箇道理了不待顯而後見如事到面前自家便有一箇道理處置它不待發露出來又曰稱而隱是巽順恰好底道理有隱而不能稱量者有能稱量而不能隱隱伏至露形迹者皆非巽之道也巽德之制也巽以行權都是此意 僩 陳才卿問隱字何訓曰隱不見如風之動物无物不入但見其動而不見其形權之為

用亦猶是也僩巽稱而隱以行權䙡之則稱字宜音去聲為稱物之義某前以為稱揚之說錯了學蒙

纂註徐氏曰設施為也自然充長不待施為以求其益也益之道當使其涵養從容自然有得不可萌欲速助長之心設謂有所安排布置要如何也真氏曰懲損先難而後易蓋忿心易發難制欲心易開難塞故其始也懲之塞之為甚難然天理既明人欲自熄其為力又有所不難者故曰後易益長裕而不設蓋主利物而言長裕者謂充廣吾寬裕之德則其利益自然及物不待安排做作也故曰不設

蔡氏曰和則不能必至而履之和則能至尊者不能必光而謙之尊則能光微昧者不辨於物而復之小則能辨雜者人厭之而恒之雜則不厭難者不易而損之先難則能通遷謂養物不窮也居其所則不遷而井之居則能遷稱輕重等也稱則形著而巽之稱則能隱此如書之九德蓋兼體用而言也

雙湖胡先生曰此再陳九卦之材亦未說到聖人用易

處然聖人既有九卦之德亦必有九卦之材其和而至稱而隱因其餘事矣

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辯義巽以行權

呂音訓和行陸下孟反遠陸于萬反

集解

朱子曰寡怨謂少所怨尤辨義謂安而能慮此第七章三陳九卦以明處憂患之道

附錄

程子語巽以行權義理所順處所以行權 光庭

朱子語禮主卑下履也是那踐履處所行若不由履自是乖戾所以曰履以和行謙又更卑下所以節制乎禮又曰禮是自家恁地卑下謙是應物而言學蒙困以寡怨是得其處困之道故无所怨於天无所尤於人若不得其道則有所怨尤矣 僩 井以辨義謂安而能慮蓋守得自家心先定方能辨事之是非若自家心先不定事到面前安能辨其義耶 僩 問井以辨義是大小多寡所施各當如上文居其所而遷是否曰

然 必大

巽以行權允見而巽伏權是隱然做底物事若顯然地做却不成行權 淵

鄭仲履問巽以行權恐是神道曰不須如此說巽只柔順低心下意底意義人至行權處不少巽順如何行得 義剛

權是見得道理精熟後於物之精微委曲處无處不入但見其動而不見其形權之用亦猶是也 銖

問巽有優游巽入之義權是仁精義熟於事能優游以入之意曰是又曰巽是入細底意這說在九卦之後是這八卦是了方可以行權 學蒙

鄭仲履問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如何只取九卦先生云聖人論處憂患偶然說此九卦耳天下道理只在聖人口頭開口便是道理偶說此九卦意思自足若更添一卦也不妨更不說一卦也不妨只就此九卦中亦自儘有道理且易中儘有處憂患底卦非謂九卦之外皆非所以處憂患也若以困為處憂患底卦則屯蹇非處憂患而何觀聖人之經正不當如此後世拘於象數之學乃以為九陽數聖人之舉九卦蓋合此數也尤泥而不

通矣易之為書如行雲流水本无定相確定他說不得（蓋卿 顯子）三陳九卦初无它意觀上面其有憂患一句便見得是聖人說處憂患之道聖人去這裏偶然看得這幾卦有這箇道理所以就這箇說去若論到底如睽蹇皆是憂禍患底事何故却不說聖人視易如雲行水流初无定相不可確定也（淵）

纂註 鄱子曰人道不能无怨故言寡怨所謂怨是用布是也 柴氏曰道始於踐履而終以知權故孔子以可與權為學之至 雙湖先生曰三陳九卦自有次第第一節論九卦之德第二節論九卦之材第三節方論聖人用九卦以處憂患之道故皆以以字明之亦如六十四卦大象必首一以字以明用易也然文王之聖心與易會居平時處憂患无一非易況演易羑里即是易豈待逐卦而以之乎夫子亦姑論其處憂患之道以其近似者言之而為萬世學易者法耳膠焉非易又曰九卦於三畫八卦內七卦有取獨无取於離以為聖人晦明之意然有互體離

在焉實未嘗不明也 真氏曰凡卦之義更當各就全卦反復觀之以求其所謂處憂患者庶乎得之又此章之下云易之為書也不可遠云云又明於憂患與故則易之一書无非明於憂患又不特九卦為然也

易之為書也不可遠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

呂音訓遠陸氏曰馬王韓袁萬反師如字 上陸時掌反

集解 朱子曰遠猶忘也周流六虛謂陰陽流行於卦之六位

附録 朱子語謂易之所言无非天地自然之理人生日用之所不能須臾離者故曰不可遠曰是學蒙易不可為典要易不是確定硬本子揚雄太玄却是可為典要它排定三百五十四贊當晝三百五十四贊當夜晝底吉夜底凶吉之中又自分輕重凶之中又自分輕重易却不然有陽居陽爻而吉底又有凶底有陰居陰爻而吉底

人有凶底有有應而吉底有有應而凶底是不可為典要之書這箇是有許多變所以如此 淵大傳說上下无常唯變所適便見得易人人可用不是死法雖道是二五是中却其間有位二五而不吉者有當位而吉亦有當位而不吉者若揚雄太玄皆排定了第幾爻吉第幾爻凶此便是死法 賀孫 纂註 張子曰心不存之是遠也不觀其書亦是遠也 蔡氏曰屢遷謂為道變通而不滯乎物自易之為書至屢遷此總言為書為道以起下文之意也自變動不居至唯變所適言易道之屢遷也不居猶不止位未有爻曰虛卦雖六位而剛柔爻晝往來如寄非實有也故以虛言或自上而降或由下而升上下无常也柔來文剛分剛上而文柔剛柔相易也典常也要約也其屢變无常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而已 朱氏曰位謂之虛者虛其位以待變動也故太玄九位亦曰九虛

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 集解 朱子曰此句未詳疑有脫

誤

附録 朱子語問外内使知懼據文勢合作使内外知懼始得曰是如此不知這兩句是如何上下文意都不相屬硬解也解得但不曉其意是說甚底學蒙

纂註 司馬公曰自内適外為出自外來内為入易出入六爻為今内外之法度 朱氏曰出入者以卦内外體言出者自内之外往也入者自外之内來也以是觀消息虛盈之變出處進退之理使知戒懼當出而入當入而出其患一也

又明於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

集解 朱子曰雖无師保而常若父母臨之戒懼之至

附録 朱子語使知懼便是使人有戒懼之意易中說如此則吉如此則凶是也既知懼則雖无師保一似臨父母相似常恁地戒懼淵

纂註 朱氏曰又此書明於已之所當憂患與所以致憂患之故无有師保教訓而嚴憚之明失得之報也有如父母親臨而愛敬之見聖人之情也 南軒張氏曰師者教之道保者輔其躬 蔡氏曰

雖无師保如臨父母易書可親如此信乎不可遠也

余氏曰上繫雖言與民同患而必以洗心先之又發造化不與聖人同憂之意下繫則多言憂患矣

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呂音訓揆陸氏曰葵癸反度也方陸氏曰馬云方道也

集解

朱子曰方道也始由辭以度其理則見其有典常矣然神而明之則存乎其人也　此第八章

附錄

朱子語既有典常是一定了占得他這爻了吉凶自定這便是有典常淵上文說不可為典要下文又說既有典常這都不可曉常猶言常理學蒙

纂註

胡氏曰方道也人能初率循大易之辭則可以揆度夫大易之道

淩氏曰率其辭之所指而揆其方之所向則其道雖不可為典要而其書則有典可循有常可蹈也然非得其人亦何以行之哉　雙湖先生曰此章專論玩辭觀變為學易之事而深有望於其人也書者卦爻之辭也道

之屢遷者卦爻之變也此二句一章綱領變動不居以下言其變也明於憂患以下言其辭也自其變觀之則九六之爻周流於虛位之間或上或下而无常皆一剛一柔之相易不可為典要而惟變所適然其剛柔之或上而出於外也既足為斯人之法度使知懼於外其剛柔之或下而入於内也亦足為斯人之法度使知懼於内豈使變之云乎自其辭觀之則明憂患而如父母之臨率辭揆方而有典常之可法而後總之以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則玩辭觀變之學誠有望於其人也聖人之意可見矣

易之為書也原始要終以為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呂音訓要陸一遥反下同

集解朱子曰質謂卦體卦必舉其始終而後成體爻則唯其時物而已

纂註錢氏藻曰六爻相雜唯其時之不同而其事物亦異如乾之取龍一物也或潛或見或躍或飛之不同者時也如漸之取鴻亦一物也而于干于磐

于陸于木之不同者亦時也　徐氏曰此總言聖人作易所以立卦生爻之義下文又遂爻分説而申明之也質謂卦體時謂六位之時物謂陰陽二物也原其事之始要其事之終以為一卦之體質卦有六爻剛柔錯雜之隨其時辨其物言卦雖有全體而爻亦无定用也

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

初辭擬之卒成之終 呂音訓易陸以豉反 **集解** 朱子曰此言初上二爻 **纂註** 蔡氏曰初爻者卦之本本則其質未明故難知上爻者卦之末末則其質已著故易知難知則所繫之辭必擬議而後得易知但卒其卦之辭而成其卦之終也

若夫雜物撰德辯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 呂音訓撰陸氏曰鄭作筭云數也 **集解** 朱子曰此謂卦中四爻 **附録** 朱子語問雜物撰德云云曰這様處曉不得常疑有闕文先儒解此多以為互體如屯震下坎上就中間

四爻觀之自二至四則為坤自三至五則為艮故曰非其中爻不備互體說漢儒多用之左傳中一處說占得觀卦處亦舉得分明看來此說亦不可廢學蒙問易中互體之說或以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此是說互體曰今人言互體皆以此為說但亦有取不得處如頤大過之類是也王輔嗣又言納甲飛伏尤更難理此等不必深泥董其初難知至非其中爻不備若解也硬解了但都曉他意不得這下面却說一箇噫字都不成文章不知是如何學蒙

纂註

潘氏夢旂曰雜物者剛柔相雜而有等也撰德者撰述之也物之所以相雜者撰其德而已物之相雜也正則德之所撰者吉物之相雜也不正則德之所撰者凶然而不言吉凶而曰辨是與非則吉凶可知矣　洪氏曰中爻者謂二三四與三四五也如坤坎為師而六三六五之爻曰長子帥師以正應九二而言蓋指二至四為震也坤艮為謙而初六之爻曰用涉大川蓋自二而上則六二九三六四

為坎也雙湖先生曰物謂內外卦陰陽二物雜謂自其中四爻雜而互之又自成兩卦之德也故謂之撰是非者當位不當位中不中正不正也內外卦既足以示人矣復自互體而辨之則是是非非於是乎益可見爲

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

呂音訓噫陸氏曰於其反王肅於力反辭也馬同要陸氏曰一妙反絕句又一遙反則句至吉凶居陸氏曰馬如字處也鄭王肅作其辭知者陸音智彖辭陸氏曰吐貫反馬云彖辭卦辭也鄭云爻辭也思陸息吏反

集解朱子曰彖統論一卦六爻之體

纂註朱氏曰噫重卦六爻之意亦要諸吉凶存亡之辭而已有同位而異物同物而異象同象而異辭要諸辭則四者不同居然易見可指掌而知矣六爻變動相錯而有吉凶存亡者也彖辭者合內外二體以一爻相變而有者也知者明於理則觀諸彖辭而爻義已知其過半矣

耿氏曰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大致所歸不出乎存亡吉凶而已所以觀是非之要在要存亡吉凶所以觀存亡吉凶之要在觀彖辭而已 龔氏曰以彖為要知者觀之无待於爻蓋所要愈約所知愈易中爻者六爻之要而彖者又一卦之要也

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為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

集解 朱子曰此以下論中爻同功謂皆陰位異位謂遠近不同四近君故多懼柔不利遠而二多譽者以其柔中也

附錄 朱子語問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近君則當柔和遠去則當有強毅剛正之象始得此二之所以不利然而居中所以无咎曰也是恁地說又曰其要无咎若作去聲則是要約之義若作平聲則是要其歸之之意又曰要去聲是要恁地要平聲是這裏取那裏意思又曰其只欲无咎易說

纂註 郭氏京曰

誤云懼近也今本誤以近也字為正文近字上仍脫懼字　許氏曰二與四皆陰位也四雖得正而猶有不中之累況不得其正者乎二雖不正猶有得中之美況正而得中者乎四近君之臣也二遠君之臣也其勢又不同此二之所以多譽四之所以多懼也

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邪　呂音訓勝陸升證反一音升

集解

朱子曰三五同陽位而貴賤不同然以柔居之則危唯剛則能勝之　此第九章

附錄

朱子語二與四同功三與五同功却說得好但利不利遠者也曉不得　易說

纂註

潘氏夢旂曰三與五功同乎陽而位有貴賤之異三以臣之賤而居下卦之上故多凶五以君之貴而居上體之中故多功然五君位也柔居之則危剛居之則能勝其事故六居五多危九居五多吉也

許氏曰上卦之中乃人君之位也一爻之德莫精於

此在乾則剛健而斷在坤則重厚而順未或有先之者至於坎險之孚誠離麗之文明巽順於理艮篤於實皆能首出乎庶物不問何時克濟人事傳謂五多功者此也獨震忌强輔兑比小人於君道為未善觀其戒之之辭則可知　雙湖先生曰案此章專論爻直以示人首論六爻之始終次論爻之初上又次論中四爻因及彖辭末則申論中四爻分二四三五陰陽而論以見遠近貴賤安危之不同而剛柔之用亦異其致意在中四爻而四爻之中所主又在二五居二體之中也

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

集解　朱子曰三畫已具三才重之故六而以上二爻為天中二爻為人下二爻為地

附録

程子語唯人氣最清可以輔相裁成天地設位聖人成能直行乎天地之中所以為三才天地本一物地亦天

也只是人為天地心是心之動則分了天為上地為下兼三才而兩之故六也大臨

纂註 朱氏曰天地人三者一物而兩體陰陽也而謂之天剛柔也而謂之地仁義也而謂之人故曰三才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兼之者天之道兼陰與陽也地之道兼柔與剛也人之道兼仁與義也六者非它即三才之道也是故三畫有重卦六即三三即一也 楊氏萬里曰重卦之後則兼三才而兩兩之是一三才為兩三才也合為一卦則陰或居上安知地之不為天陽或居下安知天之不為地五為君則天道為人道矣二為臣則地道為人道矣

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

集解 朱子曰道有變動謂卦之一體等謂遠近貴賤之差相雜謂剛柔之位相間不當謂爻不當位

此第十章

附錄 朱子語問道有變動云故曰文曰道有變動不是指那陰陽老少之

變是說卦中變動如乾卦六晝初潛二見三惕四躍這箇便是有變動所以謂之爻爻中自有等差或高或低或遠或近或貴或賤皆謂之等易中便可見如說遠近相取而悔吝生近而不相得則凶二與四同功而異位二多譽四多懼近也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又曰列貴賤者存乎位皆是等也物者想見古人占卦必有箇物事名為物而今亡矣這箇物是那别貴賤辨尊卑底物相雜故曰文如有君人有臣便為君臣之文是兩物相對待在這裏故有文若相離去不相干便不成文矣卦中有陰爻又有陽爻相間錯則為文若有陰无陽有陽无陰如何得有文學蒙

纂註

徐氏曰卦之全體三才之道也道則變動不居如潛見躍飛之類皆道之變動而謂之爻爻也者效天下之動也或剛或柔而小大有等故謂之物物即陰陽二物也一不獨立二則為文陰陽兩物交相錯雜故謂之文陽居陽位陰居陰位當也陽居陰位陰居陽位不

當也吉凶由是而生則可以觀變玩占而見其文之者矣　雙湖先生曰此章論易不徒爻畫有天地人之道具焉惟其有是道所以變動不居即其為道也屢遷之義使徒有是爻而非有道寓於其間則亦何變動之有若物相雜則是因六爻中陰陽二物自相雜居而成文以生吉凶而為人事失得之象耳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呂音訓紂陸直久反　易者陸以豉反

集解　朱子曰危懼故得平安慢易則必傾覆易之道也　此第十一章

附錄　朱子語其辭危是有危懼之意故危懼者使之平安慢易者使之傾覆易之書於萬物之理无所不具故曰百物不廢學案

纂註

柴氏曰非末世則情偽不如是之滋熾也非盛德則易道无自而傳也末世紂之事也盛德文王之事也文王之心憂患天下後世故其辭危懼此因文王危辭而論易道能使如此豈易使之邪殖有禮覆昏暴天之道也

徐氏曰知易之道而有所恐懼可使安平也不由其道而有所慢易必至傾覆也故曰危者使平易者使傾然非有使之也天之生物必因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亦自然之理也　南軒張氏曰文王因羑里以小心翼翼而遵夫易故危者使平也紂貴為天子以殺戮无辜而悖於易故易者使傾也　蔡氏曰易之道大百物皆不能廢也懼則憂危之謂苟能懼以終而猶始焉則要其終而无咎矣　楊氏萬里曰前言易興於中古作於憂患仲尼之意已屬之文王矣以為未足也此章又明言易興於殷之末世周之盛德猶以為未足也又指而名之曰當文王與紂之事則无復秋毫隱情矣嗟夫千載之屈有幸進一朝之伸一家之私有不沒

天下之公文王无遇於紂而有遇於仲尼其千載之屈一朝之伸與紂殷王也仲尼殷後也而仲尼貶殷為末世聽周為戚德指紂之名而不諱稱文王之王而不抑其不以一家之私沒天下之公與大哉文王之聖與大哉仲尼之公與 雙湖先生曰夫子原易之作明指伏羲原易之興明指文王曰畫卦因重辭危可謂萬世之日月獨少一言以及周公之文卒不免後世紛紛之疑難惜哉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

呂音訓行陸下孟反易陸以豉反阻陸莊呂反 **集解** 朱子曰至健則所行无難故易至順則所行不煩故簡然其於事皆有以知其難而不敢易以處之也是以其有憂患則健者如自高臨下而知其險順者如自下趨上而知其阻蓋雖易而能知險則不陷於險矣既簡而又知阻則不困於阻矣所以能危能懼而无易者之

傾也

附録

朱子語乾天下之至健更着思量看來聖人无冒險之事須是知險便不進向前去又曰他只是不直擴何前自別有一箇路去如舜知子之不肖則以天下授禹相似（賀孫）乾健而以易臨下故知下之險險底意思在下坤順而以簡承上故知上之阻阻是自家低他却高底意思自上面下來到那去不得處便是險自下而上上到那去不得處便是阻（淵）自山下上山為阻故指坤而言自山上觀山下為險故指乾而言因登山而明險阻之義（淵）做乾雖至健知得險了却不下去坤雖至順知得阻了便不上去以人事言之若健了一向進去做甚收殺（焯）問乾至健也至恒簡以知阻見得乾是至健不息之物經歷艱險處多雖有險處皆不足為他之病足以進之而无難底意思否曰不然舊亦嘗如此說覺得終是硬說易之書本意不如此正要人知險而不進不說是我至健了凡有險阻只恁冒進而无難如此大非聖人作易之意觀其上文云易之興也

其於中古乎至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看它此語是什麽恐懼危險不敢輕進之意乾之道便是如此此卦中皆然所以多說見險而能止如需卦之類可見易之道正是要人知進退存亡之道若是冒險前進必陷於險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豈乾之道耶惟其至健而知險故止於險而不陷於險也又曰此是就人事上說險與阻不同險是自上視下見下之險故不敢行阻是自下觀上為上所阻故不敢進又曰易之為書大槩要人謹密戒懼以免患難若恃其至健而不恤險難豈易之道耶周僩問夫乾至知阻曰此段專是以憂患之際而言且如健當憂患之際則知險之不可乘順當憂患之際便知阻之不可越信都是當憂患之際處憂患之道當如此因憂患方生那知險知阻皆只就健順上有便不相似如上下文說危者使平易者使傾能說諸心能研諸慮皆因憂患說大要乾坤只是循理而已他若知得前有險之不可乘而不去則不陷於險知得

前有阻之不可冒而不去則不困於阻若人不循理以私意行乎其間其過剛者雖知險之不可乘却硬要乘則陷於險矣雖知阻之不可越却硬要越則困於阻矣只是順理便无事又問在人固是如此以天地言之則如何曰在天地自是无險阻這只是大綱説簡乾坤底意思是如此又曰順自是畏謹底其不越夫險如健却疑其不畏險然却知險而不去蓋他當憂患之際故也又問簡易曰若長是易時更有甚麽險他便不知險矣若長是簡時更有甚麽阻他便不知阻矣只是當憂患之際方見得（同上）

纂註　南軒張氏曰健者疑若不知險也今乾至健而德行恒易故知險而不為險所陷順者疑若不知阻也今坤至順而德行恒簡而不為阻所拒　朱氏曰上繫言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下繫終之以易簡而知險阻故曰殊塗而同歸一致而百慮

能説諸心能研諸侯之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

者呂音訓說陸音悅諸侯之慮鼂氏曰王昭素云剩侯之二字必是王輔嗣以後韓康伯以前錯溫公曰王輔嗣略例曰能研諸慮則侯之衍字也說之案虞翻亦作諸侯則其謬已久矣亹亹陸氏曰亡偉反鄭云沒沒也王肅云勉也

集解朱子曰侯之二字衍說諸心者心與理會也研諸慮者理因慮審乾之事也研諸慮坤之事也

附録朱子語說諸心只是見過了便說這箇屬陽研諸慮是研窮到底似那安而能慮直是子細了這箇屬陰淵能說諸心乾也能研諸慮坤也說諸心有自然底意思故屬陽研諸慮有作為底意思故屬陰定吉凶乾也成亹亹坤也事之未定者屬乎陽定吉凶所以為乾事之已為者屬乎陰成亹亹者所以為坤大抵言語兩端處皆有陰陽如開物成務開物是陽成務是陰如致知力行致知是陽力行是陰周子之書屢發此意推之可見賀且以做事言之吉凶未定時人自意思懶散不肯做

去吉凶定了他自勉勉做將去所以屬陰大率陽是輕清底物事之輕清底屬陽陰是重濁底物事之重濁底屬陰 淵 能說諸心能研諸慮方始能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凡事見得通透了自是懽悅既說諸心是都理會得了於事上更審一番便是研諸慮研是更去研磨他定天下之吉凶是割判得這事成天下之亹亹是做得事業學崇

纂註 項氏曰惟乾坤知之明故能道占者之心使之說能因占者之慮為之研說心故能定其吉凶研慮故能成其亹亹 朱氏曰易簡也故能說諸心知險阻也故能研諸慮易簡者我心之所固有反而得之能无說乎以我所有慮其不然反覆不捨能无研乎天下之吉凶藏於无形至難定也天下之亹亹來而不已至難成也定之成之者易簡而已

是故變化云為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

集解 朱子曰變化云為故象事可以知器吉事有祥故占事可以知

來

附録朱子語問變化云為主於人而言否曰變化者陰陽之所為云為者人事之所作上兩句只說理如此下兩句是人就理上知得在陰陽則為變化在人事則為云為吉事自有祥兆惟其理如此故於變化云為則象之而知已有之器於吉事有祥則占之而知未然之事也問器字則是凡於有形之實事者皆為器否先生云易中器字是恁地說又曰變化云為是明吉事有祥是幽象事知器是人事占事知來是蓍象事知器是人做這事去占事知來是它方有禎祥見乎蓍龜之類吉事有凶事亦有淵問易書中有許多變化云為又吉事皆有休祥之應所以象事者於此而知器占事者於此而知來曰是易說

纂註余氏曰變化云為吉事有祥不假象占者也象事知器占事知來求諸象占者也不假象占百姓之所以與能也項氏曰云為即言動也人之言動即易之變化也故曰變化云為此四句即上繫之四道也變化云為即尚其辭尚其變

也象事占事即尚其象尚其占也精於變化云為則知動之微見吉之先有擬議之功无諂瀆之禍故曰吉事有祥此以辭與變體之於身也精於觀象可知制器之理如十三卦是也精於占卜可知方來之事如遂知來物是也此以占與象措於事也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集解　朱子曰天地設位而聖人作易以成其功於是人謀鬼謀雖百姓之愚皆得以與其能

附錄　朱子語天地設位四句說天人合處天地設位使聖人成其功能人謀鬼謀則雖百姓亦可以與其能成能與能雖大小不同然亦是小小底造化之功用然百姓與能却須因蓍龜而方知得人謀鬼謀與洪範之謀及乃心謀及卜筮謀及卿士謀及庶人相似淵　百姓與能它无知因卜筮便會做得事便是與能學蒙

纂註　南軒張氏曰天能天而不能地地能地而不能天所惟聖人成其能其能可謂大矣然又且明謀之人幽

謀之鬼神不自認以為能故百姓莫不歸美以與其能矣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集解朱子曰象謂卦畫爻彖謂卦爻辭附録朱子語八卦以象告以後說得叢雜不知如何學祟纂註張子曰八卦有體故象在其中錯綜為六十四卦爻彖所趨各異故曰情言南軒張氏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此八卦所以告人以象至於爻者變也彖者材也皆有辭者此聖人以情而言於人也剛柔雜居則交通以趨時而或失或得故吉凶見焉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呂音訓惡陸氏曰烏路反鄭烏洛反集解朱子曰不相得

謂相惡也凶害悔吝皆由此生

附錄

程子語易爻應則有時而應又遠近相取而悔吝生[粹]

朱子語問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如何先生云此疑是指占法而言想古人占法今不見得蓋遠而不相得則安能為害惟切近不相得則凶害便能相及也一箇凶人在五湖四海之外安能害自家若與之為鄰近則有害矣又問云此如今人占火珠林課底若是凶神動與世不相關不能為害惟是克世則方能為害否先生云恐是這樣意思[易說]

纂註

徐氏曰易道變動開物成物以利言也而卦爻之辭有吉有凶以其情之有所遷耳愛惡相攻如訟九四不克訟復即命以與四相愛也謙六五利用侵伐上六利用行師以與九三相愛也同人九三伏戎于莽惡九五也九五大師克相遇惡三四也遠近相取如姤九五以杞包瓜上九姤其角遠取初六也解六三負且乘近取二四也豫六三盱豫近取九四也情偽相感如中孚九二鳴鶴在陰以

情感乎五也也六四求婚媾往以情感乎初也蒙六三見金夫不有躬以偽感乎二也漸九三夫征不復婦孕不育以偽感乎四也凡此皆以情遷者也　項氏曰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此再言辭之諭人者殊也是故愛惡相攻以下皆言吉凶以情遷之事而以六爻之情與辭明之吉凶悔吝利害之三辭分出於相攻相取相感之三情而總屬於相近之一情此四相者爻之情也下六辭者爻之辭也　雙湖先生曰變動即上文爻有變動是已以利言者爻之變動本皆欲人趨吉避凶而歸於利耳然不免吉凶殊分者由情而遷也情有善有不善善則遷於吉不善則遷於凶至是不能皆歸於利矣是故以下愛惡遠近情偽所謂情也相攻相取相感遷之由也吉凶悔吝利害總名之曰吉凶也愛惡相攻因於遠近相取遠近相取因於情偽相感者情之始交利害之開端也相取者迹之已著悔吝之迹分也相攻則事之已極吉凶之不可移也此三言皆言吉凶以情遷

之事凡易之情以下獨舉近者總言之近而相取其情乃不相得此必其初之以偽感終至於惡而相攻是以凶耳既至於凶其於害悔吝可知矣即此一條備三者而明之大要欲人警省悔心生而吉利隨之終歸夫變動之利不隨於情遷之凶耳易之道固如此也

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集解　朱子曰卦爻之辭亦猶是也　此第十二章

附録　朱子語中心疑者其辭枝中心疑故不敢說殺其辭枝者如木之有枝開兩岐去董問八卦以象告至失其守者其辭屈竊疑自吉凶可見矣而上只是總說易書所載如此自變動以利言而下就人占時上說如何先生曰然

纂註　徐氏曰叛背叛也背叛正理其中有歉則發於言辭自然慚怍也枝如木之有枝開兩岐疑者可否未決則其

辭不直截或兩歧也誣善者謂謗善爲惡言語不實如物在水上浮游不定失其守者言見理不定无所操執其辭多屈而不伸也言心之聲由乎中而見乎外盂子詖淫邪遁一章意亦如此　項氏曰六辭之中吉一而躁叛疑誣失居其五叛非叛逆但背實棄信皆是也言與實相背故慚吉者靜躁者動叛者无信疑者不自信誣者敗人失守者自敗皆相反對也所謂其所依據只王失國故辭屈於晉夷之失對故辭屈於孟子皆失其所據也以類推之艮吉也震躁也兌叛也巽疑也坎善陷爲誣善離喜麗爲失守人情大約不出乎六者仁者喜默勇者詐能言者寡信善者少決智人多險丈上罕守剛柔之變其盡於此矣　巽與湖先生曰六辭與易誠不相關意者指尚占命筮之辭上傳曰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夫子於此又發其情以見命筮之際本諸中形諸外自有不可掩者神物之著顧不能前知吉凶以告之乎亦欲人謹其事而

重其筮也　余氏曰上繫以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為結下繫以諸辭之不同者為結義相發也吉人辭寡其默成之次歟

周易會通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周易會通卷十四

元 董眞卿 撰

說卦傳呂音訓說卦凡十八章自昔者聖人之作易也至以至於命為第一章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至故易六位而成章為第二章天地定位至是故易逆數也為第三章雷以動之至坤以藏之為第四章帝出乎震至成言乎艮為第五章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至既成萬物也為第六章乾健也至兌說也為第七章乾為馬至兌為羊為第八章乾為首至兌為口為第九章乾天也至故謂之少女為第十章乾為天至為木果為第十一章坤為地至為黑為第十二章震為雷至為蒼筤為第十三

章巽為木至為躁卦為第十四章坎為水至為堅多心為第十五章離為火至為科上槁為第十六章艮為山至為堅多節為第十七章兌為澤至為羊為第十八章並從唐孔氏

纂註

雙湖先生曰說卦首論幽贊於神明而生蓍立卦次及伏羲文王卦位不同次論八卦之象甚備其象多是夫子所自取不害同於先聖漢儒以來千五百餘年未能勘破此義以為夫子只是櫽括前聖所取之象求之於經又不同是以言象多牽合傅會而不得其說愚嘗謂數聖人取象各有不同故說卦言象求之於經不盡合蓋夫子自取之象為多不必盡同於先聖若分文王周公之易各自求之坦然明白矣此說自足以祛古今之惑又案漢上云秦漢之間易亡說卦孝宣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說卦至後漢荀爽集解又得八卦逸象三十有一東萊呂氏論云隋經籍志序云秦後惟失說卦三篇後河內女子得之今韓康伯說卦乃止一

篇而別出序卦雜卦愚謂隋志疑是蓋貲直所傳不及說卦以後而所謂三篇恐并序雜言也　愚案朱子只分為十一章不盡同於呂氏也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　呂音訓幽贊陸氏曰本或作讚子旦反幽深也贊明也蓍陸音尸說文云蒿屬生千歲三百莖易以為數天子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毛詩草木疏云似藾蕭青色科生得而蓍莖長丈其叢生滿百莖

集解　朱子曰幽贊神明猶言贊化育龜筴傳曰天下和平王道

附錄　程子語幽贊於神明而生蓍用蓍以求卦非謂有蓍而後畫卦光庭

朱子語能贊化育和氣充塞所以生出這物生蓍便是大衍之數五十如何恰限生出百莖物事教人做筮用到那參天兩地方是取數處淵　或曰生蓍本義引龜筴傳蓍生滿百莖為證其謂生字似只當與下面立

卦立字生爻生字同例看所謂生著者猶言立著而用之耳未知是否荅曰卦爻是人所畫著是天地所生不可作一例說無以立著而用之為生著亦不成文理　易說

纂註　張子曰方其將有謀也將有問焉命於著此所謂生著非謂在野而生著也事在未來之前吉凶在方冊之上著在手中卒歸一處一時合豈非幽贊於神明而得爾也　朱氏曰神明天地也聖人贊天地以立人道於是生著之法以起數其用起數一及其究也上下與天地同流而无迹故曰幽贊

參天兩地而倚數　呂音訓參陸七南反又音三倚陸氏曰於綺反馬云依也王肅其綺反立也蜀才作奇晁氏曰案奇古文

集解　朱子曰天圓地方圓者一而圍三三各一奇故參天而為三方者一而圍四四合二偶故兩地而為二數皆倚此而起故揲著三變之末其餘三奇則三三三而九三偶則三二而六兩二一三則為七兩三一二則為八

附錄　朱子語問參天兩地舊說

以為五生數中天參地兩不知其說如何曰如此卻只是三天二地不見參兩之意人曰這卻是積數不是倚數參天者參之以三兩地者兩之以二也以方圓而言參兩如天之圓徑一則以圓三而參之地之方徑一則以圓四兩兩之否曰是道夫天一而圍三地一而圍四然天全用而地半用如參天為三兩地為二也然參天兩地而倚數一箇天參之而為三一箇地兩之而為二三三為九三二為六兩其二一其三為七兩其三一其二為八二二老為陰陽二少為柔剛參不是三之數是元往參焉之參焉間參天兩地而倚數曰天圓得數之三地方得數之四一畫中有三畫三畫中三之則為九此天數也陽道常饒陰道常乏地之數不能為三止於兩而已三兩兩之為六故六為坤去偽參天兩地而倚數此在揲蓍上說參者元是箇三數底物事自家從而三之兩者元是箇兩數底物事自家從而兩之雖然卻只是說得箇三兩在未見得成何數倚數云者似把幾件

物事挨放這裏且如先得箇三再得箇三只成六又得箇三方成九若得箇二却成八恁地倚得數出來有人說參作三謂一三三五兩謂二四一三五同是天數二四同是地數然而這却是積數不是倚數　淵　一箇天參之則三一箇地兩之則二數便從此起此與大衍之數五十各自說一箇道理不須合來看然要合也合得一箇三一箇二成五五行之則成十便是五十　淵

纂註　張子曰地所以兩分剛柔男女而效之法也天所以參一太極兩儀而象之性也又曰兩不立則一不可見一不可見則兩之用息　潘氏夢旂曰蓍數卦爻易之蘊也道德性命易之妙也參天兩地謂五也數數者必以五雖窮乎十百千萬必以五數之所以倚數也

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　呂音訓觀變陸氏曰一本作觀變化揮陸氏曰音輝晁氏曰揚也王廙韓云散也

附錄　朱子語問觀變於陰陽而立卦觀變是就蓍數上觀

否曰恐只是就陰陽上觀未用說到蓍數處學蒙觀變於陰陽且統說道有幾畫陽幾畫陰成箇甚卦發揮剛柔却就七八九六上說初間做這箇卦時未曉得是變與不變及至發揮出剛柔了方知這老陰少陰那是老陽少陽淵分奇偶便是畫積畫便成卦卦中看畫便是爻學蒙問既有卦則有爻矣先有卦而後言爻何也曰自作易而言之則有爻而後有卦此却是以後人觀易而言方其立卦時只見是卦及細别之則有六爻問陰陽剛柔一也而别言之何也曰觀變於陰陽近於造化而言發揮剛柔近於人事而言且如泰卦以卦言之只見得小往大來陰陽消長之意爻裏面便有包荒之類道夫

纂註 蔡氏曰陰陽七八九六也觀七八九六之變則卦可得而立矣陰陽之變即可以為爻後言發揮剛柔而生爻者蓋未入用則謂之陰陽已入用則謂之剛柔也

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呂音

訓盡陸津忍反

集解　朱子曰和順從容无所乖逆統言之也理謂隨事得其條理析言之也窮天下之理盡人物之性而合於天道此聖人作易之極功也　此第一章

附錄　程子語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者體用也絢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義則是天道也易言理於義一也求是即為理義言理義不如且求是易曉求是之心俄項不可忘理於義此理云者猶人言語之間常所謂理者非同窮理之理凡觀書不可以相類而泥其義不爾則字相梗當觀其大勢上下如充實之美與詩之言美輕重不同猜義所務於窮理者非道須盡窮了天下萬物之理又不道是窮得一理便到只是要積累多後自然見去　大臨窮理盡性矣曰以至於命則全无着力處如成於樂樂則生矣之意同絢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三事一時並了元无次序不可將窮理作知之事若實窮得理即性命亦可了　大臨如言窮理以至於命以序言之不得不然其實只是窮理便是盡性至命

也惟窮理盡性至命一事也才窮理便盡性盡性便至命因指樹曰此木可以為柱理也其曲直者性也其所以曲直者命也理性命一而已時氏曰道理也性也命也三者未嘗有異窮理則盡性盡性則知天命矣天命猶天道也以其用言之則謂之命命者造化之謂也釋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只窮理便是至於命子厚亦是失於太快此義儘有次序須是窮是便能盡得已之性則推類又盡人之性既盡得人性須盡併萬物之性一齊盡得如此然後至於天道也其間煞有事豈有當下便理會了學者須是窮理為先如此則方覺有合言知命與至於命儘有遠近豈可以知便謂之至也精義理則須窮性則須盡命則不可言窮與盡只是至於命也隨渠昔常譬命是源窮理與盡性如穿渠引源然渠與源是兩物後來此議必改大臨 朱子語問和順道德而理於義是就聖人上說是就易上說曰是說易人間和順是聖人和順不曰是易之和順道德而理於義如吉

凶消長之道順而无逆是和順道德也理於義則又極其細而言隨事各得其宜之謂也和順道德如極高明理於義如道中庸學者和順道德而理於義是統說底窮理盡性至命是分說底上一句是離合言之下一句以淺深言之凡卦中所說莫非和順那道德不悖了他理於義是細分它逐事上各有箇義理和順字理字煞好看聖人這般改移不得潤和順道德是點化本原處理於義是應變合宜處物物皆有理須一一推窮性則是理之極處故云盡命則性之所自來處故云至皆許界窮理是理會得道理窮盡盡性是做到盡處如能事父然後盡仁之性能事君然後盡義之性問机窮理是知上說盡性是仁上說言能造其極也至於範圍天地是至命事言與造化一般又問窮理盡性至於命曰此本是就易上說易上盡具許多道理直是窮得物理盡得人性到得那天命所以通書說易者性命之原此只言作易者如此後來不合將做學者事看開窮理盡性

至命本是就易上說易上皆說物理便是窮理盡性即此便是至命也諸先生把來就人上說能窮理了方至於命聖人作易時固是具得許多道理人能體之而盡則便似那易它說那吉凶悔吝處莫非和順道德理於義窮理盡性之事這一句本是說易之書如此後人說去學問上却是借它底然這上也有這意思皆是自淺至深淳問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程張之說孰是曰各是一說程子皆以見言不如張子有作用窮理是知盡性是行覺程子是說得快了如為子知所以為孝為臣知所以為忠此窮理也為子能孝為臣能忠此盡性也能窮其理而充其性之所有方謂之盡以至於命是拖脚說得於天者蓋性是我之所至者命是天之所以與我者也昔嘗與人論舜事舜盡事親之道至天下之為父子者定知此者窮理者也能此者盡性者也必大

纂註 胡氏宏曰命有窮通性无加損盡其性則至於命

勉齋黄氏曰性命一也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性

命係於氣則天之所賦吾之所受者剛柔通塞受制於不齊性命純乎德則天所賦吾之所受者中正純粹皆原於固有之德窮理盡性則不但德勝其氣而已且將性命於天矣天德天理德以所得者而言理以本然者而言故性曰天德命曰天理亦一而已非二物也如此則氣之偏者變而正柔者變而强昏者變而明矣其不可變者死生壽夭有定數也　南軒張氏曰義在我也命在天也天下之人皆知義命則聖人之易不作矣惟夫不知義不知命此聖人不得已而生蓍倚數立卦生爻凡以為天下不知義命者設也　朱氏曰昔者聖人至倚數說策數也觀變於陰陽而立卦說揲蓍分卦也發揮於剛柔而生爻說爻有變動也和順至至於命說所繫爻彖之辭也　雙湖先生曰此章大抵論伏羲作易後欲教天下後世用易故示人以因蓍求卦之法无非欲使斯人安於義命之天而已聖人雖專指伏羲然文王周公繫辭初不出義命之教亦在其中矣　昔

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呂音訓迭陸田節反六位陸氏曰本又作六畫 集解 朱子曰兼三才而兩之總言六畫又細分之則陰陽之位間雜而成文章也 此第二章 附錄 程子語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一之此兩兩之不兩則无用綸有道者亦一作言自分明只作尋常本分事說了孟子言堯舜性之舜由仁義行豈不是尋常說話至於易只道箇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則和性字由字也不消道自已分明陰陽剛柔仁義只是一箇道理顏昔者聖人立人之道曰仁曰義中庸曰仁者人也

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唯能親親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唯能尊賢故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唯仁與義盡人之道則謂之聖人大隱仲尼言仁未嘗兼義於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孟子言仁必以義配蓋仁者體也義者用也知義之為用而不外焉者可與語道矣世之所論於義者多外之不然則混而无別非知仁義之說者也酢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據今日合人道廢則是今尚不廢者猶只是有那些秉彝卒珍滅不得以此思之天壤間可謂孤立其將誰告耶大臨

朱子語昔者聖人之作易將以順性命之理聖人作易只是要發揮性命之理模寫那箇物事下文所說陰陽剛柔仁義便是性中有這箇物事順性命之理只是要發揮性命之理 淵問立天之道曰陰陽道理也陰陽氣也何故以陰陽為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明道以為須著如此說然器亦道道亦器也道未嘗離乎器道只是器之理如這交椅是器可

坐便是交椅之理如這人身是器語言動作便是人之理理只在器上理與器未甞相離所以一陰一陽之謂道淳問陰陽以氣言剛柔則有形質可見矣仁與義則又合氣與形而理具焉然亦一而已矣蓋陰陽者陽中之陰陽剛柔者陰中之陰陽也仁義者陰陽合氣剛柔成質而是理始為人道之極也然仁為陽剛義為陰柔仁主發生義主收斂故其分屬如此或謂揚子雲說君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蓋取其相濟而相為用之意曰仁體剛而用柔義體柔而用剛殊陰陽柔剛仁義看來當曰義與仁當以仁對陽仁若不是陽剛如何做得許多造化義雖剛却主於收斂仁却主發舒這也是陽中之陰陰中之陽互藏其根之意且如今人用賞罰到賜與人自是無疑便做將去若是刑殺時便遲疑不肯果決做這見得陽舒陰斂仁屬陽義屬陰處淵仁禮屬陽義智屬陰衣機仲却說義是剛底物合屬陽仁是柔底物合屬陰殊不知舒暢發達便是那剛底意思收斂

藏縮便是那柔底意思它只念得於仁也柔於義也剛兩句便如此說殊不知正不如此又云以氣之呼吸言之則呼為陽吸為陰吸便是收斂底意鄉飲酒義云温厚之氣盛於東南此天地之仁氣也嚴凝之氣盛於西北此天地之氣氣也僩蓋嘗論之陽主進而陰主退陽主息而陰主消進而息者其氣強消而退者其氣弱此陰陽之所以為柔剛也陽剛温厚居東南主春夏而以作長為事陰柔嚴凝居西北主秋冬而以斂藏為事作長為生斂藏為殺此剛柔之所以為仁義也以此觀之則陰陽剛柔仁義之位豈不曉然而揚子雲之所謂於仁也柔於義也剛者乃自其用處之末流言之蓋亦所謂陽中之陰陰中之陽固不妨自為一義但不可以雜乎此而論之耳 荅袁樞 若揚子雲於仁也柔於義也剛又自是一義便是這箇物事不可以一定名之看它用處如何陰陽是陽中之陰陽剛柔是陰中之陰陽剛柔以質言是有箇物了見得是剛底柔底陰陽以氣言纔

子仁義禮知既知得界限分曉又須知四者之中仁義是箇對立底關鍵蓋仁仁也而禮則仁之著義義也而知則義之藏春夏秋冬雖為四時然春夏皆陽之屬也秋冬皆陰之屬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知天地之道不兩則不能以立故端雖有四而立之者則兩耳埴陰陽成象天道之所以立也剛柔成質地道之所以立也仁義成德人道之所以立也道一而已隨事著見故有三才之別於其中又各有體用之分焉其實則一太極也董陽也剛也仁也物之始也陰也柔也義也物之終也丞夫問仁如何比剛曰如春生則氣舒自是剛秋殺則氣收斂而漸衰自是柔佐立天之道曰陰與陽是以氣言立地之道曰柔與剛是以質言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以理言董兼三才而兩兩之初剛而二柔三仁而四義五陽而上陰兩之始言加一倍本是一箇各加一箇為兩顯子天下道理只是一箇包兩箇五行五箇便是十箇

甲乙便是兩箇木丙丁便是兩箇火戊己便是兩箇土金水亦然所謂兼三才而兩之便都是如此義剛問將以順性命之理而下言立天地人之道乃繼以兼三才而兩之此恐是言聖人作易之由如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始作八卦相似蓋聖人見得三才之理只是陰陽剛柔仁義故為兩儀四象八卦也只是這道理六畫而成卦也不知如何曰聖人見得天下只是這兩箇物事故作易只是模寫出這底問模寫出來便所謂性命之理性命之理便是陰陽剛柔仁義否曰便是順性命之理問兼三才如何分曰以一卦言之上兩畫是天中兩畫是人下兩畫是地初剛而二柔三仁而四義五陽而上陰兩卦各自看則上與三為天五與二為人四與初為地問以八卦言之則九三者天之陽六三者天之陰九二者人之仁六二者人之義初九者地之剛初六者地之柔不知是否曰恁地看也得如上便是天之陰三便是天之陽五便是人之仁二是人之義四是地之柔

初是地之剛 道夫問分陰分陽迭用剛柔陰陽剛柔只是一理兼而舉之否曰然道夫

纂註

張子曰易一物而合三才陰陽氣也而謂之天剛柔質也而謂之地仁義德也而謂之人又曰陰陽天道象之成也剛柔地道法之效也仁義人道性之立也又曰陰陽其氣剛柔其形仁義其性 游氏曰立天之道至仁與義夫道一而已其立於天下則有兩端故君子有剛克焉執其義之端也有柔克焉執其仁之端也執其兩端而用之以時中此九德之所以有常而三德所以用乂也 程氏珙曰範圍成化上下同流蓋原於至理之自然而然者也謂如天經星著天體之廣運而无外日月運行次之五緯旋次於內天道乾行生生化化此陰陽卦象之所以立也謂如地山岳峻峙原野坦夷河海汙下地道承天而時行此剛柔之所以立也謂如人天覆於上地載於下人生其間而父子君臣彝倫攸敘此人道之所以立也 勉齋黃氏曰天之道不外乎陰陽寒暑往來

之類是也地之道不外乎柔剛山川流峙之類是也人之道不外乎仁義事親從兄之類是也陰陽以氣言剛柔以質言仁義以理言雖若有所不同然仁者陽剛之理也義者陰柔之理也其實只一而已天地亦大矣人以藐然之身乃與天地並立而為三至其為道則又與天地混然而无間其可不知所自立哉非陽剛陰柔則雖天地不能以自立不仁不義則亦不可謂之人矣不謂之人則與禽獸奚異哉由仁義則與天地並立而无間由不仁不義則无以自别於禽獸學者其亦知所擇矣　雙湖先生曰易為斯人作也性命之理天所賦於人人所受於天之理也聖人將以順人心性命之理是以兼三而兩六畫成卦以立天地人之道三才之道雖有陰陽剛柔仁義之殊大抵以立人道仁義為主蓋人負陰陽之氣以有生肖剛柔之質以有形具仁義之理以成性莫不有三才之道焉仁義之道立即所以使之陰陽合德剛柔有體以順性命之理也故下文惟曰分

陰分陽迭用柔剛以成六位之章而不復言仁義者豈不以使斯人皆得以揲蓍求卦分陰陽用柔剛以斷吉凶而成亹亹則仁義之道固在其中矣上章由易說上人此章由人說上易倒上章文勢先說順人心性命之理而以將以是以之辭相為喚荅義則昭然況曰性命之理非指仁義之道而何畫則有九六之爻三才之爻各兩故至六畫而卦成位則初二三四五上分初三五為位之陽分二四上為位之陰陽為剛陰為柔一柔一剛迭用於一卦六位之間以相間錯而成文章伏羲畫六十四卦如此教人因蓍求卦之法其象亦如此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

音呂訓薄陸氏曰旁各反陸績云相附薄也馬鄭爾云薄入也射陸氏曰食亦反虞陸績董姚王肅音亦云厭也

集解朱子曰邵子曰此伏羲八卦之位乾南坤北離東坎西兌居東南震居東北巽居西南艮居西北於

是八卦相交而成六十四卦所謂先天之學也

附録

程子語易八卦之位元不曾有説先儒以為乾位西北坤位西南乾坤任六子而自處无為之地此大故无義理雷風山澤之類便是天地之用豈天地外别有六子如人生六子則有各任其事而父母自閒風雷之類於天地間如人身之有耳目手足便是人之用也豈可謂手足耳目皆用而身无為乎安節 朱子語問山澤通氣只為兩卦相對所以氣通曰澤氣升於山為雲為雨是山通澤之氣山之泉脈流為澤為泉為水是澤通山之氣是兩箇之氣相通道夫 山澤通氣水火不相射山澤一高一下而水脈相為灌輸也水火下然上沸而不相滅息也或曰射音亦與斁同言相為用而不相厭也僩問水火不相射或音石或音亦孰是曰音石水火與雷風山澤不相類本是相克底物事今却相應而不相害問若以不相厭射而言則與上文相類如何曰不相射乃下文不相悖之意不相悖乃不相害也水火本

相害之物便如未濟之水火亦是中間有物隔之若无物隔之則相害矣此乃以其不相害而明其相應也 道夫問八卦相錯曰乾坤自是箇不動底物事動是陰陽如一陰對一陽一陽對一陰六十四卦圓轉皆如此相錯 輝 先天圖更不可易以象言之天居上地居下艮為山故居西北兌為澤故居東南離為日故居于東坎為月故居于西震為雷居東北巽為風居西南

纂註 朱氏曰天地定位乾上坤下也山澤通氣艮兌三相易也雷風相薄震巽初相易也日月不相射坎離中相易也 柴氏曰不言八卦而言八物非物无以見相與變化之理

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呂音訓 數往陸色具反又色主反 逆數陸色主反

集解 朱氏曰起震而歷離兌以至於乾數已生之卦也自巽而歷坎艮以至於坤推未生之卦也易之生卦則以乾兌離震巽坎艮坤為次故皆逆數也 此第三章

附錄 朱子語數

往者順這一段是從卦氣上看來也是從卦畫生處看來淵

纂註

雙湖先生曰一逆一順此是從卦氣上看有逆无順此是從卦畫生處看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此兩句說先天圓圖且以卦畫初生之序而觀本自乾一兩兌二離三震四以至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今即圓圖左方之序而觀之則自震北當冬至子半離東當春分卯半乾南當夏至午半是順天而左旋皆已生之卦也所以數其生之已往者豈非順乎又即圓圖右方之序而觀之則自巽南當夏至午半坎西當秋分酉半坤北當冬至子半是逆天右轉皆未生之卦也所以知其生之方來者豈非逆乎是故易逆數也一句是說先天橫圖自太極生兩儀四象八卦以至六十四卦由乾一至坤八則皆以逆而數矣詳見前九圖內　南軒張氏曰易之於天下皆逆數而察其來故易逆數也逆如逆暑逆寒預為之主者也　丘氏曰易言藏往知來彰往察來又言數往知來則方來已往之事易皆有以知

之然往者已過而易知來者未形而難見易之占筮為知來設故曰易逆數也正如所謂占事知來所謂遂知來物所謂前民用皆逆數之謂也　尹氏曰易之道如日星但患於理未精失其幾會則暗於理者也未到泰之上六便知泰將及未到否之上九便知否欲傾此謂幾會易之為書要知測未萌事若已往事何用知之數亦不必逆籌筭蓋數者理也理有必然如政在大夫五世希不失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故也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呂音訓烜今本作烜陸氏曰況晚反京云乾也本又作暅徐古鄧反又香元反无烜字說陸音恍後皆同

集解

朱子曰此卦位相對與上章同　此第四章

附錄

程子語古言乾坤退處不用之地而用六子若人則便分君道无為臣道有為若太則誰與安排它如是須有

箇道理故如八卦之義須要玩索 大臨 朱子語雷以動之四句取象義多故以象言艮以止之四句取卦義多故以卦言又曰喚山以止之又不得只得云艮以止之後四卦不言象也只是偶然到後兩句說乾以君之坤以藏之卻恁說得好 並學蒙

纂註 蔡氏曰動則物萌散則物具二者言生物之功也潤則物滋烜則物舒二者言長物之功也止則物成說則物遂二者言收物之功也君則物有所歸藏則物有所息二者言藏物之功也又曰此章卦位相對與上章同而上章則言卦象自相為用此章則言八卦造物流行有生長收藏之事也 朱氏曰前說乾坤而至六子无形者聚而有形也 此說六子而歸乾坤有形者散而入於无形也終始循環不見首尾易之道也 潘氏夢旂曰上文先言乎天地之无為後言乎六子之相為用言天地之用六子也此章先言乎六子之職後言乎乾坤之道言六子非乾坤无以主之藏之 郭氏京曰乾以居之居字

誤作君字夫子於此一節明長
養萬物之功不及君臣之義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集

解朱子曰帝者天之主宰邵子曰此卦位乃文王所定所謂後天之學也　附錄朱子語問戰乎乾何也曰恐是箇肅殺收成底時節故曰戰乎乾　問勞乎坎恐是萬物有所歸有箇勞徠安定他之意　道夫問勞乎坎據下文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竊意勞字當作去聲讀未知是否荅云恐或如此然此一節多難曉處時舉勞乎坎是說萬物休息底意成言乎艮在東北是說萬物終始處　易說帝出乎震萬物發生便是它主宰從這裏出齊乎巽曉不得離中虛明可以為南方之卦坤安在西南不成西北无地西方肅殺之地如何云萬物之所說乾西北也不可曉如陰陽只在這裏相薄勞乎坎勞字去聲似乎慰勞之意言萬物皆歸藏于此

用慰勞他道夫

纂註 蔡氏曰帝者以主宰乎物為言也出者發露之謂震居東方於時為春齊者畢達之謂巽居東南於時為春夏之交也相見物形明盛皆相見也離居南方於時為夏致猶委也委役於萬物無不養也坤居西南於時為秋夏之交也說言者物形至此充足而說也兌居西南於時為秋戰者陽氣始萌陰凝而戰也乾居西北於時為秋冬之交也勞者陽方脫乎戰故勞坎居北方於時為冬成言者陽氣至此物之所成終而成始也艮居東北於時為冬春之交也 雙湖先生曰自巽至兌皆陰卦忽與乾遇陰疑於陽必戰故曰戰乎乾 楊氏時曰成言乎艮艮者萬物之所成終而成始也止於此矣復出乎震不終止也故艮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

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潔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

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呂音訓嚮陸許亮反治陸直吏反

集解 朱子曰上言帝此言萬物隨帝以出入也 此第五章所推卦位之說多未詳者

附録 程子語南北之位豈可不定下所以定南北者在坎離也坎離又不是人安排得來莫非自然也顧艮止也生也止則便生不止則不生此艮

終始萬物酢冬至一陽生每逢至後則倍寒何也陰陽消長之際无截然斷絶之理故相攙掩過如天將曉復至陰黒亦是理也大抵終始萬物莫盛乎艮此儘神妙須研窮此理　大臨　朱子語問何以謂之陰陽相薄曰乾陽也乃居西北故曰陰陽相薄恐是如此也見端的未得　艮者萬物之所以成終而成始也猶春冬之交故其位在東北　文王八卦不可曉處多如離南坎北離坎却不應在南北且做水火居南北兌也不屬金如今只是見它底慣了一似合當恁地相似　文王八卦坎艮震在東北離坤兌在西南所以分陰方陽方　文王八卦有些似京房卦氣不取卦畫只取卦名京房卦氣以復中孚屯為次復陽氣之始也中孚陽實在内而未發也屯始發而艱難也只取名義文王八卦配四方四時若卦畫則不可移換並華帝出乎震與萬物出乎震這兩段說文王卦問何以知為文王卦曰邵子之說如此問子細看此數段前兩段　第三第四章說伏羲

卦位後兩段自帝出乎震以下說文王卦位自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下有兩段共第六章前一段乃文王卦位後一段乃伏羲底恐夫子之意以為伏羲文王所定方位不同如此然生育萬物既如文王所次則其方位非如伏羲所定不能能變化既成萬物无伏羲底則做文王底不出竊恐文義如此說較分明曰如是則其歸却在伏羲上恁地說也好但後兩段第六章却除了乾坤何也答曰竊恐着一句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引起則乾坤在其中矣曰恐是如此答黄幹

纂註

柴氏曰此言八卦見於一歲之造化　蔡氏曰帝之出入不可見而為物者可見故又以物言焉氣无物不行物无氣不生然氣之生也有漸不能遽遍乎物自帝出乎震至成言乎艮一氣流行之漸生成之功也震巽離乾坎艮皆以方言兌以時言坤以地言所以然者夫子欲備三者之義互言之耳是雖有三又足以見其未嘗相離之義也　程氏曰言兌正秋則四時可推言坎正北

方則四方可推言坎者水也坤者地也則八物可推坤不言西南坤之用不止於西南也乾不言萬物陰陽不止於在物者也聖人於離有所取則它卦可以通其類焉　項氏曰兌為口舌艮有伏兌皆得用言字　徐氏曰坎離天地之大用也得乾坤之中氣故離火居南坎水居北也震動也物生之初也故居東兌說也物成之後也故居西此四者各居四位也震屬木巽亦屬木震陽木也巽陰木也故巽居東南巳之位也兌屬金乾亦屬金兌陰金也故居西北亥之方也坤艮皆土也坤陰土艮陽土坤居西南艮居東北者皆所以均旺乎四時也此四者分居四隅也後天八卦以震巽離坤兌乾坎艮為次者震巽屬木木生火故離次之離火生土故坤次之坤土生金故兌乾次之金生水故坎次之水非土亦不能以生木故艮次之水土又生木木又生火八卦之用五行之生循環无窮此所以為造化流行之序也

雙湖先生曰邵子以此兩段屬之文王八卦意其本

之文王卦辭坤卦西南得朋東北喪朋正北兩段之方位也蹇解卦辭亦然又當謂帝出乎震至成言乎艮八句疑是八卦圓圖之題目萬物出乎震以下皆是解說或如朱子論天一地二章未可知也　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橈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不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

呂音訓妙陸氏曰如字王肅作眇音妙董云眇成也晁氏曰眇古文妙字橈陸氏曰徐乃飽反王肅乃教反又呼勞反熯陸氏曰王肅呼但反火氣也徐作暵音漢云熱暵也晁氏曰說文作暵字乾也易燥萬物者莫暵乎

離火晁氏曰說文作離盛陸鄭又作成襄也水火不相逮今本作火火相逮陸氏曰鄭宋陸二王无不字逮音代一音大計反悖陸氏曰必内反逆也

集解

朱子曰此去乾坤而專言六子以見神之所為然其位序亦用上章之說未詳其義此章六章

附録

程子語神是極妙之語良佐天者理也神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帝者以主宰事而名絢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若上竿弄瓶至于斵輪誠至不可得而知上竿初習數尺而後至於百尺習化其髙划聖人誠至之事豈可得而知河南語録　朱子語水火不相逮又似與上面水火不相射同又似是伏羲卦易說問如雷風水火山澤自不可喚做神曰神者乃其所以動所以橈者是也荅云　幹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至既成萬物也本義云竊謂上言六子用文王八卦之位者以六子之主時成用而言故以四時為序而用文王後天之序下言六子用伏羲八卦之位者推六子之所以主時成用其言

故以陰陽交合為義而用伏羲八卦之序蓋陰陽各以其偶合而六子之用行所以能變化畫成萬物也文王八卦則兌震以長男而合少女艮巽長女而合少男皆非其偶故自動萬物者莫疾乎雷至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皆别言六子之用故以四時之次言之而用文王八卦之序下則推其所以成用於陰陽各得其偶故用伏羲八卦若上用伏羲卦次則四時失其序下用文王八卦則兌震艮巽皆非其偶矣伏羲卦序與今卦序不同不知孔子創為之而作序卦邪抑自文王周公繫辭之後已更伏羲之序如此而孔子特以序卦明義邪

林

纂註

朱氏曰上說天地定位六子致用此說六子合而為乾坤乾坤合而生神妙萬物而為言者物物自妙也鄭康成曰共成萬物不可得而分故合謂之神橫渠曰一則神兩則化妙萬物者一則神也　南軒張氏曰夫八卦各有所在也而神則无在而无不在八卦各有所為也而神則无為而无不為強名之曰神者

即其妙萬物而為言也　程氏曰始言六子之材各有所長終言六子之情各有所合　楊氏時曰前論震離坎兊艮巽之屬則兼乾坤而言之此不言乾坤而言六子者豈非乾坤其始任六子以成功及其終也六子成其功以歸於乾坤乾坤則有所不與乎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徐氏曰伏羲八卦方位主造化對待之體而言文王八卦方位主造化流行之用而言對待非流行則不能變化流行非對待則不能自行　項氏曰上陳八卦辨其分治之迹此引八物明其氣化之神惟艮獨不言山者崔景曰山於終始萬物之義不若艮字之明也不言乾坤者乾主變坤主化言變化則乾坤備矣此虞翻之說也又曰動撓燥説潤成皆據後天分治之序而相逮不相悖通氣變化復據先天相合之位者明五氣順布四季分王之時而无極之真二五之精所以妙合而凝者未始有戾於先天之事也苟无此章則文王為无體而伏羲為无用矣故讀易者於

此不可不深玩也相逮與不相射相薄與不相悖此皆互言之也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

集解 朱子曰此言八卦之性情

此第七章

附錄 朱子語八卦之性情謂之性者言其本性如此謂之情者言其發用亦如此如乾之健本性如此用時亦如此 淵 伏羲八卦只此數畫該盡天下萬物之理陽在下爲震震動也在上爲艮艮止也陽在下自動在上自止 廣

纂註 蔡氏曰乾純陽剛故健坤純陰柔故順震坎艮陽卦陽生乎二陰之下則剛而進故動在二陰之中則剛爲陰所溺故陷出二陰之上雖剛則亦无所往矣故止巽離兌陰卦陰成乎二陽之下以順而伏故入在二陽之中以順而附故麗在二陽之上以順而見故說 柴氏曰此言八卦之才蓋下欲言八卦之象先舉其才使人知象雖萬變要不離此然見於諸彖巽止言巽不言入坎多言險

不言陷離多言文明或言麗　雙湖先生曰自第七章至篇末皆言先天對待之易

乾為馬坤為牛震為龍巽為雞坎為豕離為雉艮為狗兌為羊

呂音訓豕陸氏曰京作猛狗陸音苟

集解

朱子曰遠取諸物如此　此第八章

附錄

朱子語問易之象曰便是理會不得如乾為馬而乾之象却專說龍如此之類皆不通恐易中占辭其取象亦有來歷不是假說譬喻但今以說卦求之多所不通故不得已而闕之或且從先儒之說耳可學　程德夫說徐彥章說先生易只說得簡占其說不然說象牽合不得如坤為牛遍求諸卦必要尋箇牛或以一體取或以一爻取如坤牛不可見便於離一處是牛隨之適人虎視更說不得因曰易象也須有此理但恁地零零碎碎去牽合附會得來不濟事須是見它一箇大原許多名物件數皆貫通在裏面方是隨子

纂註

蔡氏曰馬善行而健牛能載而順

鄭氏正夫曰馬火畜也而乾之時在夏牛土畜也而坤以土為質　項氏曰造化權輿云馬乾象故蹄圜牛坤象故蹄拆　龔氏曰雞者羽屬也而能順其性則為入為伏知時而善應故巽為雞　南軒張氏曰豕主汙濕其性趨下故坎為豕雉性耿介而外文明故離為雉艮為狗言其止於人而能止人也　朱氏曰馬於辰為午故為馬又火畜牽牛在丑丑土也亦坤也震動於重陰之下而善變化者龍也動極必反故龍以春分升秋分降艮止也搏噬者前剛也戍為狗者直婁也羊內狠著二陽伏於一陰之下也　雙湖先生曰案說卦八物皆先天卦序諸家乃以後天卦位釋之故雜詳悉如朱漢上亦多所不寨又嘗妄論夫子於八卦取象有括文王周公彖爻之例者有自括大象之例者又有於說卦別取者如上章天地山澤雷風水火是括大象之例如此章乾馬兌羊巽雞離雉是括周公爻例周公於大畜乾爻稱馬大壯似兌稱羊中孚巽爻稱雞睽互坎卦稱豕

至若坤牛震龍艮狗實夫子於說卦又有所取而前聖未有其例者也下章皆然數聖人取象本各不同如必欲執彖爻之象盡求合於說卦則多不通矣嘗作易象圖并說附于卷末庶幾於數聖人取象各有所得不至滯而不通也

乾為首坤為腹震為足巽為股坎為耳離為目艮為手兌為口

集解　朱子曰近取諸身如此　此第九章

附錄　朱子語楊至問艮何以為手先生曰手去捉定那物便是艮又問捉物乃手之用不見取象正意先生曰也只是大槩略恁地　義剛

纂註　蔡氏曰首實而居上腹虛而容物股居下而善隨　朱氏曰人之經脉十有二其六動於足其六動於手動於足者震之陽自下而升動於手者艮之陽自上而止震艮相反疾走者掉臂束手者緩行坎為耳陽陷乎陰也輪偶者陰也竅奇者坎中之陽也精脫睛水竭則槁離陰麗乎陽陽中有陰故肉白陰中有陽故睛

黑精竭者目盲離火无所麗也離為日眛者神捷於心其日見乎瞻者神見於目其日出乎故眛者形閉坤之闔也瞻者形開乾之闢也一闔一闢目瞑耳聽唯善用者能達耳目於外唯善養者能反耳目於內 項氏曰首會諸陽屬乾腹藏諸陰屬坤巽下開為股耳輪陷內為坎目睛射外為離兌為口者兌上開為口也足動股隨雷風相與也耳目通竅水火相逮也口與鼻通山澤通氣也 雙湖先生曰夫子於此章取象坤為腹與明夷六四同巽為股與咸九三互體同兌為口與咸上六輔頰舌同外餘皆自取 余氏曰八卦之象近取諸身者六子以反對遠取諸物者六子以序對四者易而坎離不易也 首以君之腹以藏之足履於下為動手持於上為止股下歧而伏口上竅而見耳外虛目內虛各以反對也其在物乾坤與二少皆取走二長二中一走一飛龍者走之飛離者飛之走各以序對也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

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兊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

呂音訓索陸氏曰色白反反下同馬云數也王肅云求長陸丁丈反中陸丁仲反少陸詩照反三字下並同

集解朱子曰索求也謂揲蓍以求爻也男女指卦中一陰一陽之爻而言　此第十章

附錄朱子語震一索而得男索字訓求字否曰是又曰非震一索而得男乃是一索得陽爻而後成震故謂之長男又曰一說是就變體上說是就坤上求得一陽爻而成震卦一說乃是揲蓍求卦求到一二陰便是震卦求得一陰後面二陽便是巽卦學蒙看來不當專作揲蓍看揲蓍有依不得這序時便說不通大

巽只是乾求於坤而得震坎艮坤求於乾而得巽離兌之一二三各以其畫之次序言也蹈子如此一索再索之說初間畫卦時也不恁地只是畫成八卦後便見有此象耳義剛又曰是已有此卦了就此卦生出此義所謂後天之學明八卦次序是伏羲底此時未有文王次序三索而為六子這自是文王底各自有箇道理淵

纂註蔡氏曰乾坤交而生震巽坎離艮兌故以能生者為父母而生者為子一索再索三索者以初中終三畫而取此長中少之序也震坎艮皆陽故曰男巽離兌皆陰故曰女 項氏曰乾坤六子初為氣末為形中為精雷風氣也山澤形也水火精也 雙湖先生曰父母六子之象亦夫子所自取參之伏羲八卦乾居南而稱父坤居北而稱母乾一索於坤得坤初爻而生巽坤一索於乾得乾初爻而生震即邵子所謂母孕長男而為復父生長女而為姤之義乾再索於坤得坤中爻而生離三索於坤得坤上爻而生兌坤再索於乾得乾中爻而

生坎三索於乾得乾上爻而生艮巽離兌雖各得坤一爻而生然本乾體故皆從父於東南震坎艮雖各得乾一爻而生然本坤體故皆從母於西北至若文王八卦乾統三男於西北坤統三女於東南是既生之後男皆從父女皆從母又自不同也先天卦配父母六子之義夫子觀伏羲對待之卦推其未明之象以為說實先儒所未發而愚偶有見焉耳　朱氏曰將說天地生萬物而先言人者天地之性人為貴萬物皆備於人也乾天也為陰之父坤地也為陽之母萬物分天地也男女分萬物也察乎此則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同體是故聖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伐一草木殺一禽獸非其時謂之不孝　柴氏曰先儒不以此章並於諸象是惑於謂之之語而未脩本以求之也又但知男女之為人而未知物物有男女之象天地之性人為貴故以人言之耳不然何以別象中有為父為長子為長女為中女為少女等語與此章所稱无異此蓋以男女分八卦

言也物皆有雌雄牝牡之異則父母男女之象也其生皆有先後次序之異則長中少之象也或曰乾坤生萬物有男女之别固也其生也皆生孰見其長中少之異有長中少之異者物自為父母而生也殊不知父母之生即天地之生也豈於父母之外别有天地之生乎

乾為天為圜為君為父為玉為金為寒為冰為大赤為良馬為老馬為瘠馬為駁馬為木果

呂音訓圜陸音圓瘠陸氏曰在亦反下同王廙云健之甚者為多骨也京荀作柴云多筋幹駁陸邦角反鼂氏曰荀爽九家集解乾後更有四為龍為直為衣為言陸氏總附章末

集解

朱子曰荀九家此下有為龍為直為衣為言

附録

程子語說卦於乾雖言為天又言為金為玉以至為駁馬良馬為木果之類豈盡言天若此者所謂類萬物之情也故孔子推明之曰此卦於天文地理則為某物於鳥獸草木則

為其物於身於物則為其物各以例衆不盡言也學者觸類而求之則思過半矣不然說卦所敘何所用之楊時

朱子語卦象指文王卦言所以乾言為寒為氷淵

纂註

程氏曰君尊而萬物資始為父　朱氏曰乾剛不變者為王變者為金為寒坤交乾也為氷坎交乾也　錢氏曰大赤純陽色也　項氏曰良馬健莫加焉駁馬鋸牙食虎力莫加焉老馬智最高瘠馬筋骨至峻　孔氏曰乾陽得位為良馬陰消陽為老馬為瘠馬駁馬玄黃也乾變離也　宋史曰劉敞奉使契丹時順州山中有異獸如馬而食虎豹虜人不識以問公曰此駁也為言形狀聲音皆是虜歎服　蔡氏曰積陽為天陽體動為圜尊而在上為君圜而在上為木果　余氏曰乾為寒者陰不生於陰而生於陽也氷者陰之變而剛者也健極則老且瘠隨之純極則駁生焉乾之駁與坤之交相似陽質而雜陰則曰駁惜之也陰質而加陽則曰文喜之也　雙湖先生曰荀爽有九家集解嘗謂

乾无所不統為君變生六子為父爻剛位閒柔相濟為玉爻純剛為金金故為寒金生水水極寒為冰又乾為天而貫四時故在秋冬為寒為冰在夏為大赤純陽而健為馬在春為良夏為老秋為瘠冬為駁乾取象无所不包不可與諸卦例論故發其義又觀夫子取乾象稱馬本之大畜爻外餘皆所自取如乾天坤地之類亦夫子彖傳大象所取也　郭氏雍曰孔氏謂駁馬有牙如鋸能食虎豹誤矣未有蹄物能搏虎豹者也或言有獸名駮食虎豹事非經見亦非馬類　愚案韻會駮獸如馬鋸牙食虎豹從馬交聲又駁馬色不純從馬爻聲易乾為駁馬係作兩字訓則郭氏之疑為是矣

坤為地為母為布為釜為吝嗇為均為子母牛為大輿為文為衆為柄其于地也為黑

呂音訓釜陸房甫反吝陸氏曰京作遴嗇陸音色柄陸彼病反晁氏曰九家本坤後更有八為牝為迷為方為

囊為裳為黄為帛為漿 黄為帛為漿

集解朱子曰荀九家有為牝為迷為方為囊為裳為黄為帛為漿

纂註朱氏曰乾坤言天地者黄帝書天地在太虚中大氣舉之天地未始相離也又曰天在地外水在天外表裏皆水而儀運轉乘氣而浮載水而行考之天西河中九星曰鉤星鉤星伸則地動者以水動也辰星赤黄而小則地大動土勝水也鉤鈐者天之筦鑰鉤鈐折則地動者天之筦鑰動也以三者觀之水動則地動氣无涯水亦无涯水亦氣也釜有範金者有合土者其象有腹有耳无足皆自坤變為均乾獨陽也坤陰均之寒均暑夜均晝適得其平故　蔡氏曰坤積陰故為地動闢而廣故為布虚而聚物故為釜静而翕故為吝嗇為衆數偶故為衆純陰故其色為黑　項氏曰古者泉貨為布能隨百物貴賤賦之坤象也六十四升為釜坤包六十四卦如釜之包六十四升也坤卦半為乾全為坤乾與坤交為六十四故唯坤為能具六十四卦之體陶人制物之形

謂之均亦此義大輿取其載之廣錢氏曰吝嗇至陰之性女子小人未有不吝嗇者為文正蒙曰坤為文衆色也又曰物之生於地至雜而文為柄柄者生物之權南軒張氏曰均者其勢均平而無偏陂者也為子母牛善載而生生也為大輿方而下載者也余氏曰王金自然之寶布釜皆出於金然受變於模冶而成此所以為效法之坤斂布謂泉也又曰吝嗇者翁之守也均者闔之數也又曰柄也者勤於造事而不名其功者斂雙湖先生曰漢上論天地所引黃帝書大氣舉之說是水在天外之說非天大無外天外有水不知天外更有何物載此水乎而朱子云地乘氣載水却是蓋天積氣而運行不息天一生水故水為最多天地同在太虛中因同為大氣所舉天包地外地又乘氣載水而圓於天中也又嘗觀夫子取坤象稱輿本之剝上九爻稱衆本之晉六三爻餘皆所自取

震為雷為龍為玄黃為旉為大塗為長子

為決躁為蒼筤竹為萑葦其於馬也為善鳴為馵足為作足為的顙其於稼也為反生其究為健為蕃鮮呂音訓龍陸氏曰如字虞干作駹虞云蒼色干云雜色晁氏曰虞云作龍非專陸氏曰王肅音孚干云花之通名鋪為花貌謂之敷本又作専如字姚云専一也晁氏曰虞作専乾静也専延叔堅説以専為専大布也非也筤陸氏曰音郎本或作琅通萑陸氏曰音丸廣雅云薍也適音狄葦陸氏曰韋鬼反蘆馵陸氏曰主樹反京荀作朱云陽在下的陸氏曰丁歷反説文作馰明也易為馰顙陸氏曰桑黨反的顙白顛為反生陸氏麻豆之屬反生戴孚甲而出也虞作阪云陵阪也陸績云阪當為反蕃陸音煩鮮陸息連反晁氏曰九家本震後更有三為玉為鵠為鼓

集解朱子曰荀九家有為玉為鵠為鼓

纂註張子曰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

擊而為雷　蔡氏曰陰陽始交故為玄黃陽氣始施故為專萬物畢出故為大塗的白赤而顙在上也剛反動於稼為反生長必終於乾故其究為健　錢氏曰專說文布也又花之通名大塗陽闢乎陰无險阻也在野曰稼子墜苗抽陽反而生於下也　朱氏曰陰體凝聚震陽專之蒼筤竹蒼青色震之色孔頴達云春生之美也震竹草類而有木氣於五行為木故蒼筤竹乃盡震象萑葦震之廢氣也故竹堅而萑葦脆竹久而萑葦易枯稼反生宋衷曰陰在上陽在下故為反生　程氏曰震一索而得男故為長子坎艮不列中男少男　尊嫡之義也決躁陰乘陽必決兌陽中故決而和震剛動不中故決而躁震分乾一體故為馬得陽之聲故善鳴馬從左足白為馵實在下而陰色見也作足震下實也興薄蹄反的顙上見陰色也陽色蒼玄赤陰色白黃黑因純駁而辨焉　徐氏曰作足雙舉也　龔氏曰葭曰萑蒹曰葦

項氏曰蒼筤萑葦二物下盤固而上虛脆亦陽在下

之象　鄭氏正夫曰蒼以言色之青萑以言性之善蕃鮮春氣發草木美盛之貌　雙湖先生曰棐詩注云萑之未秀曰蒹葭之未秀曰葭稍大為蘆蒹至秋成為萑葦可以為曲薄又觀夫子取震卦象稱雷本彖辭震驚百里稱長子本師六五爻互震體稱馬本屯卦諸爻餘皆自取

巽為木為風為長女為繩直為工為白為長為高為進退為不果為臭其於人也為寡髮為廣顙為多白眼為近利市三倍其究為躁卦

呂音訓工晁氏曰鄭作墨臭陸氏曰昌又反王肅作為香臭寡髮陸氏曰如字本又作宣黑白雜為宣髮晁氏曰寡廣作宣云為白故宣髮馬君以宣髮為寡髮非也廣陸氏曰如字鄭作黃近陸音附近之近晁氏曰九家本巽後更有二為楊為鸛

集解朱子曰荀九家有為楊為鸛

附錄朱子語為乾音干卦其究

為躁卦此卦是巽下一爻變則為乾便是純陽而躁動此蓋言巽反為震震為決躁故為躁卦亦不繫大綱領處无得工夫去點檢他這般處若恁地逐段理會來也无意思淵

纂註 錢氏曰為木者幹陽而根陰也為長者風行也為高者木性也寡髮者陰血不升廣顙者陽氣上盛也 蔡氏曰下入而上升故為木為進退不果者一陰盤旋于二陽之下也為臭者陰氣迴旋而不散也其究為躁卦者三爻皆變則為震人巽反亦為震震為決躁故也 張子曰為風者陰氣凝聚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為風 南軒張氏曰蓄入而无形故為風為寡髮者髮者血之餘也陰為血一陰在內其氣耗也為廣顙者二陽在上昭明顯白也為近利市三倍者離為日中之市而巽不遠也 程氏曰為長女者巽一索而得女也 朱氏曰為繩直者巽一柔而二剛所糾有股而合繩也其剛爻則為直繩所以直者以剛糾柔也草木風之類皆長風高至者也飛鳥有背

蒼天背所為也　鄭氏正夫曰為工者德之制也傳曰大直若詘大巧若拙繩能屈者也物資之以為直工巧者也而巽為之此其意歟　項氏曰繩以曲制直工以曲直成器多白眼者遷離中爻於下故不成中虛之眼又曰白眼者肝之風也　龔氏曰為白者无所不及白能變采而善入也故染有一入再入之差故為白　雙湖先生曰柴南軒張氏釋為近利市三倍謂離南方卦而巽近之以後天言矣愚謂乾一變巽二變離巽亦與離近離謂日中之市又為寶貝明月之屬滿離三爻為三倍亦可也又觀夫子於巽卦取象稱木本之漸六四爻外餘皆自取

坎為水為溝瀆為隱伏為矯輮為弓輪其於人也為加憂為心病為耳痛為血卦為赤其於馬也為美脊為亟心為下首為薄蹄為曳其於輿也為多眚為通

為月為盜其于木也為堅多心呂音訓矯陸氏曰紀表反一本作撟同輮陸氏曰如九反王肅奴又反又女九反又如又反馬鄭陸績王肅本作此宋衷王廙作揉宋云使曲者直直者曲為揉京作柔荀作橈晁氏曰案柔古文輮篆文揉俗文輪陸氏曰姚作倫脊陸精亦反亟陸氏曰紀力反王肅去記反荀作極云中也晁氏曰案亟古文薄陸蒲博反蹄陸徒低反曳陸以制反眚陸氏曰生領反王廙云病晁氏曰九家本坎後更有八為宮為律為可為棟為叢棘為狐為蒺藜為桎梏

集解

朱子曰荀九家有為宮為律為可為棟為叢棘為狐為蒺藜為桎梏

纂註

閻氏曰坎一陽在內而明二陰在外而陷內明外陷故為水溝瀆所以行水水流而不盈故為溝瀆鄭氏正夫曰陽居中而无陰以蔽之則見而不隱陽在下而動得時則起而不伏坎則陰陷陽而包之故為隱伏素問金在志為憂水在志為恐恐則甚於憂故為加憂火

藏在心坎水勝之故為心病水藏在腎開竅於耳而水在志為恐恐則傷腎故為耳痛氣為陽運動常顯血為陰流行常幽血在形如水在天地間故為血卦盈科而後進故為曳　孔氏曰隱伏取水藏在中也　蔡氏曰隱伏陽匿陰中也坎陽卦故其色為赤下柔故於輿為多眚内明外暗故為月剛中故木為堅多心　朱氏曰輮宋衷王廙作揉矯曲為直揉者揉直為曲乾為大赤坎得乾中畫故為赤乾為馬震得下畫為亟足坎得中畫為美脊水決為江河升為雨露周流不窮故為通一水潛行伺隙而入故為盜　王氏安石曰水之勢一曲一直一方一圓皆順其勢之所利而因其人之所導故為矯輮　南軒張氏曰弓蓋二十八所以蔽車輪輻三十六所以載車　程氏曰弓以覆輪以行取其流而能通也心宜中虛實則病耳體虛實則病為亟心中健躁也為下首陽不上統也為薄蹄下弱也陽卦四獨艮不為馬止非馬象也為曳陷則失健也　龔氏曰陽陷而不

慮故為心病 陽陷而不通故為耳痛 錢氏曰中滿下无力故多眚 陸氏曰以陰陷陽故為盜 雙湖先生曰夫子取坎卦象如輪本既未濟爻如心本坎卦象如血本需卦爻如馬本屯卦爻如輿本睽卦爻如盜本蒙眚等卦爻此外皆自取

離為火為日為電為中女為甲胄為戈兵其於人也為大腹為乾卦為鱉為蟹為蠃為蚌為龜其於木也為科上槁

呂音訓 胄陸直又反 乾陸氏曰古丹反 鄭云乾當作幹陽在外能幹正也 董作幹 鱉陸氏曰畀列反本又作鼈 蟹陸戶買反 蠃陸氏曰力禾反京作螺姚作蠡 晁氏曰案三字皆不見篆文 蚌陸氏曰步項反本又作蜯同 晁氏曰案蚌篆文 科陸氏曰苦禾反空也虞作折 晁氏曰虞云巽蟲食心則折 槁陸氏曰苦老反鄭作槀干作熇 晁氏曰九家本離後更有一為牝牛

集解 朱子曰荀九家有為

北牛纂註蔡氏曰內暗外明者火與日也離內陰外陽則光故為電外剛內柔故為鼈蟹蠃蚌龜程氏曰離再索而得女故為中女南軒張氏曰甲胄外堅所以象乾之畫戈兵上銳所以象離之性腹陰而有容坤為腹離得坤中爻亦為腹朱氏曰在上為胄在下為甲皆外實內虛之象乾為金離火煆之火銳戈兵也陽為大離之卦內虛外堅實故為大腹鄭氏正夫曰夫物趨下則濕炎上則燥離炎上之卦故為乾卦乾與濕相反血與氣相須離言乾而坎不言濕坎言血而離不言氣互相備也張子曰離為乾卦於木為科上槁附而燥也龔氏曰科上槁中虛而外乾也雙湖先生曰案張子謂附而燥是不以科為木科為水盈科之科謂科巢之附於木上者也科中虛有離象燥則科上之木乾燥耳如鵲巢之類皆是以木枝結構而成也又案夫子取離卦象如日本離晉革豐彖辭如龜本頤損益似體此外皆所自取

艮為山為徑路

為小石為門闕為果蓏為閽寺為指為狗為鼠為黔喙之屬其于木也為堅多節 呂音訓果蓏陸氏曰力火反馬云果桃李之屬蓏瓜瓠之屬應劭云木實曰果草實曰蓏說文云在木曰果在地曰蓏張晏云有核曰果无核曰蓏京本作果墮之字晁氏曰案隨古文閽陸音昏寺陸氏曰如字徐音侍亦作閽字為指晁氏曰鄭作為小指狗晁氏曰虞作拘云狗非黔陸氏曰其廉反徐音禽王肅其嚴反陸作黚謂虎豹之屬貪冒之類喙今本作喙陸氏曰喙况廢反徐丁遘反晁氏曰陸无喙字說之案喙奇字堅陸氏曰一本无堅字晁氏曰九家本艮後更有三為鼻為虎為狐

集解 朱子曰荀九家有為鼻為虎為狐

附錄 朱子語陳安卿說麻衣易以艮為鼻先生曰鼻者面之山晉管輅已如此說義剛

纂註 鄭氏正夫曰靜以止者山也南軒張氏曰一陽上而止其所故為

山閽人譏其出入而為之啓閉寺人相導出入之事而糾之閽人掌其奇服恠民不入此司外者也寺人掌女宫之戒令此司内者也　錢氏曰一陽在下二陰在上則為大塗一陽在上二陰在下則為徑路陽阻而狹陰不能闢也堅而止故為小石木生為果在上而核堅陽也蔓生為蓏在下而脆柔陰也狗鼠利於牙黔喙之屬利於喙皆剛在上也　蔡氏曰上實下虛故為門闕前剛故為狗為鼠為黔喙之屬　朱氏曰止於上為果止於下為蓏蓏瓜瓠之屬閽守門者也寺守巷者也　程氏曰為指手之杪也　冷氏曰鳥善以喙止物者黔喙之屬也巽能曲直故為木之全材坎陽内故堅多心艮陽上故堅多節離為火於木木生盛則藏於本生艮則顯於末故為科上槁　余氏曰艮止也止必有通故為山而又為徑路門闕亦止而通之象閽寺與狗皆止於門闕者又曰震為旉為蕃鮮華也至乾則成果矣以震對艮則震初而艮終故艮亦為果蓏也　雙湖先生曰艮為

山一陽高出二陰之上而止其所也為指艮為手而所用以止物者又在指也又案夫子取艮卦象如石本之豫互體之爻如鼠本之晉互體之爻如果本之剝上爻此外皆所自取

兌為澤為少女為巫為口舌為毀折為附決其於地也為剛鹵為妾為羊

呂音訓巫陸亡符反決陸氏曰如字徐音穴鹵陸氏曰力杜反鹹土也羊陸氏曰虞作羔此六子依求索而為次第也本亦有三男居前三女後從晁氏曰虞作羔云羔女使皆取位賤作羊非鄭作陽云此陽謂養无家女行債炊爨今時有之賤於妾也九家本兌後更有二為常為輔頰常西方神也

集解朱子曰荀九家有為常為輔頰

此第十一章廣八卦之象其間多不可曉者求之於經亦不盡合也

纂註朱氏曰澤者水之聚二陽沈於下一陰見於上坎兌一也故坎壅成澤澤決成川口者說見於外也舌者動於內也　王氏安

石曰為巫為口舌皆以口取說之象　鄭氏正夫曰通乎幽者以言說乎神故為巫交乎顯者以言說乎人故為口舌　錢氏曰為毀折上柔象為剛鹵水本柔也凝而鹵陽聚於下也　項氏曰剛鹵之地不能生物鹵者水之死氣也坎水絕於下而澤見于上則足以為鹵而已又曰地之鹵非不潤也暫熯而乾已而復潤天下之潤者莫久焉然不生物以其潤氣之在外也見於外者其上則甘而為露露之凝為霜其下則鹹而為鹵鹵之凝也為鹽二者皆殺物之具也鄭少梅謂剛者出金鹵者出鹽雖不生五穀而寶藏興焉此天地之仁也　蔡氏曰少女從姊為娣故為妾內狠外說故為羊　余氏曰陰在上皆有決義震陽動故躁兌陰說故附決躁者有所去以達其怒也附決者始雖親而動不免於去也

程氏曰為少女兌三索而得女也為附決陰善附乘剛必決也又曰八卦之象八物而已充其類則有所謂百物不廢者極其說又可以類萬物之情然說卦之象

有與卦爻相符者如乾為馬坤為地之類是也有不與卦相符者如乾稱龍而不必在震坤也稱馬而不必在乾之類是也有見於卦爻而說卦不載者如漸之鴻也之鹿之類是也有見於說卦而卦爻无之者如為釜為布為蠃為蚌之類是也若夫大琴之謂離小罍之謂坎此它書所記而易與說卦俱无之又可以類推矣大抵有象可見有數可數者无非易也　雙湖先生曰夫子取兑卦象如巫本巽互體如口舌本咸上六如羊本大壯夬歸妹此外皆所自取說卦之象夫子自取為多括前聖之例為少故求之於經不盡合也嘗考之說卦所論八卦方位之不同夫子初未嘗有先後天之分也自邵子發明之朱子表章之然後羲文之易辨明於世而夫子所論八卦方位之不同始各有歸着俾學者觀於卦位之對待流行而先後天之分較然矣今觀第六章自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至莫盛乎艮是承前章論後天八卦之位自水火不相逮至既成萬物也仍是先天

八卦位次啓蒙亦已言之矣若自第七章至第十章啓蒙引之以為文王觀已成之卦推未明之象以為說而謂之後天之學入用之位竊謂自七章至篇末十一章皆先天八卦位次而夫子推未明之象以為說故其卦次與第三章第四章同姑附臆說于此　柴氏曰易自太極而分陰陽變化在物莫非象也為馬為首稱乎父三章正象也為天以下八章別象也今以一物言之使人以類觀則八卦何物而不具且乾為馬為首以下亦馬一體象也男女之分亦馬牝牡象也別而言之於乾又有良老瘠駁之不同於震又有善鳴馵足作足的顙之各異於坎又有美脊亟心下首薄蹄之別坤之象又為牝馬自此推之豈一端哉又曰此八卦別象然自坤而降或曰其於地其於人其於馬其於輿其於稼其於木唯乾无之何也蓋物不足以盡卦則正言為天為地之類卦不足以盡物則有其於人其於木之類至於乾之為道无不周徧萬物皆不足以盡之故无所言焉八

卦之象反而求之皆不出吾身而已精之為道德性命麤之為形色聲容內之為視聽言動外之為君臣父子大而至於手足微而至於爪髮皆不越乎八卦八卦何物也太極也太太極何物也至中至正不偏不倚道之大原也人徒知以七尺之軀戴天履地飢食渴飲與造化日夜運轉消息盈虛屈伸往來之中孰知自頂至踵天之與我者有如是至精至妙至廣至大之理是吾身也大而天地微而蟲魚草木幽而鬼神之理明而事變之迹亦然也上極天地之始下極天地之終亦然也吾能反身而誠默而識之不言而信則大足以參天地微足以育庶物幽无愧於神明无怍於人直與天地相為終始是則豈直俟不惑而已至所謂象者直筌蹄耳

序卦傳附錄

程子語 序卦非易之蘊此不合道 韓康伯注 遺書

朱子語 問序卦或以為非聖人之書信乎曰此沙隨程氏之說也先儒亦以為非聖人之蘊某以為謂之非易之精則可謂非易之蘊則不

可周子分精與蘊字甚分明序卦却正是易之蘊事事夾雜都有在裏面問何謂易之精曰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這便是易之精問如序卦中亦見消長進退之義喚做不是精不得曰此正是事事夾雜有在裏面正是蘊須是自一箇生出來以至於无窮便是精 道夫 序卦首言天地萬物男女夫婦是因咸恒為夫婦之道說起非如舊人分天道人事之說大率上經用乾坤坎離為始終下經便當用艮兌巽震為始終 淵

纂註 孔氏曰序卦者文王既繇六十四卦分為上下二篇先後之次其理不見故孔子各序其相次之義故謂之序卦焉

雙湖先生曰文王演易羑里取伏羲六十四卦分為上下經二篇大抵本先天圓圖以東西南北四方正卦乾坤坎離為上經之終始以西北隅艮東南隅兌合而為咸西南隅巽東北隅震合而為恒四隅反卦為下經之始以既未濟則亦坎離之交不交也故

乾坤坎離四純卦皆居上經震艮巽兌四純卦皆居下經又以反對為次非復先聖之舊夫子序卦直以卦名發其次第之義它則未及又柴呂氏要指曰易變易也天下有可變之理聖人有能變之道反需為訟泰為否隨為蠱晉為明夷家人為暌此不善變者也反剝為復遯為壯蹇為解損為益困為井此善變者也大王示人以可變之機則危可安亂可治特在一轉移間爾後天之學其以人事贊天地之妙歟又嘗合上下經始終而論之乾坤天地也坎離水火也以體言也咸恒夫婦也既未濟水火之交不交也以用言也上經以天道為主具人道於其中下經以人道為主具天道於其內三才之間坎離最為切用日月不運寒暑不成矣民非水火不生活矣心火炎爍而不降腎水涸竭而不升百病侵陵矣故上下經皆以坎離

為終焉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纂註雙湖先生曰乾坤為上經主自坎離外諸卦皆乾坤會通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纂註張子曰聚而不得出故盈雖雷亦然項氏曰此不訓盈剛柔始交雷雨動盪其氣充盈故謂之盈耳謂物之始生者其時也若此之訓紛紜盤錯之義耳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纂註鄱氏京曰始生必蒙始字誤作物字雙湖先生曰乾坤後次屯蒙者震坎艮以三男代父母用事雖无乾坤正體然三男實坤三索於乾而得有互體之坤亦是坤與三男會也蒙者蒙也物之穉也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呂音訓穉陸氏曰直吏反本或作稚纂註鄱氏京曰蒙者蒙昧也脫昧字朱氏曰

幼稚而无以養之則夭閼不遂蓄德養才者亦然　南軒張氏曰需者乃養之以中正為飲食之道也　雙湖先生曰中正取五爻象然需待亦有從容不迫俟其食之道

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

纂註　朱氏曰乾餱以愆豕酒生禍有血氣者必有爭心故次以訟

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

呂音訓　比陸毗至反下同

纂註　雙湖先生曰需訟之後坤遇坎而為師比自屯至比三男卦震艮各一用坎獨六用者亦見天地間水為最多猶人一身无非血脉之流轉也

比者比也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

呂音訓　畜陸氏曰敕六反本亦作蓄下同下及雜卦同故受之以履晁氏曰案王輔嗣略例所引下有履者禮也一句誤入註中如巽之彖

纂

註郭氏京曰比者親比也脫親字張子曰德積則行必有方物積則散必有道項氏曰履不訓禮人之所履未有外於禮者故以履為有禮也雙湖先生曰師比後乾方興巽兑會成小畜履此長少二女代凡從父始入用惟離中女未用耳乾坤至此十變十成數也陰陽之氣一周矣

履而泰呂音訓履而泰晁氏曰鄭无而泰二字集解朱子曰晁氏云鄭无而泰二字

然後安故受之以泰纂註朱氏曰禮者履而行之者也所履者君子之大道故其心泰然而安故次之以泰愚謂人有禮則安无禮則危正此意也

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呂音訓否陸備鄙反下同纂註南軒張氏曰治亂相仍如環无端物安有久通者乎故受之以否夫泰而驕所以致否否而畏所以復泰雙湖先生曰小畜履後乾坤自相遇成泰否然乾坤十變方泰何其難泰一變即否何

其易履其交處其會者宜知警戒為變化持守之道可也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纂註司馬公曰否者物不相交之卦不相交則異異則爭爭則窮故受之以同人同人者所以通之也物通則大有矣雙湖先生曰泰否而後乾坤異處乾自與離相遇為同人大有至此則離始入用而三女之卦全用矣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呂音訓有大者晁氏曰鄭作有大有纂註朱氏曰認物之歸為已有者必驕驕則亢滿大復為累矣有大者不可盈故次以謙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纂註雙湖先生曰同人大有後坤又自與艮震相遇成謙豫亦為長少二男之從毋也至此震艮二男復用事矣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以喜隨人者必

有事故受之以蠱纂註朱氏曰以喜隨人必有所事臣事君子事父婦事夫弟子事師非樂於所事者其肯隨乎雙湖先生曰謙豫後震兌巽艮會男女長少成隨蠱若无預乾坤其實乾坤三陰三陽雜居隨自否初上變蠱自泰初爻上變謂非由於乾坤可乎蠱者事也纂註項氏曰蠱者壞也物壞則萬物生矣事因壞而起故以蠱為事之元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纂註韓氏曰可大之業由事以生臨者大也纂註項氏曰臨不訓大大者以上臨下以大臨小凡稱臨者皆大者之事故以大稱之若豐者大也則真訓大也是以六十四卦有二大而不相妨焉南軒張氏曰臨者二陽進而四陰退駸駸向於大矣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呂音訓以觀陸官喚反纂註南軒張氏曰天下皆山也唯泰山可觀天下皆水也唯東海可觀蓋

物大然後可觀況於人乎　閻氏曰物大然後可觀昔孔子觀於東海之水子貢問曰君子之所以見大水必觀焉者何也孔子告之以似德似義似道似勇似法似正似察似善化似志可觀之説　雙湖先生曰隨蠱而後坤與兊巽相遇而為臨觀亦為長少二女之從母也

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纂註朱氏曰在上无可觀在下引而去矣非可觀而能有嗑乎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纂註楊氏曰物不可以苟合无故而合者必无故而離又在乎賁以飾之　蘇氏曰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際所謂合也直情而行之謂之苟禮以飾情謂之賁苟則易合合則相瀆相瀆則易以離賁則難合難合則相敬敬則久矣　雙湖先生曰臨觀而後噬賁雖震離艮相遇而成實亦乾坤三陰三陽分布隨蠱由泰否變噬賁由隨蠱變隨五上易為噬嗑蠱初二易

爲賁也

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 吕音訓亨

陸氏曰許庚反鄭許兩反徐向音同 纂註 南軒張氏曰賁飾則貴於文文之太過則又滅其質而有所不通故致飾則亨有所盡言其不通故受之以剝

剝者剝也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 纂註 朱氏曰此周末所以不勝其弊文之末流也物窮則反不可終盡剝陽窮於上而終反於下故次之以復 雙湖先生曰噬嗑賁復坤遇艮震而成剝復亦為長少二男之從母也

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 纂註 朱氏曰復天理則无妄无妄則其動也天 余氏曰自有事而大大而可觀可觀而合合而飾所謂忠信之薄而偽之始也故一變而為剝剝而復則真實獨存而不妄矣

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 吕音訓然

後可畜晁氏曰鄭作物然後可畜**纂註**朱氏曰前曰比必有所畜者比而後畜其畜也小故次以小畜无妄然後物物備理乃可大畜故次之以大畜　閻氏曰无妄然後可畜所畜者在德故曰大　雙湖先生曰剝復而後乾過震艮而成无妄大畜亦為長少二男之從父也

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纂註南軒張氏曰畜然後可推以養人故受之以頤

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

附錄朱子語問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何也曰動則過矣故小過亦曰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　道夫

纂註閻氏曰養者君子所以成已動者君子所以應物然君子處則中正動則中行豈求勝物哉及其應變則有時或過故受之以大過　雙湖先生曰无妄大畜後震艮巽兌雖男女長少自合成頤大過然頤互兩坤大過互兩乾謂之无乾坤不可也自乾坤至此无一卦无乾坤信矣

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纂

註 雙湖先生曰愚觀物不可終過故受以坎之辭蓋以中為貴以坎之陽中而節其過則无過矣下文又以陷言之

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 呂音訓晁氏曰王昭素云諸本更有三句云麗必有所感故受之以咸咸者感也

集解 朱子曰右上篇

纂註 張子曰一陷溺而不得出為坎一附麗而得出為離 楊氏時曰坎者陽也必有所麗則庶可以扶危拯溺不有所麗而一於陷者不可也作易者於坎後必繼以離豈无仁民愛物之心哉 雙湖先生曰頤大過而後坎離終焉頤似離大過似坎固也頤初二五上變則為重體之坎大過初二五上變亦為重體之離矣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

後禮義有所錯 吕音訓錯陸氏曰七各反徐七路反 附録 朱子語或問太極圖下二圈固是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是各有一太極也如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方始萬物化生易中卻云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是如何先生曰太極所說乃生物之初陰陽之精自凝結成兩箇後來方漸漸生去萬物皆然如牛羊草木皆牝牡一為陽一為陰萬物有生之初亦各自有兩箇故曰二五之精妙合而凝 賀孫 問序卦中有一二處不可曉如六十四卦獨不言咸何也曰夫婦之道即咸也曰亦如上經不言乾坤但言天地則乾坤可見否曰然 道夫 問錯字陸氏直兩音曰只是作措字謂禮義有所施設耳 董 纂註 南軒張氏曰上經不言乾坤下經不言咸者蓋乾坤與咸初无所受故也 楊氏時曰乾坤者萬物父母咸恒人之父母 項氏曰上下既具則拜趨坐立之節形而宮室車旗之制設其行之必有文故謂之禮辨之必有理故謂之

義禮義者非能制為人倫也有人倫而後禮義行其閒耳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纂註雙湖先生曰咸恒為下經之主自既未濟外諸卦皆艮兌巽震之會遇恒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呂音訓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晁氏曰鄭作物不可以終久於其所纂註閻氏曰不可以久居其所此以物言之也雙湖先生曰此又借恒之名汎論物義若夫婦之道豈可以不久居其所者乎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纂註雙湖先生曰咸恒而後艮震遇乾而為遯壯亦為父之臨二男也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附録朱子語問壯與晉何別曰不但如此壯而已又更須進一步也道夫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

明夷纂註閻氏曰知進而已不知消息盈虚與時偕行則傷之者至矣故受之以明夷　雙湖先生曰遯壯而後為晉明夷由離坤而成為母之臨中女離无震巽艮兑然有互艮互震亦猶上經屯蒙雖无乾坤正體而實未嘗不互坤也夷者傷也傷於外者必反其家故受之以家人纂註閻氏曰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明夷之傷豈得不反於家人乎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纂註南軒張氏曰夫家有父子之親夫婦之愛然身不行道則父子夫婦无復親矣此家道窮則乖離所以次睽也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呂音訓難乃旦反下同陸纂註項氏曰凡言屯者皆以為難而蹇又稱難者卦皆有坎也然屯動乎險中行乎患難者也蹇見險而止但為所阻難而不得前耳非患難之難也故

后也者必以經綸濟之遇蹇者待其解緩而後前難易周不倖矣

蹇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呂音訓解陸音蟹下同

纂註雙湖先生曰家人睽而後艮震遇坎而為蹇解自遯至解八卦艮震巽兌之遇乾坤離坎也自成一局

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

附録朱子語問序卦中如所謂緩必有所失似此等事恐後人道不到曰然問緩字恐不是遲緩之緩乃是解怠之意故曰解緩也曰緩字是散意問如縱弛之類否曰然道夫

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

纂註雙湖先生曰蹇解而後損益次之者咸十卦變之盡為損而艮上兌下恒十卦變之盡為益而巽上震下亦猶上經乾坤十變而有否泰也

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

纂註朱氏曰益久則盈盈則必決隄防故決決

夬者決

也決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纂註雙湖先生曰上決一陰下復一陽猶可也今上決一陰下遇一陰姤論卦名相次又曰損益而後兌巽遇乾而成夬姤亦為父之臨二女也乾體止於此

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呂音訓上陸時掌反纂註南軒張氏曰天下之物散之則小合而聚之則積小以成其高大故聚而上者為升也　雙湖先生曰夬姤而後兌巽遇坤而成萃升亦為母之臨二女也坤體止於此

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纂註雙湖先生曰萃升而後兌巽遇坎而成困井

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纂註朱氏曰井久則穢濁不食治井之道革去其害井者

而已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纂註雙湖先生曰因井而後兌巽遇離而成革鼎自夬至鼎八卦皆兌巽之遇乾坤坎離也又自成一局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呂音訓長陸丁丈反纂註朱氏曰鼎者宗廟之器主之者莫如震震長子也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纂註朱氏曰震一陽動於下艮一陽止於上動極則止故受之以艮雙湖先生曰革鼎而後震艮純卦次之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纂註南軒張氏曰漸者止於下而漸於上不終於止而有所進也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纂註閻氏曰晉者進也晉必有所傷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何也曰晉所謂進者有進而已此進必有傷也漸之所謂進

者漸進而已烏有不得所歸者乎　雙湖先生曰夫子特偕歸之一字以論其序非以明卦旨也又曰震艮而後艮巽兌震又自相遇而為漸歸妹亦咸恒下二體合為漸上二體合為歸妹也

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

纂註　朱氏曰前曰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此曰得其所歸者必大大有次同人者處大之道也豐次歸妹者致大之道也　雙湖先生曰亦借歸字汎論致豐之由非取歸妹義也

豐者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

纂註　雙湖先生曰漸歸妹後震艮遇離成豐旅

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

吕音訓說陸音悅下同

纂註　項氏曰人之情相拒則怒相入則說故入而後說之　雙湖先生曰豐旅而後巽兌純卦次之

兌者說也說而

後散之故受之以渙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纂註雙湖先生曰巽兌又自出而遇坎以成渙節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纂註朱氏曰行者足相過也小過以陰過陽有行之象雙湖先生曰渙節後兌巽艮震自相遇為中孚小過亦咸恒上下二體交互相重成卦也咸恒一變損益再變漸歸妹三變中孚小過陰陽各從其類焉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纂註南軒張氏曰能高於人而過之然後可以濟天下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呂音訓未濟終焉晁氏曰趙鼪謂終焉二字疑非仲尼之辭後人傳之誤也集解朱子曰右下篇纂註項氏曰坎離之交謂之既濟此生生不窮之所從出也而

聖人猶以為有窮也又分之以為未濟此即咸感之後繼之以常久之義也蓋情之交者不可以久而无弊故必分之正者終之人之心腎其氣何嘗不交而心必在上腎必在下不可易也觀此可以知既濟未濟之象矣

雙湖先生曰中孚小過後離坎重為既未濟為下經之終中孚小過以離坎固也中孚二三四五各易位則為離小過二三四五各易位亦為坎矣

雜卦傳

呂音訓雜卦陸氏曰韓云雜揉衆卦也

附録 朱子語雜卦反對之義只是反覆則其吉凶禍福動靜剛柔皆相反也蔡虛大中易上經始乾坤而終坎離下經始艮兑震巽而終坎離楊至之云上經反對凡十八卦下經反對亦十八卦序卦雜卦聖人去這裏見有那无緊要底道理也說則固然雜卦中亦有說得極精處並類

纂註 南軒張氏曰序卦所以言易道之常雜卦所以言易道之變此

古有是言也殊不知易之雜卦乃言其卦畫反對各以類而言之非雜也於雜之中而有不雜者存焉

雙湖先生曰雜卦自乾至困非但當上經三十卦實雜下經十二卦於其中咸至夬非但當下經三十四卦亦雜上經十二卦於其中雜中不雜必有至理又嘗觀雜卦以乾為首不終之以它卦而必終之以夬者蓋夬以五陽決一陰決去一陰則復為純乾矣故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張子曰易為君子謀大哉言矣

余氏曰雜卦一篇乃序卦之變通也序卦自乾坤而下三十自咸恒而下三十四雜卦亦然序卦反對雜卦亦多反對此其所同也序卦以乾坤頤大過坎離在上篇中孚小過在下篇故二篇反對皆成十八卦雜卦但以乾坤在上篇餘盡在下篇又自大過以下不復反對此其所異也

龍氏仁夫曰案春秋傳釋繇辭所謂屯固比入坤安震殺之屬以一字斷卦義往往古筮書多有之雜卦此類是也夫子存

之為經羽翼非創作也

乾剛坤柔附録 朱子語剛柔雖若各有所偏必相錯而後得中然在乾坤二卦之全體當剛而剛當柔而柔則不待相錯而不害其全矣其丈位之无過不及者如乾坤之二五亦不待相錯而不害其為中矣陰陽變化而太極之妙无不在焉於此蓋可見也今謂乾剛坤柔便有所偏恐於二卦之彖及二五之爻有不通者 谷度大中

纂註 朱氏曰乾坤易之門剛皆乾柔皆坤剛柔雜成諸卦故曰乾剛坤柔

比樂師憂 呂音訓比樂陸上毗志反下音洛 纂註 蘇氏曰有親則樂動衆則憂 關氏曰比順從故樂師行險故憂 余氏曰在上而得衆故樂居下而任重故憂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比之樂也鞠躬盡力死而後已成敗利鈍非所逆覩師之憂也

臨觀之義或與或求 呂音訓觀陸古亂反 纂

解朱子曰以我求物曰與物來觀我曰求或曰二卦互有與求之義附錄朱子語臨觀更有與求之義臨之二陽言之則二陽可以臨上四陰以卦中爻言之則六五上六又以上而臨下觀自下而觀上則為觀是平聲自上而為物之觀是去聲道大

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呂音訓見陸賢遍反下允見同鄭如字集解朱子曰屯震遇坎震動故見坎險不行也蒙坎遇艮坎幽昧艮光明也或曰屯以初言蒙以二言纂註蔡氏曰屯物之始生故見主初也未得位而利居貞故不失其居蒙然而生故雜二為蒙主而能治之使明故著在蒙昧之中雜未有識別而著理昭著柴氏曰郭氏京曰蒙稚而著稚字誤作雜字蒙之為義當蒙昧幼稚之時心无所定非叢雜之義矣

震起也艮止也

損益盛衰之始也呂音訓盛衰陸氏曰鄭虞作衰盛纂註蔡氏曰震陽起于下艮陽

止于上損者咸之始益者良之始　余氏曰損益咸良之始泰否之變也　愚謂損者人之所憂也而乃為咸之始益者人之所喜也而乃為衰之始則是於吉凶消長之幾進退存亡之理其可迷而不悟哉

大畜時也无妄災也

集解　朱子曰止健者時有適然无妄而災自外至

纂註　蔡氏曰剛健者難畜當剛止之時故能畜莫非災也无妄之災乃所謂災也　介氏曰止有靜中之得故大畜曰時動有慮外之失故无妄曰災柴氏曰禍非自取曰災

萃聚而升不來也

纂註　蔡氏曰澤聚而下木升而上

謙輕而豫怠也　呂音訓怠陸氏如字京作治虞作怡晁氏曰虞云豫樂祖考故

附錄　朱子語謙輕是自謙抑不自尊重道夫問謙怡何以為輕曰輕是自畀小之義說豫之極便放倒了如上文寘豫是也去偽

纂註　柴氏曰謙者視己若甚輕豫則有滿盈之志而怠矣　項氏曰怠或

為諧蓋以韻叶然恐字自叶四聲之分自沈約始晉易時未分也

噬嗑食也賁无色也

呂音訓食晁氏曰一作合

集解

朱子曰白受采

纂註

蔡氏曰頤中有物故食賁則其色不常故无色　郭氏雍曰賁以白賁无咎故无色則質全有天下之至賁存焉　余氏曰食色人情所不免噬嗑曰食而賁曰无色者蓋色至於賁則易過矣故戒之

兑見而巽伏也

呂音訓見晁氏曰鄭作説

集解

朱子曰兑陰外見巽陰內伏

隨无故也蠱則飭也

呂音訓飭陸氏曰音敕整治也鄭本王肅作飾

集解

朱子曰隨前无故蠱後當飭

纂註

柴氏曰隨以无故為善有欲皆利心也又曰不未於故隨時而行也　項氏曰隨以无故而偷安蠱以有故而修飭故聖人不畏多難而畏无難也　余氏曰隨從否變欲捨其故蠱從泰變欲飭其後

剥爛也復反也

呂音訓爛陸老旦反

纂註

朱氏

曰剝爛五陰潰於内也　徐氏曰剝爛則陽窮於上復反則陽生於下猶果之爛墜于下則可種而生矣

晉

晝也明夷誅也

呂音訓晝陸竹又反誅陸氏曰荀云誅滅也陸績韓云傷也

集解

朱子曰誅傷也

纂註

蔡氏曰晉離在上而明著夷離在下而明傷郭氏雍曰晉與明夷朝暮之象也故言明出地上明入地中孫氏夾曰晉晝也明夷誅也以誅對晝非反對之義大象傳曰明入地中明夷則知明出地上為晝明入地中為昧當作明夷昧也若以為誅豈聖人離卦之旨邪

井通而困相遇也

集解

朱子曰剛柔相遇而剛見揜也

纂註

郭氏雍曰往來井井則其通通困遇剛揜所以為困　項氏曰以通與遇為反對則遇為相抵而不通之象矣睽之上爻主塞坎水之上源而升之坎乃出其上蓋塞而復通者也故謂之通兌之下爻主塞坎水之下流而困之坎適在其下正遇其塞所以困也自乾坤至此三十卦正

與上經之數相當　咸速也恒久也集解朱子曰咸速恒久纂註郭氏雍曰感為天下至速之道所謂不疾而速者也蔡氏曰有感則應故速常故能久渙離也節止也纂註蔡氏曰風散水故離澤防水故止項氏曰渙節止與井困相反井以木出水故居塞而能通渙則以水浮木故通通之極而至於散也節以澤上之水故居通而能塞困為澤下之水故塞之極而至於困也解緩也蹇難也呂音訓解陸音蟹難陸乃旦反纂註張子曰天下之難既解故安於佚樂每失於緩蹇者見險而止故為難睽外也家人內也否泰反其類也大壯則止遯則退也集解朱子曰止謂不進纂註蔡氏曰大壯陰止遯陽退　徐氏曰雜卦言止者三艮止也謂陽升於上止而不進天之道也節止也謂其所限節而遏止之人之力也大壯則止謂四

陽方壯止而不退亦天道也大有衆也同人親也呂音訓衆陸氏曰荀作終纂註朱氏曰大有六五柔得尊位而有其衆衆亦歸之故曰大有衆也同人六二得中得位而同乎人人亦親之故曰同人親也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呂音訓去陸起呂反纂註朱氏曰水火相革革已廢也故革去故以木巽火火方興也故鼎取新項氏曰革以火鎔金故為去故鼎以木鑽火故為取新亦以離為主也小過過也中孚信也纂註蔡氏曰莫非過也小過之過乃所謂過也小者能過夫豈常理哉莫非信也中孚之信乃所謂信也信出于中夫豈邀約之所能致哉豐多故也親寡旅也呂音訓豐多故今本有也字陸氏曰衆家以此絕句晁氏曰荀本无也字親寡旅也陸氏曰荀木豐多故親絕句寡旅也別為句集解朱子曰既明且動其故多矣纂註項氏曰卦

名皆在句上旅獨在下者取韻協也以多故對寡親則故非事故之故矣凡物之情豐盛則故舊合羇旅則親戚離作易者其知之矣二卦皆主離言之雷與電俱至其為盛不亦盛乎山上有火其為勢不亦孤乎　愚案朱子本義多從古文如故下无也字之類

離上而坎下也呂音訓上陸時掌反集解朱子曰火炎上水潤下

小畜寡也履不處也集解朱子曰不處行進之義纂註雙湖先生曰寡一陰小義不處行履之義

需不進也訟不親也集解朱氏曰淵子明云履而不處者其周公乎需而不進者其仲尼乎險在下而陽上行相過者也故曰訟不親也　項氏曰需訟皆主乾言止坎下故不進從坎去故不親

大過顛也呂音訓晁氏曰鄭云自此以下卦音不協以錯亂失正也敢改耳纂註徐氏曰本末弱故顛

姤遇也呂音訓姤遇今本或作溝遇

柔遇

剛也漸女歸待男行也附録朱子語女待男而行所以為漸淵頤養正也既濟定也纂註蔡氏曰六位皆當故定歸妹女之終也纂註雙湖先生曰女未嫁嫁之稱既嫁為婦則女之終矣未濟男之窮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呂音訓憂鼂氏曰鄭作消集解朱子曰自大過以下卦不反對或疑其錯簡今以韻協之又似非誤未詳何義附録朱子語卦有反有對乾坤坎離是反艮兑震巽是對乾坤坎離倒轉也只是四卦艮兑震巽倒轉則為中孚頤小過大過其餘皆是對卦淵問乾坤大過頤坎離中孚小過八卦番覆不成別卦是如何曰八卦便只是六卦乾坤坎離是四正卦兑便是翻轉底巽震便是翻轉底艮六十四卦只八卦是正卦餘便只二十四卦翻轉為五十六卦中孚便是箇大底離小過是箇

大氐坎又曰中孚是箇雙夾底離小過是箇雙夾底坎大過是箇厚畫底坎頤是箇厚畫底離　三畫之卦只是六卦即六畫二卦以正卦八加反卦二十有八為三十有六六六三十六也邵子謂之暗卦小成之卦八即大成之卦六十四八八六十四也二十六與六十四同進董

纂註

蔡氏曰自大過以下有亂簡條雜卦以倒皆反對協韻為序今以其例改正大過顛也頤養正也既濟定也未濟男之窮也歸妹女之終也漸女歸待男行也姤遇也柔遇剛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　丘氏曰今依蔡易讀之則八卦既得以類從而韻亦叶但不當僭改經文爾　愚案蘇氏亦有改正自頤大過而下數卦然不若蔡氏之妥

朱子啓蒙五賛

元 董真卿 撰

附録 朱子語所論易是聖人模寫陰陽造化此說甚善但恐於畫其言處未免多有道理說殺了耳此非面論未易窮竟然向於啓蒙後載所述四言數章說得似已分明卒章尤切不知曾細看否幸試考之有所未安却望見敘也 答呂祖儉 纂註 雙湖先生曰案五賛大要皆敘人以象占之學首篇原奇偶之象推象之由也次篇述作者之言為占而作也三篇明策以發其占四篇稽類以考其象五篇以警學名欲人讀易之際常如卜筮之臨假象辭以為儆則而終趨於吉是又會象占而一之也先生嘗曰其

將易只作卜筮之書今五贊皆以象占示敎其旨深矣

原象

太一肇判陰降陽升陽一以施陰兩而承纂註胡氏炳文曰此畫前之易也太一即太極以其未分則曰太一以其極至則曰太極陽實則能施陰虛則能承乾曰雲行雨施曰德施普坤曰乃順承天曰承天時行施與承雖見於乾坤已畫之後此所言則未畫之前天地間陰陽之象與數凡陽皆一以施凡陰皆兩而承其理固如此太極判而生陰陽一每生兩此天地自然之易也惟皇昊羲仰觀俯察奇偶既陳兩儀斯設既榦乃支一各生兩陰陽交錯以立四象奇加以奇曰陽之陽奇而加偶

陽陰以章偶而加奇陰內陽外偶復加偶陰與陰會兩一既分一復生兩三才在目八卦指掌奇奇而奇初一曰乾奇奇而偶兌次二焉奇偶而奇次三曰離奇偶而偶四震以隨偶奇而奇巽居次五偶奇而偶坎六斯覩偶偶而奇艮居次七偶偶而偶坤八以畢初畫為儀中畫為象上畫卦成人文斯朗因而重之一貞八悔六十四卦由內達外附錄

朱子語胡叔器問內卦為悔先生曰貞晦出洪範貞是正底便是體悔是過底動則有悔又問一貞八悔先生曰如乾夬大有大壯小畜需大畜泰內體皆乾是一貞外體八卦是

八悔餘放此 義剛 問內卦為貞外卦為悔何如曰此出於洪範貞看來是正悔是過意凡悔字都是過了方悔這悔字是過底意思亦是多底意思下三爻便是正卦上三爻似是過多了恐是如此這貞悔亦似今占卜分甚主客 賀孫 貞是事之始悔是事之終貞是事之主悔是事之客貞是在我底悔是應人底 義剛 問貞悔之說曰本卦是貞支卦是悔後十卦又自有貞悔貞便是一箇靜之本體悔是動用之意 顯子 問卦爻凡內者多吉上者多凶先生曰時運之窮自是如此內卦為貞外卦為悔貞是正底意悔是事過有追不及之意 節

交易為體往此來彼附錄 朱子語先天圖一邊本都是陽一邊本都是陰陽中有陰陰中有陽便是陽往交易陰陰來交易陽兩邊各各相對其實非此往彼來只其象如此 僴

變易為用時靜時動附錄 朱子語問易中交易變易之義如何先生曰交易是陽交於陰陰交於陽是卦

圖上底如天地定位山澤通氣云云者是也變易是陽變陰陰變陽老陽變為少陰老陰變為少陽此是占筮之法如晝夜寒暑屈信往來者是也 烨

降帝而王傳夏歷商有占无文民用弗章文王繫彖周公繫爻視此八卦二純六爻乃乾斯父乃坤斯母震坎艮男巽離兌女離南坎北震東兌西乾坤艮巽位以四維建官立師命曰周易孔聖傳之是為十翼遭秦弗燼及宋而明邵傳羲畫程演周經彖陳數列言盡理得彌億萬年永著常式

述旨

昔在上古世質民淳是非莫別利害不分風氣既開乃生聖人聰明叡知出類超羣仰觀俯察始畫奇偶教之卜筮以斷可否附錄朱子語問啓蒙述旨篇云仰觀俯察始畫奇偶教之卜筮以斷可否不知伏羲之後文王周公之前未有卦及辭何以定吉凶答曰此无可考但周禮三易經卦皆八別皆六十有四則疑已有辭矣昨舉作為君師開鑿戶牖民用不迷以有常守降及中古世變風移淳澆質喪民偽日滋穆穆文王身蒙大難安土樂天惟世之患乃本卦義繫此彖辭爰及周公六爻是資因事設教丁寧詳密必中必正乃亨乃吉

語子惟孝語臣則忠鈎深闡微如日之中爰暨末流淫于術數僂句成欺黃裳亦誤纂註左傳昭公二十五年臧昭伯如晉臧會竊其寶龜僂句以卜為信與僭僭吉後平子立會會曰僂句不余欺也註僂句龜所出地名僭不信也謂求立為臧氏後也僂力主力見二反句居具反　胡氏炳文曰臧會本有僭上之心曰僂句成欺者會欲以欺人不過借龜以成其欺也南蒯有叛志得黃裳之占以為大吉殊不知其舉事正反乎黃之中裳之下其大敗也固宜曰黃裳亦誤者非易之誤南蒯南蒯用易之誤也大哉孔子晚好是書韋編既絕八索以袪乃作彖象十翼之篇專用義理發揮經言居省象辭動察變占存亡進退陟降飛潛曰毫曰釐匪

差匪繆假我數年庶无大咎恭惟三古四聖一心垂象炳明千載是臨惟是學者不本其初文辭象數或肆或拘嗟予小子既微且陋鑽仰没身奚測奚究匪警滋荒匪識滋陋維用存疑敢曰垂後

明筮

倚數之元參天兩地衍而極之五十乃備是曰大衍虚一无為其為用者四十九蓍信手平分置右於几取右一蓍掛左小指乃以右手揲左之策四四之餘歸之于

扐初扐左手无名指間右策左揲將指是改再扐之奇通掛之筭不五則九是謂一變置此掛扐再用存策分掛揲歸復準前式三亦如之奇皆四八三變既備數斯可察數之可察其辨伊何四五為少八九為多三少為九是曰老陽三多為六老陰是當一少兩多少陽之七孰八少陰少兩多一附錄朱子語老陰老陽所以變者无他到極處了无去處只得變回來做八六下來便是五生數了也去不得所以却去做七　七八九六雖是逐爻之數然全用七八則當占本卦辭三爻七八則當占兩卦辭全用九六則當占支卦辭並貴既得初爻復合前蓍

四十有九如前之為三變一爻通十八變六爻發揮卦體可見老極而變少守其常六爻皆守彖辭是當變視其爻兩兼首尾變及三爻占兩卦體或四或五視彼所存四二五一二分一專皆變而他新成舊毀消息盈虛舍此視彼乾占用九坤占用六泰愕匪人姤喜來復附録朱子語凡卦六爻皆不變則占本卦彖辭而以內卦為貞外卦為悔一爻變則以本卦變爻辭占二爻變則以本卦二變爻辭占仍以上爻為主三爻變則占本卦及之卦之彖辭而以本卦為貞之卦為悔前十卦主貞後十卦主悔四爻變則以之卦二不變爻占仍以下爻為主五爻變則以之卦不變爻占六爻變則乾坤占

二用餘卦占之
卦彖辭於蒙

纂註

劉氏怡曰筮法占卦爻之辭然其辭或有不相應者吉凶何自而決蓋人於辭上會者淺於彖上會者深伏羲教人卜筮亦有卦而已隨其所遇求之卦體卦象卦變无不應矣文王周公之辭所該終有限故有時而不應必如左傳國語所載占卦體卦象卦變而推互體始足以濟辭之所不及而為吉凶之前知耳讀易者不可不察也　愚案劉氏之說與蒙卦內江氏不同然此說又自不可廢也

附錄中餘卦占之卦彖辭即所謂新成舊毀也

稽類

八卦之象說卦詳焉考之於經其用弗專彖以情言象以象告唯是之求斯得其要乾健天行坤順地從震動

為雷巽入木風坎險水泉亦雲亦雨離麗文明電日而火艮止為山兊説為澤以是舉之其要斯得凡卦六虚奇偶殊位奇陽偶陰各以其類得位為正二五為中二臣五君初始上終貞悔體分爻以位應陰陽相求乃得其正纂註胡氏炳文曰須看兩正字不同得位為正主一爻而論陽居陽位陰居陰位是之謂正乃得其正分上下兩爻而論陰與陽應陽與陰應是之謂正也凡陽斯淑君子居之凡陰斯慝小人是為常可類求變非例測非常曷變謹此為則

警學

讀易之法先正其心肅容端席有翼其臨（附録 朱子語 翼敬也）于卦于爻（易說）如筮斯得假彼象辭為我儀則字從其訓句逆其情事因其理意適其平曰否曰臧如目斯見曰止曰行如足斯踐毋寬以略毋密以窮毋固而可毋必而通平易從容自表而裏及其貫之萬事一理理定既實事來尚虛用應始有體該本无稽實待虛存體應用執古御今由靜制動（附録 朱子語問啓蒙警學篇云理定既實事來尚虛用應始有）

體該本无便可見易只是虛設之辭有事如何應耳未知如此見得否先生頷之可學

敬之問理定既實未由静制動曰聖人作易只是說一箇理都未曾有許多事却待它甚麼事來湊所謂事來尚虛蓋謂事之方來尚虛而未有若論其理則先自定固已實矣用應始有謂用之用實故有體該本无謂理之體該萬物又初无形迹之可見故无下而云稽考實理以待物事之來存此理之體以應无窮之用執古古便是易書裏面文字言語御今今便是今日之事以静制動理便是静底事便是動底且如即鹿无虞唯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其理謂將即鹿而无虞人必陷于林中若不舍而往是取吝之道這箇道理若後人做事如求官爵者求之不已便是取吝之道求財利者求之不已亦是取吝之道又如潛龍勿用其理謂當此時只當潛晦不當用若占得此爻凡事便未可做所謂君子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若是无事之時觀其象而玩其辭亦當知其理如

此某每見前輩說易止把一事說某之說易所以異於前輩者正謂其理人人皆可用之不問君臣上下大事小事皆可用前輩止緣不把做占說了故此易竟无用處 賀孫

纂註 勉齋黄氏曰理定既實以下皆深指學易者而言理則體也事則用也理之為體雖甚實而所該者无形事之為用雖本虛而因應乃有稽實存體所以玩理停虛應用所以制事當潛而潛當見而見皆理之自然而不可易者非實乎然求其所謂當然者則无形之可見非本无乎未有潛見之事非虛乎處陋巷三過其門而不入則有迹之可覩非始有乎

潔靜精微是之謂易體之在我動有常吉在昔程氏繼周紹孔奥指宏綱星陳極拱唯斯未啓以俟後人小子狂簡敢述而申

附録 朱子語近又作一小卜筮書亦以附呈蓋緣近世說易者於象數全然闊略其

不然者又太拘滞支離不可究詰故排本聖人經傳中說象數者只此數條以意排之以為是足以上究聖人作易之本旨下濟生人觀變玩占之實用學易者決不可以不知而凡說象數之過乎此者皆可以束之高閣而不必問矣答陸九韶

纂註 愚案本集中字下或有之字然朱子自謂所述四言則有之字為不叶故它本多无之字否則特為此變文耳

欽定四庫全書

周易會通

朱子筮儀附録纂註

擇地潔處為蓍室南戶置牀于室中央（牀大約長五尺廣三尺毋太近壁）蓍五十莖韜以纁帛貯以皂囊納之櫝中置于牀北（櫝以竹筒或堅木或布漆為之圓徑三寸如蓍之長半為底半為蓋下別為臺函之使不偃仆）設木格于櫝南居牀二分之北（格以橫木板為之高一尺長竟牀當中為兩大刻相距一尺大刻之西為三小刻相距各五寸許下施橫足側立案上）置香爐一于格南香合一

于爐南日炷香致敬將筮則灑掃拂拭滌硯一注水及筆一墨一黄漆板二于爐東東上筮者齊潔衣冠北面盥手焚香致敬（筮者北面見儀禮若使人筮則主人焚香畢少退北面立筮者進立於牀前少西南向受命主人直述所占之事筮者許諾主人右還西向立筮者右還北向立）兩手奉櫝蓋置于格南爐北出蓍于櫝去囊解韜置于櫝東合五十策兩手執之熏於爐上（此後所用蓍策之數其說並見啓蒙）命之曰假爾泰筮有常假爾泰筮有常某官姓名今以某事云云未知可否爰質所疑于神于靈吉凶得失悔吝憂虞惟爾

有神尚明告之乃以右手取其一策反于櫝中而以左右手中分四十九策置格之左右兩大刻此第一營所謂分而為二以象兩者也次以左手取左大刻之策執之而以右手取右大刻之一策掛于左手之小指間此第二營所謂掛一以象三者也次以右手四揲左手之策此第三營之半所謂揲之以四以象四時者也次歸其所餘之策或一或二或三或四而扐之左手无名指間此第四營之半所謂歸奇於扐以象閏者也次以右手反過揲之策於左大刻遂取右大刻之策執之而以左手四揲之此第三營之半次

歸其所餘之策如前而扐之左手中指之間（此第四營之半所謂再扐以象再閏者也一變所餘之策左一則右必三左二則右亦二左三則右必一左四則右亦四通掛一之策不五則九五以一其四而為奇九以兩其四而為偶奇者三而偶者一也）次以右手反過揲之策於右大刻而以左手一掛二扐之策置于格上第一小刻（以東為上後放此）是為一變再以兩手取左右大刻之蓍合之（或四十四策或四十策）復四營如第一變之儀而置其掛扐之策於格上第二小刻是為二變（二變所餘之策左一則右必二

偶奇偶各得四之二焉又再取左右大刻之蓍合之或四十策或三十六策或三十二策復四營如第二變之儀而置其掛扐之策於格上第三小刻是為三變三變餘策與二變同三變既畢乃視其三變所得掛扐過揲之策而畫其爻於版掛扐之數五四為奇九八為偶掛扐三奇合十三策則過揲三十六策而為老陽其畫為口所謂重也掛扐兩奇一偶合十七策則過揲三十二策而為少陰其畫為一一所謂拆也掛扐兩偶一奇合二十一策則過揲二十八策而為少陽其畫為一所謂單也掛扐三偶合二十五策則過揲二十四策而為老陰其畫為乂所謂交也如是每三變而成爻第一第四第七第十第十三第十六凡六變並同但第三變以下不命而但用四十九蓍耳第二第五第

八第十一第十四第十七凡六變亦同第三第六第九第十二第十五第十八凡六變亦同凡十有八變而成卦乃考其卦之變而占其事之吉凶卦變別有圖說見啟蒙禮畢韜蓍襲之以囊入櫝加蓋斂筆研墨版再焚香致敬而退如使人筮則主人焚香揖筮者而退

附録

朱子語撮蓍之法周禮須於太卜之官其法度必甚詳密今皆不可見獨賴大傳有此數句可以略見彷彿而今推之亦无不可通處學者既不得見當時舊法則亦且當守此不當妄以私意橫起計度也蒿固非蓍然亦是其類若木棊竹筭金錢當之則去蓍遠矣又如所言交重之論交者拆之聚故為老陰重者單之積則為老陽亦何疑之有然此六爻既成而畫地以記之象耳於揲法初无預也荅曾三異今之說易者先掊擊了卜筮如下繫說卜筮是甚次第熹所恨

者不深曉古人卜筮之法故今說處多是想象古人如此若更曉得須更有與義可推或曰布蓍求卦即其法也曰文卦與事不相應則推不去古人於此須有變通或以支干推之 顯子 筮短龜長近得其說是筮有箇病分才一畫定便只有三十二卦永不到是那三十二卦到二畫便只有十六卦又到三畫便只有八卦又到四畫便只有四卦又五畫便只有二卦這二卦便可以著意揣度了不似龜才鑽拆便无救處全不可容心 賀孫

廣周言浙人多尚龜卜雖盜賊亦取決於此曰左傳載臧會卜信與僭僭吉此其法所以不傳聖人作易示人以吉凶却无此弊故言利貞不言利不貞言貞吉不言不貞吉言利禦寇不言利為寇也 廣

纂註 雙湖先生曰朱子筮法雖備見於啓蒙而筮儀則㝡要切於此蓋蓍必有室則神有所寓而人心亦日有致敬之所惟人神相接於平居閒暇之時一旦臨事質疑自然有如響斯答之效其與倉卒冒瀆者有間矣又況其制度

儀物曲盡其誠敬乎此誠尚占者所不可忽也又曰朱子嘗謂易只是卜筮之書本非以設教然今凡讀一卦一爻便如筮斯得觀象玩辭觀變玩占而又求其理之所以然者方為善讀是故於乾坤當識君臣父母之分於咸恒當識夫婦之別於震坎艮巽離兌當識長幼之序於麗澤兌當識朋友之講習以至慎言語節飲食當有得於頤懲忿窒欲遷善改過當有得於損益不詭不瀆以謹上下之交安其身之數語以為全身之道當有得於大傳即此而推隨讀而受用焉是則君平依孝依忠之微意也雖日端策而筮其根柢所在亦何以尚此

愚謂乂者偶之欲合中已實而未純乎一耳一則為單矣口者奇之欲分中已虛而未離乎二耳二則為拆矣此老陰老陽之所以為變爻也蓋嘗學揲蓍于胡先生既悟初揲不五則九次揲不四則八之法因問先生欲只揲左策既得其餘策即徑取右揲之餘以合五九四八之數似為便捷先生曰固可但不誠耳因併記之

又竊妄謂朱子於易既因東萊呂氏所定經傳十二篇而為之本義矣又十年而復成啓蒙四篇何哉蓋憂後學之讀本義而不得其門者設也朱子嘗云易經最難讀蓋未開卷時已有一重象數大槩工夫愚於是編遂因朱子九圖而備本圖書原卦畫二篇之說因繫辭說卦五贊筮儀而備明蓍策考變占二篇之說由是以求朱子象數之易得其旨矣又因朱子象數之易以求程子理義之易諸家之易又相與發明之學者苟能絕韋編而熟玩焉得之心而體之身因陰陽之變化推見夫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而著於日用時措之宜將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庶幾施之家國天下事事皆有所用希賢希聖之功業盡在於是捨吾易奚適哉

